



高 學 局

傳 雄 英



行 印 社 版 出 風 椰

MG
I 246.5
57/2

。長篇小說。
無名英雄傳
馬 容

行發社版出風椰
售經總社應供化文

1948



3 1761 3994 1

前記

從敵人的鐵蹄下回到祖國，爲時不及一年半，帶着心願疾患，絞着疲勞的腦筋，終於又完成了第三部作品，這是在當前的物質條件的惡劣生活之下，精神上的一個愉快的收穫。保衛祖國的健兒在敵前敵後浴血抗戰，爲着東方的自由而用國作戰的部隊，正在熱帶區域揮汗抗日，我終於忍耐不住壓服在心頭的火焰，闊別了十二年的祖國文壇上，我又勇敢地投進了一朵新的火花，不管這火花是否有點照明的力量，但撫心自問，我總算沒有浪費了我的時間，這是很足以自慰的。

十二年以前我的第七部長篇小說「新戀」出版以後，就離開了祖國的文壇，寂然無聲了。在這期間，我在殖民地的南洋，和爲着爭取東方弱小民族之自由解放的印度人馬來人爪哇人做朋友，我在殖民地的血泊中生長了像有着印度人的血統似的那樣的鬍鬚。而覺醒的中華民族之鬥爭，八一三全面抗戰的展開，使我的熱血沸騰到頂點，我投進了抗日部隊，足遍華南五省，而終於在華中戰區住了更多的時間。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間我才回到南洋去。在祖國的前線工作了將近三年的時光，在這期間，我日夜與戰士們相處，因而發掘了很多寶貴的材料。抗日戰爭原就是一部偉大的題材，原不足爲奇。

但我所愛好的是愚昧無知的同胞怎樣地成功爲一個祖國的戰士，這個過程是一個非常壯大膽節目。

本會的主角大刀會，真實的姓名我沒有知道，名冊上是大刀會，大家叫他也是大刀會。我很喜歡他，因爲他不論站在什麼場合上，他總是很特色的。『我是大刀會裏來的。』他口頭上總沒有掉過這句話。他開頭無論如何不肯學習，恨死了書本。我給戰士們上國字課，只他逃之夭夭；和他細談，他就是媽媽和小販，就是神符。『我們大刀會的符是平安符，貼身帶一份兒，就是日本鬼子的大膽也要打歪的！』他就是這一套。

他做過我的三天局伙。有一回，驢子不過橋，大刀會就狠力地打牠，打得牠天翻地覆，但是驢子還是不過橋。大刀會越發擊出生平最惡意的咒罵來加在牠的頭上，驢子還是不理睬他，無論如何牠不肯過橋。那時，我就說：

——大刀會同志，你不能罵驢子敢，你打牠也沒有用；因爲牠沒有智慧，牠不會同你講道理的！大刀會心裏很不服氣，因爲對他原就不能講道理的，他從來不愛聽道理。他堅持自己的觀點。但是那天晚上我發給他二角錢零用，他卻拿去買豆子喂驢子了。不論做什麼工作，大刀會總是很負責的。他只是不肯學習。

然而，在燧煙裏，牛鬚終究是要不存在的。大刀會終於成爲一個模範的戰士。

『無名英雄傳』也不全是大刀會個人的事，而且也並非全是真實，譬如大刀會看的原因是一變變色的膽子，我一下筆卻成爲『黑膽子』了。這種故意的錯誤是不能不承認的。

這部『無名英雄傳』的故事並沒有完結，這只是開始。因爲什麼，因爲抗日建國的戰爭還沒有完結，更壯大更美麗的畫面還在後頭。實在的，大刀會的故事我還要寫下去的，但是什麼時候完成它卻不敢說。那麼，這就是目前我所完成的工作的全部。你們在這本書中已經看見了愚昧無知的大刀會怎樣屈辱了自己，這已經是個重要的收穫。以後的故事是要用更多的血和淚來寫的。說不定大刀會將來自己要成爲一個作家，說不定他將來要親自動筆，那時說不定我只配做他的馬快。人是不可以預料的。是寫罷。

目次

一	我是來打仗的.....	一一——七頁
二	特長：合要符.....	八——一四頁
三	烏龜和筆記.....	一五——二七頁
四	無常爺的憤怒.....	二八——三四頁
五	我這樣事情都經過，我這樣不得意.....	三五——四四頁
六	人獸之間.....	四五——五六頁
七	老百姓是不可侵犯的.....	五九——六七頁
八	我才不吃豆腐.....	六八——七四頁
九	他病中自己的紅心.....	七五——八七頁
一〇	這是犯法的事.....	八八——九七頁
一一	優美的女兒.....	九八——一〇七頁

一二	圓子和露崎囃的婚事.....	一〇八——一四頁
一三	舊時代快要完結了.....	一一五——一三〇頁
一四	好傢伙.....	一三一——一三九頁
一五	冬風裏過春天的生活.....	一四〇——一四八頁
一六	關於摸大江和日本同志的故事.....	一四九——一六〇頁
一七	打完了仗，我要你嫁給我.....	一六一——一七四頁
一八	出鬼了.....	一七五——一八三頁
一九	七十三號的人.....	一八四——一九四頁
二〇	活報.....	一九五——二〇九頁

一 我是來打仗的

離開了開遍紅色杜鵑花的叢山不遠，越過田野，有個小村莊，這小村莊位在一處突出平地大約兩米的山崗上。住宅區旁邊就是剛長了新葉的叢林，幾枝綠竹單獨地長在一起，綠得油油地發光。一隻冠頂紅紅的白色的大公鷄正跳到一枝彎竹的枝上，鼓翅高叫着；而那善良的母鷄則攜帶着出窩不久的幼雞，來到竹根底下，「咯咯」地教訓着他的幼兒們找尋食物。

在這小山崗的右邊，有一個死水池塘，池塘邊是一個小廟宇。這時，小廟宇的門正關着，不見了神像，但見一幅巨大的宣傳畫，上面繪着兇惡的日本強盜用刺刀舉起一個嬰兒。在這幅畫下面，那小小的廳裏，有幾個武裝的青年埋着頭，靠着神案工作着。幾根亮油油的「三八」式日本步槍，掛在牆壁上。它們是從日本兵手裏得來的勝利品。在這裏只有那筆尖和紙面接觸的聲音，在空氣裏波動着：

這時，有一位矮個子，搖頭擺手地走來，他停腳在死水池塘邊，歪着頭注視着小廟宇裏面。不一刻，他就走向廟門口去，但是，他走上了台階又退了下來，站在那裏不動。在廳裏辦公的青年們沒有一個爲他抬起頭來，矮個子把一隻手摸着頰角，歪着頭注視着那些工作着的青年們。他從他們那久



(南)

不上油的頭髮直看到那壁上的粉，於是鼻孔不動了，直呆呆地飽看一頓。他決心再試一次看，於是大膽邁步上台階，把頭探進門內，看看。工作着的青年們這是不注意他，讓他站在那裏。他只好把那些粉多看一回，於是鼻孔又不動了，他又好好地飽看一頓。

一位青年偶然從鏡面上得過幾次看那矮個子的面貌，即刻引起他的興味，他就摸過一張白紙，給他一個速寫：首先是那兩個特大的眼睛只須兩筆的工夫，就畫得非常之相像了，這兩個眼睛是眼睛斜上，眉毛彎曲，黑得就像炭。鼻孔公階一樣的眼睛。鼻翼又粗又圓，兩個鼻孔幾乎長到鼻翼上面來。一張嘴真是又粗又大，就大得面部下面只看見那張嘴。下巴幾乎沒有，下唇和下巴幾乎鑲在一塊。有兩個月不會剪頭髮吧，也許是半年沒有洗過頭吧，那頭髮上面有那麼多的白頭灰。他的一隻手獨在胸脯上，另一隻手正搔着自己的耳朵，耳朵像兩張打開的門。他的手指頭是短短的，滿是疥癬，就像松樹皮。那位青年嘆了一口氣，就站起來離開了桌子，那矮個子這才慌了，連忙倒退一步，退得太快，一腳落了空，於是仆倒在台階上面了。這才大家留意趕他來了。便一齊放下工作，擠到門口來。其中一位問道：

——敵人叫你來看我們，要回去報告的嗎？

那個矮個子連忙爬起身來，把他的赤腳在台階上頓一頓，拍拍掌上的泥灰，哈哈地笑着，竟是一

句話也不說。

——他裝傻瓜呢？

——他真像一個傻瓜啦！

於是那矮個子的笑聲停止了，把兩隻腳站穩，兩手揀着腰，就像準備着迎擊似的。

——你要打架嗎？

——我是來打仗的！

終於那矮個子回答了。

——你要來打仗的嗎？你並不是偵探吧；你是鄉下佬吧？

——我要打仗的。我會打仗的。鄉裏沒有人打得過我，比我高的我就從他跨下擠過去，死命地把他的腳拗倒；比我矮的，我就踩倒他，騎在他的背上，打着他的屁股，就像打鑼鼓似的。他不耐煩，我是不會放走一個的。鄉下佬也知道要打仗的。我聽宣傳過了。到我們那裏宣傳過的同志們曾對我們談過許多話，他們到過我的家裏，媽媽錯認他們是城裏來的警察呢。因為爸爸死了欠了一筆債，人家問媽媽要，媽媽自家都沒有糧吃就贖了賬，於是他們說要帶到城裏老爺去。媽媽錯認爲是老爺派了警察來抓人了。媽媽年紀大了，眼睛都花了哩……

——喂，你要對我們演說嗎？說得這大半天。索性就請你裏頭坐吧！

於是他們讓他坐在椅子上。矮個子又滿高興地說下去了：

——日本鬼子來了就要搶。人們都說的。豬呀雞呀都要沒有剩下的了。媽媽只養着一隻小豬，別的什麼也沒有了。媽媽害怕日本鬼子來，媽媽說小豬又不聽話，就沒有地方好藏了；於是豬就沒有剩下。沒有了豬我們就沒有別的東西了。媽媽一想起日本鬼子要來，又就哭了。我就決心要來打仗了。我們的豬不能讓日本鬼子要去殺了的，那會管媽媽的心都碎了。媽媽的心碎了，媽媽就活不成了。我就決心要來打仗了。橫豎家裏沒得好吃的，我橫樣都做不進。我加入過大刀會，我還會畫符哩。我們的符是很靈的。

——哈哈！演說家！我們的張天師！你的本事真是了不起！

矮個子顧不得人家嘲笑，他的心裏念頭多得很，要說的話真不知有多少，簡直沒有頭緒。他就亂說着。然而，他的眼睛又注意到牆壁上了，他對着那張宣傳畫叫道：

——我認得的——雖然我不會畫畫——但我也會畫符的。我們大刀會裏的人只要會畫符。我知道這畫的是日本鬼子，我一見就認出的。要是他們到了我的家裏，我們是沒有小娃娃的，我們只有那一隻小豬，他們就對準小豬刺過去，也就這樣舉着——你們應該照樣多畫一張這畫刺刀舉着小豬的。有

的人說沒有小娃娃，但小豬是到處有的。

——好寶貴的意見嚟！登符的先生！我想你的意見很不錯，如果我們再畫一張割刀舉着大公雞的也一定不會錯吧？因為大公雞也是到處都有的。

矮個子的話鋒又給這些話引起了，他又搶着叫道：

——要是日本鬼子把大公雞都送了，我是不反對的，我真的他媽的恨着大公雞。我在竹匠店裏做過小徒弟，那位老板娘沒有老板好，她養着兩隻大公雞，她就吧雞房設在我們睡覺的窗口，他媽的，我就是躺在那窗邊的。天沒有亮，牠就要「喔喔」地叫，牠要叫到你耳朵發癢，心裏發熱，頭上長刺，床上起火。大公雞叫這不要緊，怪的就是他媽的那隻會說話的老母雞，牠就在牠的房裏拍着床板兒，大叫道：『你們懶虫呀！你們這些賤骨頭呀！大公雞都醒了！你們這般貪睡的死豬呀，還不起來燒火煮飯做工！』真的，大公雞就只和我們作對！大公雞是該死的漢奸。我就只恨着大公雞。我的媽，我知道我討厭大公雞，她就沒有養着大公雞。大公雞是漢奸，沒有好心腸。人家整夜做工做得累死了，床才睡得熱着，腰骨才有點暖，這時她就「喔喔」地叫，牠要叫到你耳朵發癢，心裏發熱，頭上長刺，床上起火……

——停着吧！——其中一位青年叫道。——往下的讓我來說：『怪的就是他媽的那隻會說話的老

母親，總就在他的房裏種着床板兒，大叫道：「你們餓虫呀！你們這些賤骨頭呀！大公雞都醒了！」……「這沒有記錯的吧？」——他說完就哈哈地笑起來，引得那矮個子也快樂得哈哈地笑了。於是大家一齊都哈哈地笑起來了。

矮個子心緒亂得很，他又看住牆壁上的槍了。那些槍油油的在兜他說話，他就站起來，指着那壁槍，叫道：

——我是來打仗的。我要有自己的一枝槍。我會打得好仗的。打完仗我就回家裏看媽媽去；媽媽可憐的，媽媽只有一隻小豬做伴。

一個勤務員從大門口探進頭來問道：

——中飯幾個人？有客人嗎？——他看見了那個矮個子，就轉了話機——「蜀的，來了一個老百姓吧？」

——自己人照舊，沒有出差的；多添一個客飯。

那勤務員仔細地把矮個子端詳了一回，在一張紙裏用鉛筆做了記號，轉身就走。矮個子看了他走去，很高興地叫道：

——我對到你們這裏有小個子的，他不是也只有十幾歲的吧？他當得兵，我自自然也當得兵的。我

加入過大刀會，我還會畫符的。我們的符是平安符，貼身帶一份兒，就是日本鬼子的大炮也要打歪的。本來頭兒不肯教我畫符的，我就摹着他媽的那枝比山還重的毛筆，就照着他畫的描了幾天，描得指頭出汗，描得天黑地暗，我把描好的符摹給頭兒看，我說：「你不教我，別人就教我了！」頭兒就不相信。我就取出他畫的符藏着我描的符給他看，他竟分不出那張是他自己畫的了！哈哈！

——從此，我們都不怕日本強盜的子彈打過來了，好寶貝！你的本事比我們的軍長還能幹！我們的軍長去德國埋頭研究了十幾年的軍事智識，可是他卻保不得他的部下不犧牲。好吧！我們請你吃過中飯就送你去政治部吧，我們這裏是政治部管的。我們這裏是宣傳部。

——我將來可以見軍長嗎？我要見他的。我要畫符送給他。我們大刀會還有咒語的，打仗的時候念着這咒語，就準準打勝仗。可惜我的記性不好，我總念不全的。但符我總學會了。我把這本事帶來了。我是來打仗的。我是決心來打仗的。我會畫符的，在大刀會裏會畫符的人是頂了不超的。

二 特長·會畫符

矮個子給送到政治部的總務處去了。總務處長是江西老表，一見了矮個子就喜歡他的一隻手，把他的手拉過來，敬他坐在用肥皂箱做的椅子上。

——你還是一隻好手。你幹過好多事情的吧，吃過很多的苦吧？

不知何時，總務處就擠得人兒塞滿了。廚房裏的，馬房裏的，所有的小勤務員都聞風而來了。大家都圍着矮個子，只是看住他的一副怪相。但並沒有說他壞話的。

而矮個子呢，興奮得說不出話兒，差些什麼都忘了。好在總務處長沒有忘記他，他拿了一張表，對着矮個子說道：

——你進過學沒有？你可以填表嗎？

矮個子聽了這話，簡直頭都昏了。終於他壯着胆叫道：

——我們是做粗的，筆桿兒不是我們用的；但我加入過大刀會，我學會了畫符；我學會畫符。我們的符是平安符，貼身帶一份兒，就是日本鬼子的大砲也要打歪的……

——呵哈哈！

所有在場的小勤務員們都笑起來了。

——你們且不笑他。——總務處長叫道。——誰來替他填表？

一位小勤務員從人堆裏擠了出來，他叫道：

——我來替他記。從前人家替我記，現在我替人家記。——於是他便轉向矮個子道。——你的姓名呢？是本地人嗎？

矮個子的眼睛變成黑色一片了，他看見了的都是黑色的一片。那個小勤務員突然就像一座山，緊緊地壓在他的頭上。

——喂！你沒有姓名的嗎？你寫什麼一句話不說呢？

——他準是頭昏了，他忘記了哩！

——他說會畫符的，他有迷信觀念哩！

——他一定可以參加演劇小組的，俱樂部裏的小公演準要他加入。

——我料定他一上台，人家就要笑倒的！

總務處長這就光火了。他叫道：

「散開，你們都回去工作！」

於是大家戀戀不捨地散開，只剩下那位要替他填表的小勤務員還睜大眼睛釘住着矮個子。矮個子這才有點清醒了：

——我加入過大刀會，我會畫符的！

——我問你的姓名哩！——那小勤務員提醒道。

——我說過我加入過大刀會的，我是來打仗的，你記着吧：我還會畫符的。

——他口口聲聲大刀會。——總務處長插嘴道。——他就叫『大刀會』吧。這個名兒也很好。我們這裏並不一定要他媽的甚麼姓名，就叫他大刀會好了。

小勤務員就抓着筆，在紙上的姓名格內寫下了矮個子的姓名：「大刀會」。

矮個子於是叫道：

——他媽的，鄉裏人總是隨他高興怎麼叫就怎麼叫，我的名兒是不定的。在這裏我應當叫什麼名呢？

——你叫大刀會。——小勤務員叫道。——給你寫下了，你的姓名是大刀會，你沒有反對的意見吧？大刀會這個名兒還很漂亮的，要是我沒有名字，我也要叫大刀會的。從前方來的報紙，就也常有

大刀會的消息的。大刀會是英雄們的組織，他們參加打鬼子。使用香燄線。日本鬼子也怕大刀會的。

——自然怕的。——於是那位被叫做大刀會的答道。——大刀會的人是不怕死的。大家貼身帶着一張符，就是鬼子的大砲也要打歪的。

——我告訴你，我答叫阿強，人家都叫我阿強。但是同志們有時要叫我小鬼的。

於是阿強又替大刀會寫下了，他的特長是：「會畫符。」

於是給務處長就告訴阿強道：

——小勇兒明天調到教導隊去受訓練，他近來進步得很快。他應當去受訓練。大刀會就頂了他的缺，看那隻黑驢子好了。——喂，大刀會！你喜歡看黑驢子嗎？我們有一個大馬房，有一隻黑驢子交給你，這隻黑驢子是公用的，你要養得好好的；將來還會叫你做別的事情的。

阿強就帶着大刀會說道：

——我也是在馬房裏工作的；我是馬房裏的學習組長。我們除了養馬，我們還要學習的。

總說叫他到馬房裏去工作，大刀會可就心動了。

——先叫我看黑驢子，好貨！騎着黑驢子去打仗！我是決心來打仗的，我還會畫符的，我們大刀會裏會畫符的人是頂能幹的。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草長呢？

——你有意見要報告嗎？——阿強問道。——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去見他。軍長不是大老爺，自然軍長你也可以見的。現在看黑瞎子去吧。到我們馬仗班去吧！

——我會查管的——大刀會說道。——我們大刀會裏會查符的是頂出色的。我要見軍長。我是決心要打仗的。

——黑瞎子——總務處長問道。——大刀會屬志！你帶了甚麼東西來的嗎？

大刀會只低了。黑瞎子不出話。阿強就兜着他的手，提溜了他。

——黑瞎子，你帶了甚麼東西嗎？

大刀會這才會意了。他脫用左手換着自己右手的袖管兒，又用右手換着自己左手的袖管兒，把左邊袖管下面的一個吐吐破布片的裂開的破袖縫塞進去，用兩隻黑粗粗的短而厚的脚繭出力的踏一踏，猛得那袍兒來的袖管兒，右邊的竟垂直下來了。他得意地拍拍着手，就沒有說話了。這才使人注意到他穿的寬西了。因為在這裏，這些袍兒是不喜歡留戀人家的服飾的。他們那一個不是粗粗出勞的人呢

——黑瞎子，你是什麼東西也不帶了？是嗎？——總務處長把大刀會拉到身邊去，仍然叫他在那只肥黑瞎子上。他還帶着他的硬直的頭髮，就像梳過一隻貓兒似的。

大刀會就約略搖動一動，把那傾斜的眼框倒過來，乾直瞪着總務處長；終於，他笑這站起來，正色地說道：

——我是窮光蛋。我錢襟都幹過，但樣樣不得意。可是我學會畫符，我還會替大家畫符的，我是決心來打仗的。我不帶東西，不要怪我不懂事，實在是連吃的都艱難的。媽媽只有一隻小豬。媽媽怪可憐的。

——止住吧。——阿彌哥諷他。——處長不是要你送東西的，他是問你自己用的東西。

——一切都團圓了。他要用的一切都交係管科長給他一份。但是——總務處長朝着大刀會說：「你會打紅藍圖？草鞋是戰士們自己打的。以後如果有獎券品你也可以得一份。人家有份，你也有份的。你認着吧，人家怎麼樣過活，你也就怎麼樣過活。這裏沒有誰敢看你不起的。有誰敢對你不好，你就報告馬快班班長，他會告訴我的。你有意見，可以在生活檢討會裏提出來討論，你自己不會寫報告，但可以請阿彌哥替你寫。你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心裏總不要留下半句話。團在心裏的事都好好的。一切都要公開。你記着吧；你發發自己明白的。你先到馬快房去吧。明天就開始看你的黑鬍子去。東西晚上叫人送來給你。我要批准把這個月的生活費先交給你受用，你可以去合作社買一支牙刷來；人的牙齒要保潔清潔潔的，你知不知道？」

大刀會聽得高興，半知半曉地點頭。不禁樂得裂開了那隻大嘴巴，人家這才看見了他那一副醜
不齊也不雅觀的黃牙齒，像一個啞巴似的，喉頭裏『唔噠』地叫着，樂得眼角裏落下一滴眼淚來，
連忙把頭歪過來，朝着大門走出來了。

二、烏龜和筆記

晚上，點過名，馬伙們就都擠在馬伙班的宿舍裏了。

但是這馬伙班的宿舍在大刀會看來，簡直是懶虫們住的。這只是從窮老百姓們用來放置禾草的草坪而已。上面是禾草的頂蓋，有的顯然是因為漏水的原故新補綴上去的，可是他們不知道把它結紮得整齊些，要是大風一刮，大刀會保險它們要四散飛走。再則，四面的圍牆既不是木板兒，也不是竹片兒，卻是用稻草繩子打的田字格，垂着一束一束的禾草而已。不能保險風吹不進來，那麼，這裏面的一排平鋪鋪着的禾草鋪，就是隨也不高興在這裏住哩！但有一點兒使大刀會稍爲平氣一點兒，就是七個人的鋪位是齊齊整整的一排兒，每人一條黑紙氈子，很齊整的摺放着。但還有一點兒實在是他不能氣的事，這些馬伙們卻掛了一張黑板兒，準準地就從坪中間的竹柱上掛着，在上面寫着粉筆字，那些字不離相之至，大刀會一看住它們，它們都跳躍起來，使大刀會眼睛也亂麻了。但是低下頭來看住自己領的一份東西，心裏卻覺得有些熾烘烘。一床黑紙氈子，七成新，一套軍服，全新，一雙柳鞋，不會落過水，一條皮帶，是真正的皮貨，雖然它的皮面有些絨滑。總之，他是決心來打仗的，雖

鑽有了黑驢子，但還差一點兒，爲甚麼沒有那亮油花的錢呢？穿着單服不釋體，哼！算不了什麼。

他還是胡思亂想着。而他們呢，那些馬伕們和他細談一會兒之後就圍着一支茶油盤，大家俯伏在那張用老百姓的破風樞的板兒釘成的所謂讀書桌上用功夫。他們有的念念有聲，有的卻靜靜地握着一支鉛筆在寫什麼。對了！他們也發給他一支鉛筆和一本簿子哩！還有一塊半錢哩，還早已放在自己的袋裏了。掏出來看看，鉛筆也許有用處，或者也可以畫符吧。但是除了畫符，也實在沒有意思。做租的人學老爺先生們呢呢呢地讀書有什麼用。你口裏呢呢呢，你沒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你還是要忍氣吞聲，不得不低頭。

他們用功去吧。大刀會心裏想出去走一走，實在覺得有些悶了。他就決心再去看看他的黑驢子去了。

他走到外面，只聽一個灣兒，馬房就在那兒。

這馬房只靠牆的一邊算是有遮擋，就在那兒牆上釘了禦馬的槽兒。他摸到那兒，鼻孔裏已經嗅慣了那臭味兒了。馬屎實在難聞，但剛才已經聞過了。他剛才受過指點來這裏參觀過自己的黑驢子。他就換到牆邊去，站在牆邊去摸，摸過第二隻，準準的第三隻就是黑驢子。他摸着牠的耳朵，牠給他摸着。把頭擠到牆邊來，直至那塊兒頂住了牠的胸。牠高興起來，在沒有星光的黑夜中：他竟認出了這

是他的黑驢子，黑得就像全個世界就只是他的一隻黑驢子，黑驢子就是全個世界了。他心裏總覺得熱烘烘，他就索性爬過牆去，從黑驢子的頸上跨過去，就伏在他的背上，他把耳朵靠在牠的身上，他聽到他腹內的空氣震動的聲音哩。但是，當他不慎伸手去摸到牠的屁股時，那黑驢子就跳躍起來，於是那匹馬也跟着跳躍了，全個世界都跳躍起來了，他差些就給黑驢子滾落在地上了，他出了一把汗，才死勁兒地伏在牠的背上，用手用腳拚盡力氣地抓住牠，好容易才使牠馴服了。『你鎮些吧！我往後要教訓你哩；明天你就是我的份兒了。』於是他就趕快離開了牠，躍過牆頭。他回過頭去，叫道：

——奶的！你是公驢子！我知道的；但我要使你貼伏得就像母驢子！我要你這樣，你就得這樣，你看吧！我將來要騎着你去見軍長的！他們只會讀書；但我會畫符！別的馬仗們一定不會畫符的。我是從大刀會裏來的哩！聽着吧！黑驢子！我會畫符哩！

於是他就偷偷地溜進宿舍去，只見那七個頭禿都擠在那個光圈裏，那光圈就像一個桶兒似的，準準地都把那七個個兒裝在裏面了。於是他獨個兒就倒臥在禾草鋪上，用手掌蓋着自己蒸烘烘的面頰，眼睛從指縫裏窺望着他們，他並不欽佩他們，他反而有點輕視他們。『當兵的只要會打仗，會畫符，』但是他們都在讀着寫着。回過來看住那黑板，那白粉筆寫的什麼鳥字又使得他眼睛亂磨磨，他心裏註不看了。他閉上眼睛又想起媽媽來了。小嘴也翹起來了。於是心裏熱烘烘，好像內臟着了火，確當地

竊賊供，就是賊窩裏也着了火似的發燒起來了，於是草鋪也着火丁，整個世界也着火丁……

「喂！大刀會同志！你在想着甚麼哩！明天你也參加識字班吧！這樣你就有得學習了。我們都在學習的。阿強可以特別教你的。」

馬伏班長，大刀會是把他的名兒忘了。高高的，卻又瘦瘦的，臉孔上有些麻子，大刀會是記着的。『他有麻子，他是班長；哼！班長！我不相信他會畫符的。』

「你慢慢兒就會慣了的。」班長挨近他去，用靈手支撐着頭，這樣地伏在草鋪上。——我們起初都不慣的，但是慢慢又都慣了。我們這馬伏班裏的同志都是新來的。大家都要識字，學得頂好的，就受罰去了。馬伏同志也可以當指揮去的。看誰學得頂好。誰要坐烏龜。

「唉呀！——大刀會這才聚精會神了。——這裏有的人也帶娘兒們來的哩？那些女兵們都有着老灰的嗎？我聽過女兵們的演說的。」

「你說甚麼呀？」阿強插嘴道。

「班長說『誰要做烏龜』呀！我不會討過氣，我就不怕做烏龜的。」大刀會生氣地說，

「啊哈哈！」

大家都真正地笑起來了。而且笑得背脊都彎了。大刀會可真正生氣起來了。他突地跳起來，

怒地裂開了那張大嘴巴，他雙手撐着腰，準備着迎擊似的，他叫道：

「我知道，你們笑我；我不認得字，我沒有討過親，你們就說什麼做烏龜！你們也看不起我！我要告訴那位老表去！我不要同你們合夥做事！你們「啊哈哈」地笑我，我要告訴他：「他們都啊哈哈地笑我。」看他怎樣辦？」

大刀會生氣了，大家都驚呆得裂開了嘴巴，睜圓了眼。大刀會逐一看着他們，恨恨地瞪住他們。他們也實實在在地仔細看着大刀會，覺得他是真正地發怒了。阿強首先覺醒過來，他就跑近去，好好地挨着大刀會，叫他坐下，他也就一併坐下去，把肩頭緊緊地挨着大刀會；接着。馬扶班長，也一聲不響地在另一邊坐下來，也把肩頭緊緊地挨着大刀會，於是別的人們也跟着擠近來，很鎮靜地圍護着大刀會，那隻細小的油燈，也以急速的光度爬過了他們的肩頭，照着大刀會那還沒有鎮靜下來的臉孔。這時他實實在在地把那領斜的眼梢吊得更高了，而那突出在鼻頭外邊的鼻孔裏，就像馬的鼻孔似的，直呼出他的火氣。

——阿強會告訴你的，大家都會告訴你的，我完全不是對你說的壞話，大家都不是笑你的。你完全誤會了。你真的是誤會了！——班長和悅地說，而且他爲了證明他的好意，他把他的掌心熱烘烘地丟擲在大刀會的拳頭上面。這時大刀會是憤怒地把拳頭緊緊地放在膝踝上面。就像提防着意外似的。

——大刀會同志！你是新來的。——阿強平心靜氣地告訴他，而且把屁股更擠近大刀會去，使大刀會不得不彎着腰肢了；於是在這邊的班長就順勢把一隻手攬着他的腰圍了。

——真的，你是十分誤會了。——班長說道。

——是的，你是認錯了！——別的人說。

——意思是這樣的。——阿強說。我們這裏大家都努力學習，學的頂好的就叫「坐飛機」；學的不好的就叫「坐烏龜」，飛機飛得快，烏龜走得慢。你說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班長說。——我們誰也不願意坐烏龜的。

——我不知道。——大刀會答道。——但我不是空手來的，我識過了。我學會畫符，當兵的是打仗的，打仗的會畫符，貼身帶一份兒，就是日本鬼子的大砲也打歪的。

大刀會是真正地聽着的，而別的人們差着又要笑出聲來了。好在大家注視了班長的帶着警告的眼色，這才忍住了。

——你慢慢兒就會明白的。是的，我們從前也相信鬼神，也知道符咒有用處。但是你慢慢就會明白的。

——這裏大家都佩服五百個字了。——阿強好意地說道。——大刀會同志，你除了會畫符還認

識一些字嗎？

——我沒有。——大刀會冷冷地答道。——老爺先生們才讀書，我是做粗的，爸爸也是做粗的，爸爸說公公也是做粗的，我們做粗的只要會做工。我是來這裏打仗的，我要手裏有一枝黑亮亮的鎗兒，我是決心來打仗的。我還會畫符的。我是大刀會裏來的。大刀會裏會畫符的是頂出色的。

——你慢慢兒就會習慣了的。你總會明白起來。——班長說道。——現在告訴你這裏的規矩，早上五點鐘吹起床號，大家只要五分鐘就得把服裝弄整齊，先把髒子摺好，洗好臉孔刷過牙齒，五點十分就要趕到操場去上早操。食過早飯就出差。黑驢子是公用的，政治部裏的同志們要出差的，就是坐你的黑驢子去的。做馬夫的只要跟着馬就好，我們這裏是人人平等的，不過他們要騎馬的是用腦力的，用腦太多的人不好叫他多走路，路走多了，他們就太累了，腦力就不十分靈了。他們好多是讀書出身的人，他們的脚皮也沒有我們的厚哩。但是要走長路，他們也會讓你騎一騎的。他們就會說，「大刀會同志，你走累了罷：現在讓你騎一程。」他們總是這樣說的。一切你都會慢慢明白過來的。我們有着課程表。晚上我們都要上課去，大家帶着鉛筆拍紙簿。還要發課本給你的。說到畫符的事情，你以後就會明白的。你現在只要看人家就好，看人家怎麼做，你也就怎麼做。現在你準累了，你可以先睡覺了。

「來吧！我們明天就要分別了。我要到教導隊受訓去了。來吧！來給我睡在一道。我要和你談談黑龍江的事情。」

那位被叫小虫兒的親熱地拉住了大刀會的臂膀，並且一邊幫他把大刀會的那份東西取到他的鋪位那邊去。大刀會原先並沒有仔細看望過他，現在他得仔細地看他一看了，小虫兒真是又矮又細，瘦得一個臉上就只見那一對深沉的黑眼睛。他穿的軍服和他的身材大不相稱，那是又寬又大，就像一條布袋似的套着他的身體。「人家還要說他穿的是燈籠褲子哩。」大刀會心裏想道。不過小虫兒什麼都不在乎，卻只留心整理他的行軍袋；大刀會這才留意了自己的份兒，原來也有一隻行軍袋哩。大刀會讓他的份兒放在那兒，卻只呆呆地看住小虫兒的動作。而別人都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有的又在他媽的寫什麼東西了。「你寫條的吧！我也會畫符的。」大刀會心裏想道。小虫兒有很多小冊子，一整本的，一張一張的，都寫滿字兒，大刀會把他的東西全看眼裏。大刀會看他一件一件地把那些本子和紙張放進行軍袋去。「那行軍袋運氣都裝不過來了。」大刀會心裏又在想着。他這樣只顧裝着那些本子啦紙張啦，而一條換洗的短褲子和白紗布襯衫也沒有地方放了。他實在沒有辦法了，於是頓嘆了一口氣，又把袋裏的東西倒在草鋪子，又跪着一件一件地檢進去，又把那袋兒裝得滿滿了。短褲子和白紗布襯衫又沒有地方放了。於是他又嘆了一口氣，又把那袋東西倒在草鋪上。

——來！我給你留下筆記本子吧！——小虫兒嘆了一口氣。——你將來可以做參考的。它們是我一個字一個字記起來的。有的是隱報告記起來的；有的是上政治課時記着的。這都是重要的東西。現在就等你的行軍袋來試一試吧。它是第一次裝筆記本子啦。這是全新的哩！

小虫兒自己整了大刀會的行軍袋，開始把檢出來的三大本筆記簿塞進去。可是大刀會並不感着興趣，他給過那行軍袋並且把那筆記簿倒在草鋪上，叫道：

——我一輩子用不得這些東西。——大刀會憤憤地說。——我們這裏世代都吃過讀書做官的苦，我恨着一切的書。但我已經學會畫符，當兵的會畫符就是了。我是來打仗的，我不是來進學堂。我不要這些黑媽媽。你收去吧！

——不。——小虫兒把嘴巴湊近大刀會的耳朵邊去，低聲地說道。——你不要高聲。班長從前都開我借過，真的，他們有的也看上我這筆記本子的。我不送他們，因為他們自己會去記的。你呢，你是我的新同志，我頂喜歡新同志的。我喜歡天天有人來，我喜歡天天有人去教導隊受訓。因為這樣，我們就一定會夠爭取最後勝利了。

——我沒有襯衫兒，你給我那件襯衫兒。——大刀會肯定地要求道。——我只有一件舊的短衣貼身穿着，生了蛋子了；但是我不要這些黑媽媽，這些黑媽媽比蛋子還使我討厭的。

於是大刀會把那件襖衫取起來注視着，一邊用腳把那堆筆記簿子移過小虫兒身邊去。小虫兒並不生氣，就更將近大刀會去，把褲緝小的發抖的手緊緊的握住了大刀會硬繃繃的手，細聲地說：

——不要讓他們知道。我可以把那件襖衫送給你；但我也要你接受我的筆記簿，你將來會看了，你就知道我不是送客器與贈，而是送你靈光的寶石。真的，當我記着那些重要的報告的時候，我的腳腕就像太陽燦爛燦着。當我翻開筆記簿找着那些稱心滿意的句子的時候，一個字一個字就像黑夜裏的星光，真是亮了又亮，亮透了心曠。當我碰上記着它們的時候，它們就像母親般愛我，擁抱着我哩。我早就沒有媽媽了，但我想起了媽媽，也就想着我已經曉得記筆記了。我的心眼兒也就開了。

——我有媽媽。——大刀會感動地說。——不過我只愛這件襖衫兒，我只要這件襖衫兒。你要把它們一道給我，就放在我的行草袋裏好了。它現在是閒着沒事。但我並不愛它們。我永不要和黑媽媽做朋友。我很着讀書做官的人們。我永久恨着它們。

小虫兒迅速地記筆記本放進大刀會的行草袋去！而大刀會就把那件襖衫放進去。小虫兒先教大刀會臥下去，餘德信就站起來，報告班長道：

——報告班長！我和大刀會不待吹號就睡穩了，讓我和他談談。我們今天才認識明天就要分別了。

於是小虫兒脫去了那件棉衣，趕快把毯子蓋上。班長和別的人們都注意著他們。他們都各自帶備着感寒，收拾着油燈茶壺。而在外邊是黑漆的夜，那小油燈的光焰揮扎着，不到草屏就已經乏力了，照不亮它們，而草屏就愈黑越填一燈矗立在那裏。繞着有一陣風吹過了，那草屏就沙沙地響起來。在附近的什麼地方有着麥虫的叫聲了，那是像風在呼吸似的，只有一絲兒的響音。

大刀會圍着一切。他翻白小虫兒說的話。他不明白他爲甚麼要把筆記簿送給他。他直直的瞪視着。

小虫兒伸出他那因爲沒有穿着內衣的赤裸的手臂，擦擦眼睛，打了一次呵欠，接着又打了一次，才把他那自己的毯子緊緊地拉緊來，把下巴抵住了它。他擠近大刀會去，使他的頭髮平蘊着他發怒的頭髮。

——大刀會固志，我現在應該交待你明白，黑鬚子有着一般頑皮氣，他只要一看見別的弟兄，就要死力地追去，他就好好地幹一場，才肯讓我們牽住牠的。牠就是這點缺點，沒有辦法糾正的。對於黑鬚子沒有這理可以對牠說。牠不接受任何人的批評的。但是牠很會走路，牠走得又快又穩。……

——聽見這這東西的。牠們總是那樣的。我們大刀會裏有的人也養着鬚子的。他們養着來牠車子。可是——大刀會也糾正去，但實在沒有地方好擠了，就兩人緊緊地擠在一塊。——我看見了，你只

有那件棉衣的；你現在是赤膊睡覺的，我早就想到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他伸手把那行軍袋從褲兜後邊取過來，把那件白紗布襯衫用力地塞進小虫兒的毯子裏去。——我還給你吧！

——唉！——小虫兒把他的臉孔湊近大刀會去。——你不是要搜出舊件舊的內衣嗎？身上有蝨子是不衛生的。我呢，常洗澡，蝨子還沒有生。這件襯衣是昨天才脫下來洗過的，你要是決心要，你就仍然取回去，我不放在心裏的。

——那我就會睡不着覺了。——大刀會終於也把自己的臉湊上小虫兒的熱烘烘的臉上了。——我要把它送給你，貼身帶一份兒，就是日本鬼子的大砲也要打歪的。

他，大刀會，從自己那生着蝨子的內衣裏，摸出一個小小的布袋兒，把它送到小虫兒的掌心裏。小虫兒也感動地握着他的手。說道：

——我感謝你的。但是你將來也會明白的。

——我會盡的，我自己還會盡的。我會明白的，我要盡得更多的，連軍長也要送一份去……

熄燈號吹過了，大家都就寢了。草鋪起初在沙沙地響着，但接着只聽見那低微的呼吸聲了。有時，那房裏的畜牲們會突然叫了一兩聲，但已經不使別人覺得討厭了，因為他們都睡熟了。現在只有大刀會一個人閉着眼睛睜開了心眼。他看見了一切東西，他對於班長感着不厭氣，他有着滿臉腐子，而

且他一定不會畫符，不會畫符的人怎好管他呢？但是他回鑾又愁了一下，這也不會久長的，因為只與他見了日本鬼子，班長說不定就要一命嗚呼，因為他身上沒有帶着符。而他是會畫符的，他身上一定帶着符，他就沒有給日本鬼子打倒了，於是只有他是日本鬼子打不死的了，他自然就會做班長了。除了他誰還能做班長呢？「現在，只有你配做班長了！」大刀會聽見那位總務處長對他說。於是軍長派人來召見他了。軍長對他說：「你會畫符，我聽人家說過了。大刀會的符是很靈驗的，我早就聽人家說過了。現在你當然可以做馬快班長了。」於是他就跨在一隻全身發光的馬上，那隻馬就回頭告訴他道：「大刀會！你做班長了！你當回去看你的媽媽了。你的小豬已經大得和小馬一般了。你那全鄉的人都要尊敬你了，別人的眼睛都看紅了哩！」自然，發光的馬就飛向自己的家裏去了，他回到了家裏，個個人都來對他討好了。於是媽媽歡喜得笑了，這那隻大得同小馬一般大的豬也裂開嘴巴對着他笑……他就腰酸腿腫地回去了……

四 無常爺的憤怒

霎時間就甦醒了。戰士們的眼睛不差幾秒鐘地同時閃耀着，他們的脈膊由正常的七十多度突然昇至八九十度，身體裏的血液沿着大動脈電速地飛奔，急促的呼吸把空氣激動了，從這個人的臉孔吹過那個人的臉孔，他們因為這份興奮，幸喜的赤銅色的臉孔顯着熾盛般的熱了。馬伕們已經從草鋪上躍下地來，而且把軍毯摺好了。而大刀會正在張着那個大嘴巴，他的喉嚨代替了鼻孔，發出了熱騰騰的興奮聲。

——他還在做夢吧！也許正在忙着畫符哩！——阿強一直留意着他。他已經打算要好好過來教育他了。——要他努力學習，還要吃些苦頭哩！

——這是全班的責任哩。——班長說道。——不能把這責任推到軍營組長身上去的。

——他是一個老實人，不要怕他。可借我今天就要到教導處受罰去了。蓋社會恨他頭腦發昏了。他只是在睡發昏而已。——小虫兒感慨地說。

——唉！且叫他醒來吧！他今天受發昏，明天他就不在乎了！軍風紀是要維持的。

班長迅速地把大刀會的軍毯攤開，大刀會動了一下又靜止了。然而他開始覺得發熱發昏發熱了。他

像狗狗的睡應似的，把脚肢收到腹下來；但是他沒有得到溫暖，他的耳朵裏聽到了人們的哄笑聲，於是他的眼睛突地睜開了，他把兩脚拼命地伸直，把雙拳往空間打去，就一屁股翻身地坐了起來。

——我做夢哩，我做夢哩！——大刀會叫道。——我見過軍長去了！我見過軍長去了！

人們靜靜地站在那兒，再也不敢笑他了。因為大家都怕惹他發火哩。而大刀會看見大家都穿好了軍服，戴上了軍帽，扣緊了皮帶，紮好了綁腿，穿著了草鞋，卻忘記了動作，眼巴巴地只看着那一堆自己的份完發樣。

——我們先到操場上去了！你隨後起來。——班長說道。——你是初回上早操，遲到一點值日員會原諒你呵！——二二三——走吧！

他們真是頭也不轉一轉就走開去了。而且讓那初春的黎明獨自從草莽的空間流盪過來陪伴他。大刀會的神態緊張張起來，他連忙抓那套軍服，連忙穿上了。可是這軍服竟是又寬又長，衣襟垂過屁股尖兒，襠寬鬆着地。他設在沒有辦法把自己的身體拉長起來。可是他終於也明白過來了。他把褲頭解開，把衣襟都塞了進去，再把皮帶扣在褲頭上。他就坐下來，開始來紮綁腿，他把長過脚靈的褲管拉上來，就準準地在脚管上首捲了第一圈，只恨他的手不聽撥使，不是脚有長短就準是綁腿尺寸不一，大刀會的脚靈打起來卻是一邊脚長，一邊脚短。但是爲什麼不了許多了？——他媽的！我們大刀會裏的

人，不一定要打這鬼傢伙的。」於是他全身發熱起來，抓住了軍帽，往頭上一丟，就往外走。那襖襠就在那腳上顛垂下來，在膝踝骨那兒漲得瀉瀉的，他走一步它們就一鬆一緊，幾乎使他只得拖着腳步走。他昂着頭走向那林子裏的草地去。他早已聽到呼呼的聲響了。於是他加緊了腳步，而那綁腿就開始鬆懈了，左邊的靴全部落在腳盤上，而右邊的竟獨自散開，那綁腿頭上的特帶卻捲在林子裏的斷枝上，大刀會的跑步身去了平衛，他摔倒了。

大刀會失望了。這綁腿真正地做了他的敵人，實在是使他生氣了。他把它們從腳上解下來，一把收住了。全身的血流就奔向拳頭上去，把那綁腿擠得連牙齒都咯咯地響起來，牙齒都震動起來了，於是他把那綁腿拋在地上，那綁腿一動也不動就伏在那兒了。

大刀會將頭頭來，他只看見太陽光照過林子裏，直射到那些繞着空場跑步的人們身上。一位值日員就在場子中間跑着，叫着。而太陽光卻一直跟着他們走着。他想非非加他們，但是他沒有勇氣走去了，他自己看着自己的打扮，他感着羞憤了。「他媽的！他們竟把無常爺穿的軍衣發給我了。」他取起了綁腿，把它們揀在腋窩裏，搖搖擺擺地走向空場去，就躲在一棵大樟樹後邊，很仔細地來看他們的動作了。這時，他們不跑步了，他們繞着場子慢慢地走着，接着跟着那值日員的口令，那些人們就分別地站成四縱隊了。他們又分別開來，在場子四面各佔了一塊地方，每列中間走出了一個人來，

而那一列的人就聽他的指揮了。大刀會這時才看清楚了，他們有的是帶着那黑亮亮的步槍，有的是帶着盒子砲的，那些帶着槍的就站在前排，於是他們好好地練習着射擊術，那些動作的靈敏使大刀會的耳朵靈敏起來了。他看見了那前排的人把槍交給第二排的人就站到後邊去了。他們個個人都參加過一回射擊演習。於是大刀會的眼睛飛出了眼眶，竟去參加演習去了，他竟看不到自己的脚步，已經走出了大樟樹的遮蔽，而落在操場上某些人們的眼睛裏去了。他們有的竟是一直朝着他注視着，直到大刀會突然明白過來，待要返身跑回，卻有人奔向他來，而且還是很熟識的臉孔哩。大刀會沒有地方退避了。那人不是別人，卻是那位總務處長。大刀會剛才並沒有看見他，他是從隊列中走出來的。

總務處長目視着大刀會的怪打扮，忍不住要爆發出來的笑聲，即刻就想起他自己的過去，他從前也是這樣做粗出身的人，他從前也是甚麼規矩也不知道的人。於是他就親熱地叫道：

——我們這裏有好幾百的人，可是我只見過你一次就永久記着你了。你不是大刀會嗎？我知道你是叫大刀會的。你會畫符的，是嗎？

大刀會聽不清楚他的話，因為他拼命絞着那雙綁腿，以致腋窩的骨骼都快要折裂了，他繃緊了那三角形的眉毛，雙手垂直着，因憤怒而震顫了。

——我沒有記錯吧，你是會畫符的大刀會，我很喜歡你的。

大刀會聽到他說的語了，他退開一步，站成八字脚，把那套馴着的手揮動着，那兩腿就突地跌落了下來了。那過長的繩套拖住地面，把他的腳蓋住了，就像他是從土地裏生長起來的一棵樹。

——我是會套符的大刀會！我是的！——大刀會憤憤地說。——但是你們把無常爺穿的軍服發給我了！你們故意要這樣給我苦頭吃的！你們……

他的牙齒在那張巨大的嘴巴裏沙沙地響着，他咬着牙齦哩。

繚絲處長並沒有發怒；而且好大的高個，幾乎是用真正的拳頭打在大刀會的肩膀上，拉他坐在那大榆樹背後，使他們不被操場裏的人看見。他攪着他的頭，高興地叫道：

——你果然記着我昨天吩咐你的語了。你不留半句話在心裏，這是最好的戰士。你應當發發皮氣的，要是我是大刀會，我也要發發皮氣的。可是，這又得請你原諒。——他俯下頭來，直視着大刀會的險面。——我們這裏是沒有人敢故意給誰苦頭吃的。但是這軍服是上頭發給我們的，是軍政部的軍衣工廠製造的。可是發下的多數是大號的，小號的很少；而我們這裏卻恰巧是來了很多小鬼，而且又多，是瘦瘦的矮矮的，沒有辦法，先來的就先領到適合自己穿的了。而現在我們沒有小號的軍衣了，剩下來的是這大號的。我們有這樣多的人，我們沒有這麼多的錢，給每個人都做一套中意的。你穿着這套軍衣，沒有人敢笑你的。你看那些在操場裏的人，不是也有穿着太長的或者太舊的嗎？

——我總不願當穿着這平常的軍衣的。人家要笑我怪樣子的。而且我不喜歡綁這鬼腳腿，我喜歡裸腿赤腳！

——自然你這樣要跟大家一樣才好。來，褲子太長有辦法，你現在暫且先把過長的褲管捲上來，把腳腿綁在外面，它就不過長了。自然，軍衣是沒有辦法不照樣穿着的，你這樣把褲頭縛在軍衣上頭就不是軍人的打扮了。來，把皮帶解下來，我來幫忙你打扮，我替你打扮好了，你試試看，如果誰敢笑話你，我就要像你一樣大發皮氣的。那時你就可以像一個真正的無常爺，大大地給他們一頓教訓。

大羽會沒有話好說了，江酉老表比他大，他是總務處長，他對他好，他也就心滿意足了。這樣，他就總總務處長給他打好腳腿，而且自己把皮帶解下來，把褲束縛在褲頭裏成了亂纏纏的軍衣拖出來，把褲頭穿在裏面，把皮帶扣在軍衣外面了。他站起來，褲子不過長了。而讓那軍衣遮住了他的屁股。他用自己的手打着自己的腰肢，快樂地叫道：

——我像一個兵嗎？

——自然！你是一個好兵！

——我要替自己再畫一張符，——他對着總務處長正經地說。——請你給我一支畫符的毛筆，我沒有用過鉛筆。我自己的二張符給小虫兒了，我是一個帶着符的兵，我將來去打仗了，就是日本鬼子

的大炮也要打歪了。我要送一張給你，你叫什麼名姓呢？我選給你鉛筆，你給我一枝畫符的毛筆好嗎？還有，要一條墨，這就行了。

——我姓鄭，你就叫我鄭同志好了。現在，別的且慢談，先到操場上去吧。

——我要有一枝畫符的毛筆。——他邊走邊說——我再有一枝黑亮亮的鎗就好了……

他們走近操場去。而在那裏有千百只的眼光朝着大刀會直射過來。大刀會從那許多人當中，認出了小虫兒，他就走向他那邊去。

——小虫兒！他們將要給我一枝毛筆，畫符用的，我已經要求過了。

然而，小虫兒告訴他道：

——吃過早飯我就要走了！我要受訓去了！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在敬遵險相見——不，要在前方相見！

五 我樣樣事情都做過，我樣樣都不得意

曉上，大刀會第一次參加集會。

這會場，在大刀會看來，只是一塊乾燥了的田地上面搭起來的草屋而已，而在他們卻叫它做俱樂部。這且不管他，最使大刀會生氣的是，他們竟不要一隻板凳，卻要那麼多的紙條，寫着那麼多的黑碼子；大刀會隨同別人進了會場，自然也學別人一般，把屁股坐下乾燥的田地上，而那許多黑碼子就從四方八面向着他攻擊，以致他全身發癢，甚至眼睛都發癢了。這且不要緊，還有更使大刀會看不過去的，就是其中竟有一個赤脚打綁腿的大漢，（後來大刀會才打聽出來，知道他是一個伙伕）竟大膽地握着粉筆，就像學堂裏的先生一樣，在黑板上寫着白碼子。『他們只知道弄碼子！他媽的！』大刀會心裏就只不服氣。

一盞茶油燈放在一張從老百姓家裏借來的四方桌上。除了黑板，就只一張桌子，確確實實像個樣子。四面都是稻草和竹片。結起來的圍牆，上面是杉皮和稻草。大刀會坐在田地上，生疏地看着他們，他們卻很熱烈地談着。大刀會聽到他們說的話，心裏也不大高興。因為他們竟是談到他聽不大懂的

幻宮兒。他們談的卻是他聽來毫無興趣的事情。可是，他心裏想着，要是在大刀會裏，就不像這裏這樣奇怪了。他們竟沒有一個人談到這符的事情。大刀會就只覺得怪。

大刀會心緒亂麻，一會兒又想起媽媽和小豬來了。一會兒又想起昨天做夢見軍長的事情了。然而，別人卻並不肯給他多去空想的機會，連這點自由他都得不到。因為這時就有一个人跑到他的身邊來。這人不是別人，就是那立在黑板上寫白話的人，他高高的，竟有兩個大刀會那麼大。他問大刀會道：

——我早白知道你的來歷了，人人都對我說起過。今天星期六，我們照例是要開一次軍人會議的。這裏我們大家都參加，有報告，有討論，也有游藝節目。這回是輪到我負責節目。有一個節目是歡迎前方回來的同志，他已經答應做報告了。有一個節目歡迎新同志，就要請你預備幾句話了。不過呢，要是你不預備講話也好，就隨便參加一個什麼節目吧。你的意見怎樣？

大刀會全身發麻，但那顆心卻發抖了。他吞吞吐吐地答道：

——我，我不知道。我是來打仗的，我是，我是大刀會裏來的。我……

那大個子愉快地叫道：

——那就最好了，你來報告為什麼要來打仗，這就是最好的節目了。

他說完話，就連忙走開了，也不等大刀會說完他的話。他是打算要求給他一張紙，一枝毛筆的。

「我要當場寫符給他們看，他們就要看重我了。」

人是愈來愈多可，只有四方丈左右的會場實在已經擠得滿滿的了。大刀會在緊張的空氣中，全身發熱不必說，就是那只扁大的頭顱也好像是落在滾燙湯似的，熱得昏昏沉沉。「唉！他們竟是那麼高興

！」

一位瘦長的小勤務員站起來了，他報告說：

「開會的時間到了！現在起立唱歌。」

於是一陣響動，他們都站起來了。他們唱的是發勇軍進行曲。那位小勤務員就舉着指頭指揮。大刀會唱過下鄉宣傳的女兵們唱這這曲子，起初就只不動，連哼也不哼他一聲，但後來竟自忘記了，最後不知不覺地也吐出聲音來附和了。肚裏的一場悶氣這才走散了。

他們開始報告了。他們說得那麼多，對於本星期的伙食，他們也提出批評來了。他們對於老是買油菜花吃，提出了抗議，有一位從人叢中發言道：

「油菜花本來可以吃，我不反對；但是聽衛生教員說過，菠菜裏面有很多補養的成份，我們就應該多吃菠菜！」

於是有的人反對。說吃菜實在也吃膩了，衛生教員的話自然要尊重，但是胃口也是要尊重的。伙夫班的工作人應該時常變換樣式。要使大家有好胃口，有一位叫道：

——我要求伙夫班的同志要多多學習份內的本事，要多多創造新作風；而且星期三的午飯有大半是生米，這種進步實在要不得。

於是他們就開始討論，他們就像討論着什麼了不得的大事情一般，有那麼多的意見，其中只有大刀會沒有半句話說。因為對於菠菜他原就有成見，大家都知道菠菜是很冷的。『多吃菠菜多撒尿，菠菜很冷的；吃多了要傷胃的！』大刀會心裏想道。

於是要求個新的節目了。底下有人叫道：

——歡迎總務處長唱江西小調！

——贊成！

——來吧！來吧……！

於是一陣巨烈的掌聲，直衝得大刀會耳膜響個不停。

那位總務處長站起來說道：

——我沒有新的小調好唱了。舊的大家都聽膩了。今天有最好的節目，我想大家都在急着要聽的。

方回來的同志作報告，還要歡迎新來的同志！

——不行！理由不充足！

於是又是一陣巨大的騾騾，直衝得大刀會的心都要炸開了。

突然，全體靜寂了，就好像會場裏的人都觸了電了。大刀會左左右右地，前前後後地看一遍，才知道有人走向會場來了。於是突然有人叫一聲「起立！」於是大刀會也神靈靈地起立，好容易才看見那位走進會場來的人，對着大家舉手行禮。大刀會只見他前腦壳是禿的，光的，看見他也走入會場裏，自己找個位子，一屁股地坐下了。

——他是誰？——大刀會注精會神地注意這件事。他還不會見過那個人。

——他是政治部主任，他有時也來參加這軍人集會的。他是全軍的靈魂。政治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他這樣都懂的。他做的報告頂好。你將來就知道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還會騎得好馬。可是他不會唱歌，我們有時故意叫他唱歌，他就笑着說：「你們明明知道我唱不來歌啦！」於是大家就哈哈地笑起來了，在這裏，大家是可以快快樂樂地笑一頓的，他不會生氣的。他從來不生氣的。

大刀會實質在在只聽幾分。他不大瞭解這回事。「要是他知道我會畫符就好了。」於是大刀會又問道？

——他曾經參加過大刀會嗎？

「不。我相信他沒有去參加過大刀會的。他從前給我們作過報告，說大刀會是種封建的迷信的組織；但是他說大刀會裏也有英雄……」

大刀會只留心聽了一半，即刻就想起了自己的本事。「他將來一空要叫我去打仗的，我的符也要送他一張！」

大刀會心緒亂麻，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有一個矮小的人站在那張桌子邊作報告，而那個屬隊伍裏的學習總長阿強卻在那兒做記錄。還有別的人們也圍在那兒做記錄的。只聽得他說道：

「……前方的同志看到後方同志學習的進步，大家都非常的高興，他們在戰鬥中也沒有忘記學習。教育是不存在了。前方的同志要以戰鬥和學習來達到建軍的目的。最近在一次戰鬥中我們有兩位英勇的戰士去奪取敵人的機關槍而犧牲了。這兩位戰士也都是文化戰士。前方的同志們只希望後方的同志多給他們送文化糧食去，他們要更多的報紙，他們要更多的小冊子，而他們就要以不斷的勝利和消息來回答你們。」

這些話大刀會聽進去一部份，又從耳朵裏走掉一部份。他並不感着興趣。他對於那兩位英勇的戰士很惋惜，「要是他們隨身帶一張符，」大刀會心裏想道：「那麼，他們就不致這麼容易死蛋了！」

大刀會假裝要小解，他就從後邊偷偷溜出了會場。外面是噴霧的一片。他站着想憑着，要到邊廂地方才好。可是他突然心不在焉了。他聽會場裏有人叫着「歡迎新同志！」有人在高呼着「大刀會！」這就迫得他全身的骨骼都顫慄起來，腦筋一抽，也就明白了要發生的事情了。「他們準要我去演說的，他們那些不會畫符的人！」當是他拔腿就走，不知是誰故意留戀他，地上卻有一個巨大的石頭掙着他的脚，大刀會倒仆在壇上了，頭都跌昏了。然而，人們找到他，攙着他跑進了會場，讓他站在四方桌子旁邊。於是底下是一陣巨烈的掌聲，他們拚命地拍着，就像他們一向是專門打拍子似的，那樣有節奏那樣有力量。大刀會的頭肯先是覺得異常泓置，接着又覺得非常輕鬆，往地下去，黑的，往上面看，也是黑的，往前面看，也是黑的。他把一隻手放在桌子上，才使他站得平衡了。

——歡迎大刀會同志報告！

——歡迎大刀會同志唱歌！

他們叫着，就叫得天搖動了，地都裂了，大刀會快要給那呼聲衝上空間了。

阿強還坐在那兒，面前放着一本簿子，他正在那裏詳細地紀錄。他看大刀會久久不說話，他就管那

大刀會道：

——隨便說說，說錯了都不要緊的。大家都希望你說話的。你就說吧！

大刀會這才有點清醒了。『我不說，他們一定就要不要我來打仗了。他們像要考試我呢？哼！我怕什麼鳥！就說吧！』

——我沒有學過演說。我們大刀會裏沒有這規矩。他們不要我演說。——大刀會正經地說，現在總算把頭抬高些了。——我是做粗出身的人，我操雜事都幹過，我操樣都不得意。我有時想哭，但他媽的連哭都哭不出來。爸爸死掉了，留下一筆債。媽媽只有一隻小豬。人家都說的，日本鬼子打來了，雞呀鴨呀豬呀都沒有剩下的了。沒有豬，媽媽就沒有別的東西了，媽媽的心就會碎了，媽媽的心碎了，媽媽就活不成了。——他現在看清楚底下的臉孔了，那麼多的臉孔都朝着他望着，那位光着前腦壳的主任也睡着兩只黑黑的眼睛在看着他哩。——我是不喜歡那些黑螞蟻的——他指着那許多標語——我討厭那些讀書老爺們。我就只討厭這些吃人的黑螞蟻，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都要這東西。我呢，我會畫符的，我們大刀會裏會畫符的人是了不起的。

大刀會停止了說話，他看見底下的人有的在忍着笑。他就壯着胆，叫道：

——你們為什麼不貼身帶一張符呢？你們大家都不知道。我們幫裏人人都說着的，日本鬼子的大砲也要打歪的。

於是底下是一陣巨大的哄笑，他們竊笑得像要把牙齒笑落下來才甘心。大刀會可就失望了。他狂

算要走出會場了，但是底下有一個熱騰騰的聲音叫出來了：

——請你報告關於大公雞是漢奸的事情。

大刀會一眼就認出了，他就是頭一天認識的。是宣傳部裏的。他們請他吃過中飯的。大刀會心裏一動，還話正正地打動了他對於過去生活的不平，他叫道：

——竹匠店裏的老板娘壞得很，她養着兩隻大公雞，天沒有亮，就「喔喔」地叫，牠叫到你耳朵發癢，心裏發熱，頭上長刺，床上起火。大公雞叫還不緊，怪的就是牠媽的那隻會說話的老母雞，牠就在她的房裏插着床板兒，大叫道：「你們懶蟲呀！你們這些膿骨頭呀！大公雞都醒了！你們還沒食睡的死蹄呀，還不起來燒火煮飯做工！」真的！大公雞就只和我們作對，大公雞是該死的漢奸……

現在他們笑得更厲害了，他們天真地笑着，那位總務處長也一聲大笑，從人堆中走出來，拖住了大刀會的手，朝着大家叫道：

——大刀會同志出身貧苦，他的故事一定是多得很，以後要多多聽他的報告了！關於他說會盡符

這件事，現在不要討論，待下次再談吧！大家的意見怎樣？

——

「應下一響固釋。大刀會只一見那位主任的兩只眼睛在發黑。」我會發符，「他心滿意足了。」他
知道就好了。」他樂得也心花怒放了，那隻大嘴巴的邊上，人家也找到他的笑痕了……

六 人獸之間

水田裏秧苗長得綠油油，小麻雀成羣結隊地飛向秧苗田，一看見那田中間的稻草人又叫嚷着飛開了。

山雞飛到油菜地裏。油菜花凋謝了，現在那油菜已經結着成穗的麥子，重重地垂下來。山雞飛到油菜地裏，初學飛的小山雞也跟着飛到油菜地裏，油菜地就成爲異常熱鬧的世界，村裏的孩子們就整天嬉戲在油菜地的擁護物裏，守着早已佈置好的捕捉網，仔細地拉着繩子，只要小山雞走入網裏，他就就乖乖有收極了。春天是爲小孩子們而存在的，他們是歡天喜地在等着這機會的……

春天多麼可愛呀……

大刀會現在並不十分愛着春天。他過去過的生活不全在農村裏。他樣樣事情都幹過，他樣樣都不得意，所以就是春天，大刀會也並不十分愛。他的童心不知何時就已消失了，他存下來的就是對於過去的不愉快，對於現在是朦朧的好奇的，不大明白的情緒。他的心緒亂麻麻，總是頭頭是道，又頭頭沒有底兒……

不管他在集會裏已經演茶演說過了，還是沒有人要向他學畫符，這是使大刀會最痛心的一回事。班長要他去上習字課，大刀會就答道：『我是來打仗的，我不是來進學堂；我恨着讀書老爺們，我恨着那些吃人的黑螞蟥。我會畫符就好了。』他實在是痛心的，他真正不明白他們。

吃過午飯，大刀會就領着他的黑驢子到附近的小山裏吃草。縣防地的四方八面都是小山，大刀會是很自由地可以選擇的。『我不喜歡和他們一道；我要自個兒。』於是他總是自己找個沒有別人在一處的地方去陪着黑驢子。他不高興別人那樣還放馬陸也帶着小冊子的。『那黑螞蟥又不能當飯吃；那些吃人的黑螞蟥，我真是睬也不睬它們。哼！』

山裏有着松樹林，這些松樹並不高大，是附近的居民種植的。大刀會並不喜歡這些小松樹，他只喜歡那高大的老松樹，老松樹能夠結着松香，松香是好玩的，把松香在手心裏搓着，手就香了；把松香在臉上擦擦，臉孔也就發香了。

黑驢子一到了小山裏，就搖着耳朵，把前脚高高地提起，從喉嚨裏發出愉快的叫聲，就把大刀會牽在那兒了。牠就自己找牠高興的地方吃牠高興吃的草兒了。

大刀會一到了小山裏，眼前就出現了一個自己的世界。這世界沒有一個人來干涉他的。現在他坐下來，看看松樹林上面的青天。那青天不論他在那裏看的都是一樣的，一點兒也不能引起他的樂趣。

他看着前面，是一枝松樹，又一枝松樹，他側着耳朵聽着，是這與一聲那邊一聲的鳥叫，是什麼鳥叫，他也沒有興味去管它了。實在的，大刀會的心裏總是亂麻。現在他把脚收起來，把頭靠在膝蓋上，準備着要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他突然覺得肚皮上有一樣東西刺觸着他，他就伸手去摸，卻換出了早已丟在腦後的那枝鉛筆來，這就實實在在地使大刀會生氣了，他朝着鉛筆好好地問道：

「我問你：你跟着我有什麼用處？」

於是有一種微弱的聲音在他的耳朵裏叫道：

「我也會畫符的。」

「——你不會畫的！要我大刀會才會畫的！」

可是那鉛筆雖不開口，仍然有一種微弱的聲音在他的耳朵裏叫道：

「——我自然會畫的！毛筆會畫，我也會畫的！」

大刀會這才心裏明白過來。在袋裏摸着。結果也摸出那剩下不多的拍紙簿了。這拍紙簿一大半是做了草紙的代用品，充軍到茅廁裏去了。大刀會在茅廁裏對着拍紙簿說的是：「你媽的！來，我也來做他媽的筆記！」於是他就一張一張地去抹着屁股，然後把那黏着尿的紙兒，重重地投下茅廁裏去，而且跟着吐着唾沫，叫道：「你媽的！我也做了筆記了！」

現在，他對着公家給他的這一份東西開始新的用途了。他把拍紙簿平放在廳蓋上，而後彎乎用着全身的力量來把握這枝鉛筆，殊不知這枝鉛筆比毛筆還難於把握，它重得比十座山還重，一擱着紙就把紙貫穿了，他再把它提起來，它又發得很輕了，它輕得就像要從他手裏飛開了。他試了幾回都沒有成功，急得他眼睛發黑了，整個世界也跟着他的眼睛發黑了；他急得周身發熱，熱得就像整個世界就是一隻火爐哩。他忿怒了，他跳了起來，而那整個的松樹林也就跳了起來，連足底下的地也確確實實跟着他跳了起來，他實在是忍耐不住了。於是，他左手高高地舉起那枝鉛筆，就發恨地把它擲向松樹林上面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他就有了這麼大的力量，他竟把這枝鉛筆擲得那麼高，高到大刀會再沒有看見它落下來，「呼！我把鉛筆丟到天上去了！」他愉快地笑了，他正低下頭來，卻不料那掉落在地上的拍紙簿又板起灰白的臉孔注視着他，這使大刀會更加難堪了：「我知道的，你現在嘲笑我了！你媽的！」於是他抓起它來，幾乎連人一起丟向空中，卻不料用力過猛，身體失去平衡，大刀會跌了個朝天。而那些灰白的紙張卻沒有給他丟到天上，卻在他的頭上飛着，慢慢地落下來，又落在大刀會的身邊，仍然板着灰白色的臉孔在注視着他。這一氣非同小可，大刀會就像非洲的獅子，覺得又像挪威的野鷹，他用腳踐踏着它們，再用手抓起它們，撕得它們粉碎！撕得那麼發狠，就像他撕的不是紙，而是人，是太陽，是月亮，是全世界……。

現在，大刀會是心滿意足了。他這時溫和得就像雪人似的那麼軟鬆鬆，他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好像是拆散了，他像一掬成熱的棉花掉落在棉花田裏似的那麼冷靜，他坐下來，而且躺下來了，他躺在那些碎紙世界中間，他躺在全人類已經毀滅的地面上，他慢慢想什麼也記不起了，他連自己的存在也忘記了……

這時，那隻黑驢子也早就把他和它的主人忘記了，牠獨自找着草吃，而且任意地走牠自己的路。牠眼前的世界是又香又美，那些從灰黃的莖草根部長起來的軟鬆鬆的幼草，正合牠的胃口，牠有時高興得又叫着，又踢着後腳，有時搖擺着耳朵，搖得連風都給他掃起來了。牠一直地吃穿了松樹林，在牠的眼前出現了一個新的世界，牠樂得就像一隻鳥，飛奔到那新的世界去了。這新的世界裏是滿地爬的蕃薯藤，是鋪滿着大地的豌豆葉子，是雪白腿的小白菜，是樣樣有着異常合乎一隻黑驢子的胃口的東西。牠真是樂得其所，放口大吃，好像整個世界就只有一隻黑驢子似的那麼愉快哩……

正當黑驢子的胃口慢慢漲滿的時候，大刀會也恢復了知覺。他突然記起了，他是爲着什麼事到這裏來的，這才記起了他急帶着黑驢子來的，這才記起了他的黑驢子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才真正有些慌張了。他連忙跑進松樹林，從這邊找到那邊，又從那邊走回這邊，他走來走去，總是在松樹林裏，他發狠起來，用腳頓着大地，用眼睛氣着青天，用拳頭握緊空間。他突然神經靈敏起來，好像聽着

裏正有一位年輕小伙子在砍着竹子。這位小伙子以他那不在乎的神氣迎着大刀會並且依舊揮動着刀子砍倒了另外一枝竹。(這裏已經有着不少的竹子倒在地上)大刀會揪住了那小伙子的手，阻止他的工作，叫道：

——喂！我的黑鬍子你看見了嗎？

——我不是看黑鬍子的。——那位小伙子眯着眼睛笑着。——我不是來這裏替你看黑鬍子的。

——你說什麼話！——大刀會恨恨地說。

——我說我不是來這裏替你看黑鬍子的。

大刀會突然怒從心起，他覺得領受不住了，他記起他現在已經不是一個老百姓，他已經穿着軍裝了。他應該使老百姓害怕才對：這位小伙子居然敢這樣和他作對，他就非給他一個教訓不可。他緊緊地蹙着眉頭，眼睛充血地向小伙子的頭顱打去，小伙子把頭一歪，卻準準地重重地打在小伙子的眉骨上。小伙子跌坐在一枝竹子上，又從竹子上滑倒了。那小伙子不服氣地叫道：

——你看我去報告。——他激動地叫道。——這裏他們沒有打過老百姓，他們說現在軍民要合作。你動不動就打起老百姓，你是個壞蛋，我要去報告的！

「你敢？」大刀會握着那小伙子繃扎着的發抖的手，不知爲什麼卻沒有一點霸伏這小伙子的力量了，卻訝那小伙子繃脫開了；大刀會突然害怕起來，他發抖了，他迎着那準備逃開的小伙子的衣襟，他發抖得這麼厲害，他竟發腿軟毛毛，突然毫無自主地跪下了，他央求道。——「不要，請不要！我不見黑驢子了！請你不要再去報告我打你。我賠你錢，我和你講好，我打了你一拳，我賠你錢，來，這裏，我拿給你。」

大刀會解開了軍服，在衣袋裏取出那公家給他的一塊半錢，他把它們死勁地投進小伙子的掌心，央求道：

——「請你不要去報告！我給你這些錢，我所有的全都在這裏了。他們說牙齒要乾淨，要我去買牙刷；但是我什麼也不要去了。我只要你答應我不去報告。我丟掉黑驢子了。我不見了黑驢子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我怕要給他們趕回家里去了！」

那小伙子好奇地瞪着眼，同情地用視線擦着大刀會，而且目視着那震顫着的肥厚的嘴唇，覺得就是不給他反擊也已經使他夠受了。他不再說要去報告了，反而關心地問道：

——「黑驢子原是小虫兒看管的，他到那兒去了？」

——「他到激蕩受朝去了！」

——那你是新來的了？是嗎？

——是的，才兩天。

——你上課了嗎？

——沒有。

——小虫兒時常帶着課本來這裏的，他常常叫我道：『喂，小三子，今天我再教你幾個字！』他總是那麼高興的。他在泥地上畫着字，他總是那麼高興的。

——我不喜歡讀書，——大刀會叫道。——請你不要說這個吧。我現在丟了黑驢子了！——你能夠幫我去找找嗎？我給你所有的錢了。

那小伙子這才記起了那手裏的錢，他覺得不好意思地把錢丟在地上，彎身就跑，回過頭來朝着那饑惡的大刀會叫道：

——我給你找去；刀在那兒，你替我砍竹子吧！

他說完，就在一叢野藤後面消失了。大刀會檢起地上的錢，心不在焉地在想着剛才所發生的事。

——唉！——大刀會嘆着氣。——我總總不得意。隨便到那裏都一樣。他們為什麼總喜歡那些黑馬賊呢？黑馬賊能夠幫他們打仗嗎？黑馬賊能夠讓他們將來得到一塊地或者一間屋子嗎？日本鬼

子害怕黑嗎？

他想着，是真正地又生氣起來了。猶像要殺人似的從地上搶起那把砍竹的刀子，拚盡力氣地一根又一根地砍去，竹林裏跳躍着工作的響響，竹葉震動着，使竹林裏的空氣盪盪起來了，不知道從那裏湧出來的野蜂，在嗡嗡地叫着了。大刀會因爲出力過猛，額上的熱汗就掛在鬃毛上而且潤濕着眼睛了。闊大的嘴巴張開來，幫忙鼻孔呼吸了。而在地面上，已經橫倒了不知多少的竹子了。真的。這些竹子足使大刀會消了悶氣了。他現在更加疲勞地把刀放下，好好地隨便坐下來休息了。接着他又倒在砍倒在地上的竹葉的叢枝裏，讓那小刀殘的葉子刺着他的額，他的耳朵，他的手臂，他感着像是母親的慰撫似的愉快了。他記起那竹匠店裏的老母雞——那會說話的老母雞又在罵了：「……你們懶虫呀！……」大刀會憤恨着過去的一切。但是對於現在卻總是心緒亂麻。他會畫符，但是他會畫符有什麼用呢？他們竟不請求他畫符的。他要說什麼工作才能使他們高興呢？大刀會是想用他的特長的本事來使人家看重他的。他們不會畫符，但是他們並不看重他。『也許軍長將來會知道；也許那禿禿主任（大刀會給那政治部主任的稱號。）有一天也會親自來找我的。』

他突然地腦袋明朗起來了。這許多竹子是有許多工作好做的。他會做竹椅子，他會做斗笠，他還會造房子。『對了！他們那個俱樂部真是鬼曉得，爲什麼一定要坐在地上呢？我要給他們做幾排竹的

椅子；馬伕房的稻草圍屏應該改用竹片纏起來，那就像是人住的房子了。對的！我大刀會樣樣會！我要使他們吃驚！他們不會算符，他們也許連竹椅子也做不起來的！哼！我大刀會是樣樣會的！哼！』

大刀會因想到自己快要使人嘆服的成功，不禁愉快地笑起來了。而當他笑得很滿足時，那小伙子

和那黑驢子也已經走過了那遮眼的野藤叢，而且黑驢子又挺起屁股「喀喀」地叫起來。大刀會好大的高興，把那粗厚的手掌重重地拍在小伙子的肩上，叫道：

——你真能幹！你在天上找到牠的嗎？

——是的。——他冷冷地答道。——我在田裏找到牠的。

——田裏？——大刀會知道有些不對了，因為那隻黑驢子脹滿的肚腹也引起他的注意了。牠腳上的黑泥巴也使他明白牠到過那裏了。

大刀會這才走去拉緊了繩子，並且兇狠地敲着牠的發黑的額面。而牠卻毫不在乎地扭頭擠近大刀會的身邊來，幾乎把他碰倒了。

——吃掉大家半畝花稼了。吃掉人家一條命了。

——有人看到嗎？——大刀會意味到事情的嚴重。

——沒有吧，說不定，但我是說不說的。

「唉！——大刀會感動地說。——你真是好心腸。」

「你也不差，你砍了好多的竹子了。我們怕要做兩個月做不完了。」

「我也會做的。你在那裏做活？」

「在那邊，轉過灣兒，靠山腳的那邊。」

「還有誰呢？」

「爹和娘，娘的眼睛壞了，但她還會做活的。」

「我要你截枝竹。——大刀會肯定地說。——我要黑驢子給我拖回去，我要給他們的那個俱樂部做竹椅子。他們是懶虫兒，他們把屁股頂着泥土，他們還高興哩。」

「我知道會罵的。——那小伙子說道。——但是俗氣去吧，我知道那個俱樂部，我到那裏去。」

「加過軍民聯歡會。唱着：『打東洋，打東洋的……』」

「加過軍民聯歡會。唱着：『打東洋，打東洋的……』」

「大刀會現在想要有一副做活的東西了，他是存心要使人家用一驚的。他叫道：……」

「牙齒不衛生，他媽的！我的媽媽從來沒有買過牙刷，她也活過來了。我索性自己買一把刀子吧，你能告訴我什麼地方有做竹的刀子嗎？」——還要一隻鑷子。」

「吧，你能告訴我什麼地方有做竹的刀子嗎？」——還要一隻鑷子。」

「大刀會心裏想：『要是他們不要我了，我就能夠自己做活了。』」

小伙子這才覺得有趣了。他叫道：

——你會做竹子，我相信你是內行的。你做過嗎？

大刀會免不得又重說一番關於大公雞是壞好的事情，而且結語道：

——我只恨那隻會說話的老母雞。我這樣活兒都幹過，擦擦不得意見。我現在有了這二塊半錢，我就要自己的一副。你給我買吧。你知道的。

——我知道。就在那小村子裏有一家打鐵鋪，他有刀子出賣的。兩塊錢一摺，鑼子我們有一個舊的，可以借給你用。對爹說，是你們要用，他就不會不借了。

七 老百姓是不可侵犯的

大刀會從山裏走向駐防地的村子去。他是意高氣揚地歸隊的。他充滿着即要被歡迎的愉快的勝利的情緒。那輩偏到西方去的太陽，於快要走過附近的西山時，也以好奇的光輝直照着大刀會的樂得開花的眼睛，使大刀會怕羞似的把那垂戴着的草帽的舌頭拉向右首，遮蔽着了。當他走過西山的的那一刻，大刀會的眼睛即刻成爲一個灰陰的村景，老百姓的肩裏升起白煙，而且駐防地裏傳來了熱烈的遊戲的聲音，一陣冷風突然從背後松樹林裏吹過來，從大刀會的耳邊吹向前去，無影無蹤了。

大刀會高興得敞開胸，那件過長過寬的草衣上面的紐扣打開了，雖然人家告訴過他風紀扣是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扣好的，但是當他覺得須要敞胸時，他是非敞開不可的。黑驢子的頭一高一低地進行着，背上負着八根大竹。這些竹是大刀會解開了那認爲是犯人的腳鍊似的綁腿，把它們纏得好好的。左隻手裏提着一把竹扇，而且讓右肘挑着一把篋子。松樹皮似的赤腳，在那高高地捲起來的褲腳底下，重重地一步一步地踏在乾燥的泥路上，階就在他的後面更加伸展開來，而他的眼前就出現了駐防地了。在小廟宇和池塘之間的空地上，他們正在作投擲手榴彈遊戲。大刀會遠遠地就已經看見，那位禿禿主任也站在這裏，他顯然也在參加這遊戲哩。於是大刀會把胸膛挺得更直些，心臟跳得更急了，就

像有千萬萬馬跑進他的胸膛裏去了。

終於，所有的眼睛都投向大刀會了，那垂在地下前竹椅也已經停止了那大掃除似的聲響。黑鬍子才站住腳說「喀喀」地叫了一陣，顯然是不耐煩了。

大刀會心裏是愉快的，喉頭裏有許多話要等待着回答。「我要替大家做椅子；俱樂部裏要有椅子的。」

然而，大刀會自問自答的話沒有人聽見，大刀會卻聽見一陣驚奇的叫嚷，那些投擲手榴彈的人已經走向他，而且站着注視他了。那禿禿主任——大刀會看見他走向前來時，即刻就準備着回答了。「是的，我是會黨的，我還要替俱樂部做竹椅子。」

「是誰叫你去造這些竹子來？」主任和悅地問。

大刀會突然喉頭塞住了，他突然覺得口渴似的，竟是答不出話，心裏卻又想着。「他定要請我畫符了。」

「你這樣像個什麼樣子呢？」——其中一位問。「你應該把風紀扣扣好對主任說話的。」——他提醒他了。」

大刀會這才莫明其妙了。人們並不歡迎他。而且似乎在冷冷地自家兒在心裏笑了。大刀會心裏是

真正地看見了的。但是那站在他眼前的主任並沒有走開去，並且在等着他的回答。而大刀會，卻繼續實實地沒有同主任說過話，因此主任問過的話他却沒有真正聽進去。但是他心裏明白的；於是他就歪着嘴，而且把軍帽脫下來窩着扇子，揚一揚，叫道：

——我是大刀會裏來的，我沒有聽主任說過話。我是粗兒。但我會畫符的。——大刀會說這幾句話時，留心地觀察着別人的表情——我會做竹椅子的，我機器都做過，我會的。你有靠背椅坐嗎？我也會做的。我樣樣都會做的。我……

大刀會想說的話多得很，但是他的話終究是說到那裏就停到那裏了。而所有在場的人都睜大着眼睛，莫名其妙地目視着他，就像他是一個外地人似的。

——是誰叫你去運這些竹子來？——主任又問了。

——刀呢？鏢子呢？借來的嗎？——別的人也問了。

大刀會心裏明白了，他歪着嘴笑了。他把那把刀嘴摸撫着，又用指甲敲着它，發出輕微的金屬物的聲音。他叫道：

——一個小伙子給我八根竹。他說的；不要讓做夢知道。這把刀是我自己買來的，我不要買牙刷，我要這刀有好多的用處。我借了他的鏢子。要是我自家兒再有錢買一把鏢子就好了。——他把軍帽

往頭上丟去，而且搖着手裏的刀。——有刀有錐子，樣樣都做得了……

大刀會沒有說完他自己的話。那位馬伏班長從小廟宇左邊的牆邊透出現了。大刀會心裏想道。『呼！你！麻子班長！我才……』

——一定是你了！我嚇着嚇分了。

於是別的人開口了。

——什麼事？

——剛才有老百姓到總務處報警了，說是他的菜圃給馬兒吃了大半了，這附近只有我們有這畜牲的，除了我們有誰有呢？

大刀會的耳朵響了，而且心臟掉到屁股下面去了。他的腳幾乎掙不住他自己了。他回過頭去，走上幾步，把一半的身體繫在黑鬚子的頸頸邊，聲音顫抖着，叫道……

——我沒有，我不知道。我要做俱樂部的好椅子，我會做做活。我……

——你們都到俱樂部去。——那主任吩咐道。——叫總務處召集勤務人員開個臨時會議。對新來的同志要好好的教育。破壞羣衆紀律是不行的。

人們都前前後後地散開了。馬伏班長扶着大刀會，告訴他道……

「你不要怕，你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們是要變遷老百姓的東西的。」

大刀會答道：

「請你幫忙我。——他要料了，而且料得那幾團營。」

大刀會現在恨着老百姓了。他從前恨着丘八爺，但是他現在自己穿着軍服了，他就恨着老百姓了。他們從前受着丘八爺的辱，從來沒有敢去報告的；而現在，黑棍子不過吃了老百姓一點東西，就報告了。嗚呼！要是我有一枝槍。

大刀會是憤恨地走進俱樂部。在那裏早已有好幾百的眼睛在留心地等待他了。他只好把那吊上的眼梢再吊上一點，只言上不響下。

只聽那位江西老表報告道：

「大刀會同志是奸來的，他還不十分知道我們的紀律。但是現在老百姓來報告了，我們應當讓老百姓參加我們這個真會。現在請大刀會同志自己來報告好了！」

老百姓，有好幾位，他們是接招待着的。大刀會只睜了他們一眼，恨恨地睜了一眼。當「麻子班」長帶他走近主席台邊時，他的脚步不穩了，但是他手裏的刀還不肯放下，銀子也依舊挑在手肘上。他險些兩腿東西鼓倒了勇氣，從那些挨着地坐着的人堆旁邊跑過去。他吐着那叫道：

——我不知道，我砍竹子去了。那小伙子送我竹子。我自己買了一把刀，兩塊錢。我不要買牙刷。我媽媽一輩子沒有用過牙刷，也活過來了。我借了這把鋤子。我要做竹椅子，我要使大家不要屁股坐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下午大家都出差了。只有你的黑驢子沒有出差哩！大刀會同志！

——我，我要做竹椅子。大家不要屁股坐地。我不知道……

大刀會把眼睛睜得高高地看不上不下。

——現在有個問題在這裏：大刀會沒有看好黑驢子，黑驢子去糟塌老百姓的菜園，大刀會就去砍

老百姓的竹子了……

大刀會聽完了這一句話就生氣地把眼睛往後言者掃過去，叫道：

——竹子是那小伙子自己送給我的，他說不要讓他爹知道……

於是底下一陣哄笑。

——不管怎樣，竹子總不是用錢去買來的，這錢隨他宰老百姓的東西，千萬要不得。我們是革命的軍隊，我們是爲抗戰救國而來，我們要愛護老百姓的一切，錢是一針一線的來歷也要分明。

——而且放棄自己的責任，讓黑驢子去吃老百姓的菜，這也太不應該了……

但是——大刀會聽得他是阿旺的聲音。只聽他說道。——但是大刀會同志只想着他會做竹椅，他應當給俱樂部做竹椅子，這種精神是否要得要不得也值得大家討論一下……

——對啦！這也應當提出來討論。

即刻就有人附議了。

於是他們就熱烈地討論起來，勤務員們彼此交換意見，大家把心裏的感想直說出來。而老百姓就一起站在靠近門口的地方，冷靜地凝望着他們。總務處長就讓大家小組討論去。而我這總會來和大刀會談話了：

——大刀會同志！你以為你拿了老百姓的竹子，你沒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嗎？

大刀會心裏正在回想着過去，而且正在對自己抱着不平，他依舊做著胸，說話時抓著那顯露在外面的灰黃的腳趾，指甲裏積了一堆黃黑的油污，用指頭把它彈開去，一邊答：

——是沒有錯。小伙子送給我的。我記得從前丘八爺到我們鄉裏，要什麼就拿什麼的，老百姓並沒有說話，老百姓不致。這裏的老百姓太乖，我恨他們。

——但是，他們不是來告你拿竹子的事嗎，關於這件事是我們自己要提出來的。——總務處長把手擱在大刀會肩上，並且另外一隻手就把大刀會的敞開的軍衣拉正起來，接着又把擱在肩上的那隻手

臉漲着，摸著大刀會的領口的風紀扣，給他扣上了。——風紀扣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扣着的。

——我知道的。他們來告我的黑驢子吃掉了他們的東西。他們爲什麼不當場拉着黑驢子呢？

——他們沒有看見啦！

大刀會於是肯定地而且響亮地叫道：

——老百姓要欺負我，他媽的！我大刀會……

大刀會的話沒有說完，總務處長就阻止他說下去，顯然地，大刀會是真正地發怒了。而在大刀會心裏想的卻是：『要是我有一枝槍，我就要幹掉他們；我就回到大刀會裏去！他媽的！』

那位江西老表，年紀不上四十歲的來自農村的人，他從大刀會的忿怒的眼睛裏看到自己的童年時代，他看到他從前怎樣地在丘八爺威脅下過生活，而顯然地看清楚了大刀會心裏的不平。他低着頭，把嘴靠近大刀會耳朵，告訴他道：

——同志，你不要動氣。我們是老百姓的隊伍，我們不是從前的丘八爺。我們是要打日本鬼子的。你不是來打仗的嗎？你說過的，你說過：『我是來打仗的！』你是嗎？同志？

於是大刀會頑強的心——那像燃燒着的鐵一樣的心開始被放進冷水裏去，熱度變成氣證飛散了。

他現在才把刀放下來，而且把鏢子也放下了。他自動地再把捲起來的褲腳放下，龜夾求道：

——「老表？你歸我做工吧！我要做竹椅子，給這俱樂部弄得好好的！我會做許許多多的東西。但是……」

正在這時，廳下議論着的空氣慢慢低落下來，即刻有人發表意見了：

——「我們認為這是我們馬佚班的同志對大刀會同志的教育不夠，沒有督促他上識字課，也沒有給他做政治談話……」

於是即刻有人叫道：

——「現在不是談這個問題的時候。現在是要談到破壞黨紀律的事。」

他們又繼續地辯論起來，就像討論着比生命還重大的事情。似乎沒有把自己的意見說完，生命就一筆筆要完場了。

終於，那位總務處長，他歸納了大家的意見，說道：

——「那麼，事情是這樣決定了不是？第一，老百姓損失了多少錢，我們要照價賠償；第二，大刀會應該即時把竹子送回去；第三，對於大刀會同志以後要好好教育。這樣好不好？」

——「不錯！」

但是大刀會生氣了。他再把風紀扣解開來，睜着那吊土的眼睛，激怒得唾沫直飛，他吼叫道：

——竹子是小竹子送我的。不信，你們問去。他說的，不要讓爹知道，他的爹是不知道的，我要做竹椅子，我有刀有鋸子，我要做活，我要做活；你們要我把竹子送回去，我就要回家去了。我要到大刀會那裏去了。我會畫符的！大刀會裏會畫符的人是了不起的！

於是底下是紛紛的場面了。大家吃驚地而且彼此留心聽，又在議論了。阿強站起來叫道：

——大家不要把事情弄壞了。可以有個好辦法的，我主張大家捐出錢來賠老百姓的菜，也買下這幾根竹子；而我們大家接受大刀會同志的好意，在俱樂部裏做幾竹椅子，往後開草民聯歡會的時候，就不要老百姓們屁股坐地了。大家的意見怎樣。

他坐下了。大刀會親眼看見他坐下了。於是江西老表問道：

——大家同意嗎？

——同意！

底下一陣久久不絕的拍掌。

於是大家看見了大刀會又自己把風紀扣扣上了。

現在，那幾位老百姓開始低聲地談話了。而在戰士們當中，則已經有人自動地獻金，有人在收集了。最後，他們把這些小票子一齊提到主席台的那張四方桌上。大刀會看見大家這樣做，他就摸着

衣袋，這隻袋邊又擡那隻，終於又摸出自己剩下的角票了，大家看見他把那些角票塞進那堆小票中間去，怕給人看見似的趕快把手收回，垂着頭，心裏在笑了。而老百姓也看見了，老百姓就又在低聲地談論了。

現在他們計算着那些錢，而在下面，那些戰士們中間，又有人站起來叫道：

——如果錢不夠，這個月的津貼我甯肯捐出一塊錢，請總務處預支好了。

於是又有人叫道：

——我也願意照樣捐，剛才我只捐出了一角錢，太少了！

老百姓們移動了脚步，他們齊集到主席台邊，其中一位說道：

——我們錯了，我們想錯了。我們不應該來報告的，要是給牲畜糟踐了的，不是給人故意糟踐了

。我們錯了，我們報告錯了。我們不敢要你們賠償，我們不敢伸出我們的手來擊你們同志的錢。竹子我們也會對小三子的爹說知，他不會要你們的錢的，他一定不要你們的錢的。我們走了！多謝大家！

於是他們爭着走在前頭，迅速地逃向門口，就像他們是犯了什麼罪似的，而在俱樂部裏，大家竟鎮靜下來，只看見大刀會，看見他的眼角裏，在暗黑下來的空間，閃耀着亮晶晶的東西，不一刻，那亮晶晶的東西掛在大刀會的灰黃的臉面上了……

八 我才不噏豆腐

現在還有誰不認識大刀會？就是附近的老百姓也都認識大刀會了。

俱樂部裏，已經用大竹做成長條凳了，大刀會替大竹做了腳，大竹就變成又光又亮的齊齊整整的長條凳了。

現在大刀會不單有着自己的刀，而且那因為老百姓拒絕接受餉錢，大家替大刀會買了一把鑿子。俱樂部椅子做成功的消息一傳出去，小三子的爹又自動捐助了二十枝竹子。竹子一到了大刀會的手裏，竹子就成爲萬能的上帝，它變成了禿禿主任的躺椅，禿禿主任工作到半夜三更，神疲力倦時，他就有着大刀會給他做的躺椅休息休息了。而當軍長見過禿禿主任的躺椅之後，軍長也就對政治部總務處定了同樣的躺椅了。

現在馬伏房裏的圍牆已經不是那用稻草塗染的了，而已經是用竹片緊密地做起了竹屏了。馬伏們連自己搗了錢買了當地土產的宣紙貼在竹屏上，把馬伏房佈置得真正像個宿舍了。而大刀會只有一點不經心，就是阿強硬要在紙上寫下了許多的黑媽媽——而他們卻說是禱語。『他媽的！我大刀會就』

這些戰士們原來都是平地鋪着稻草睡覺的，許多人都生了濕疹了。因為土地會潮溼呀。可是大刀會又都管大家做了竹凳，劈了竹片做了竹床了。

每天每夜，有人找大刀會，叫道：

「大刀會同志！你有工夫嗎？來，教我們做竹椅子！」

「大刀會同志！來，替我做一個斗笠吧。我要一個頂上尖尖底下圓圓的斗笠。」

這是人家放馬時就帶着馬嚼，而大刀會就只帶着刀子和錘子，帶了竹片。

窮困的老百姓家裏死掉人了，可是據大家說，他們家裏窮得連棺材都做不起。消息一傳到大刀會聽耳來，大刀會就開口頭打了個報告，他跑到老百姓家裏，居然把舊床板破櫃斗做成棺材了；於是就歡天喜地的回到部隊裏，逢人便說：

「我替老百姓做了棺材了！」

那個可紀念的日子：「七月一日」，軍部給日本強盜隨處炸燬了，軍長的辦公室中了彈，屋頂的瓦蓋飛走了。於是當天夜裏，大刀會被軍部請去，軍部的副官處就開了大刀會三天的客飯，大刀會就只趕在屋頂上，他工作着，他工作着，於是屋頂給他修整好了。他照什麼東西，人家就給他辦齊

了。他異種價功手，於是人家就即刻給他叫來了。

現在誰能討厭大刀會呢？營班長告訴他說：

「大刀會同志！你現在應該參加識字班了。你死不讀書是不行的！」

於是大刀會板起臉孔，答道：

「請問你！誰給主任做了騎牆？是誰給隊長修理過屋子？是誰替老百姓做了棺材？」

「但是……」

可是大刀會叫道：

「我是來打仗的，我是來做活的；我不是來進學堂的！你告訴隊長去！」

有時，在星期六的晚會裏，當大家對他作鬥爭時，他就把風紀扣解開，把軍帽當着大扇，揚着，

揚着，叫道：

「我們大刀會裏沒有這規矩，大刀會裏不作與讀書。你們要我讀書，我就要回到大刀會去了！」

我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去打鬼子的，我們大刀會的符是很靈的，大家都說，日本鬼子的大砲都要打歪

的！

但是，第二天又有人請大刀會教他做斗笠了。

誰能不須要大刀會呢？大刀會樣樣會。他甚麼都做，他樣樣都會做的。只是沒有人要他做他查符，就是這點，大刀會總是記恨在心，特別是那位日夜想跟着小虫兒也給人派去教導訓練的阿強，真是他的痛恨的目標之一，談不上三句話，阿強就會說：

——大刀會同志！來！我們來一道讀書吧！我們的參謀長從前是一個號兵，可是因為努力學習，現在做了參謀長了！

大刀會就問道：

——參謀長會給軍長修屋頂嗎？我不要做參謀長；我一輩子恨着讀書老爺們！我恨着黑馬鱗；做租的人都恨着的。

不管誰，要是同大刀會談到學習的事體，他就掉頭不顧，他就咬牙切齒。但是不管誰，只要是請大刀會幫忙做一件無益什麼事情，大刀會就會滿口應承，毫不猶豫。

關於大公雞是漢好的事情，現在大刀會不肯提起了。因為他有時，正港也真有一隻大公雞，當他聽不到只吹一次的起床號時，要是有大公雞，也許就不致於那麼貪睡了，他夜夜總是那麼疲倦，那麼貪睡的。但是大刀會之所以沒有堅決地要有自己的一隻大公雞，就是因為他自己說過仗着大公雞的，現在不肯收回這句話了。大丈夫說「是一」，千萬不得自己打嘴巴的。

凡是什麼政治報告啦，文化課啦，大刀會最多是聽了三分鐘，腦袋裏就回想了一切，甚致於從前和張大嫂子的女兒打架以後的情景也突然地想起來，人家說的什麼，人家聽的什麼，大刀會確實存在，沒有聽進耳朵去過。

在馬伏班的騎報上，雖然烏龜壳上面常是寫着大刀會的名字，但大刀會是寬懷大量。他知道這烏龜並不過真的，不過是他們自己畫的吧了。所以大刀會總是當着沒有看見。有時，大刀會看見三三五五的同志們在低聲地談話，只要大刀會一走近他們，他們就都不做聲了；甚致說起頑皮話了。大刀會就知道他們是一些給黑螞蟥咬壞了心腸的傢伙；大刀會也就不去理睬他們了。

看起來，大刀會是和大家要好的，而大家也都和犬刀會要好的；但是看起來，大刀會只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他自己做視一切。他痛恨過去，但是他又不真正愛着現在的生活，他之喜歡工作，只是他的一種慾望而已。人家不會的而他會，他就非常的高興了。至於黑螞蟥的事情在他是以爲不值一顧的，因爲不論阿強現在是馬伏班的學習組長也好，但是他連自己的斗笠破了都修整不來，而必須請犬刀會幫忙，而大刀會就索性答應給他做一個新的。顯然的，和黑螞蟥做朋友的人都是不長進的，他們既不給禿禿去任做輪椅，他們也不會給軍長修整屋頂，他們有什麼稀奇呢？「我大刀會就……而且，說說是打仗吧，現在雖然在後方，沒有打仗的讓會，還是有一天，軍長看重他了，要調大刀會

到前方去，那麼大刀會敢不會打死我，他永久不會給日本鬼子打死的，他要帶着符法，貼身地帶着，那學，鬼子的火砲也要打歪了。

但是大刀會只管心滿意足，非常得意，而且忙得比別人還忙，但更是要睜開眼睛公開發觀一下，是很使他生氣。不只是在部隊中個個都在研究着而且討論黑鴉鷄或者與黑鴉鷄有關的事情，使大刀會格格不入耳；就是駐防地的老百姓們，居然也有什麼夜學了。那些盤粗的大漢小鬼，那些婆婆媽媽，也都開始談起書來了。老百姓們居然在自己的鋤頭柄上寫上了自己的名字，這是使大刀會痛恨之至的。原來有一天，部隊裏運動場荒種菜比賽，大刀會當然不肯落後，他也就去對老百姓種鋤頭。不料那位老百姓豈是一個赤腳大漢，鬍子也長出來了，背也彎了，可是當他把鋤頭交給大刀會之後，卻叮嚀他道：

——大刀會同志！你記着這把鋤頭是我的，我在這柄上寫了我自己的名字了，哈哈哈哈哈！我自己寫了自己的名字了，哈哈！寫了名字就不會弄錯了？哈哈！

大刀會仔細一看鋤頭柄上，果然有一處是新用刀子削新的，在那上面有三隻大螞蟥了。那大螞蟥竟長了牙，就切切實實地咬着大刀會了。大刀會冷冷地道：

——自己的東西認不得嗎？又不是沒有長眼睛，寫什麼名字呀？

——自然是怕人家分不清啦；全世界的鋤頭兒都是差不多的，哈哈！你看！我在自己的鋤頭柄上寫了名字了；王，三翻王，虎，是山上的老虎的虎，二是開步走的一二一二的二。哈哈！將來我到國王爺面前去，我也會簽到了，哈哈！

於是大刀會潑頭潑腦地都成了蟻蟻築，癢不可耐，不說一句話就把鋤頭舉走了。這一次，他把全身所有的憤慨都發洩在鋤頭上，他拚命地掘土，掘得鋤頭翻起白眼，掘得土地發抖，掘得大家都齊口一聲說：

——大刀會同志真能幹！今天掘地又是一個斯坦哈諾夫了！

——說什麼「煮蛋和豆腐」——大刀會叫道。——我才不吃豆腐……
然而大刀會沒有說完他的話，人家都哈哈地笑起來了……

九 他射中自己的紅心

現在前方部隊在敵人的佔領區內不斷地拚死命作戰，從前方來了許多使人興奮的消息，這些消息就披印在軍報上，被寫在牆報上，被戰士們談論着研究着，什麼作戰的經驗被訓啦，什麼粉碎敵人的圍剿啦，什麼啦，又什麼啦；而當地的老百姓敲鑼擊鼓，送酒送肉，又是慰勞品啦，又是訪問團啦，而在軍俱樂部的大會堂裏，又開什麼慶祝前方勝利軍民游藝會啦，又是什麼追悼陣亡將士大會啦，而教導隊的學員們又對政治部的工作人員提出什麼學習競賽啦，實彈射擊比賽啦，賽馬比賽啦；又來個什麼後方同志節食慰勞前方同志啦，又來個什麼生產工作競賽啦，……弄得大刀會耳朵裏終日轟轟响，弄得大刀會眼花手又亂。梅置會堂啦，大刀會能過刀鏢，來得；實彈射擊比賽啦，大刀會打三槍中了六十分！還好；大刀會很忙，這是真的，他很不差。可是，大刀會永久是黑鬍子的朋友，他永久是一個馬夫，而且永久是烏龜壳上有個名字。直到後來，他們卻對大刀會更加迫得兇了，他們居然寫下了罵大刀會，而大刀會所最痛恨的黑鬍子，他們有的竟寫道：

「反對大刀會死不學習的精神！」

『打倒頑固份子大刀會！』

『和大刀會作無情的鬥爭！』

但是，有的人也寫道：

『學習大刀會的勞動精神，反對大刀會的頑固傾向！』

然而大刀會對於黑螞蟥的成見是早已有的，並不是到了部隊才發生的，這是根深蒂固的成見，而且早已申明在先，他恨着黑螞蟥，這就要恨得徹底，才算是英雄，說一是一，不打折扣。在任何聚會裏，而大刀會給大家的回答總是：

『我們大刀會裏沒有這規矩……』

『我是來參加抗戰的，我是來打仗的，我不是來進學堂……』

有一回，大刀會卻激起淺位同志的憤慨了。原來前方某次激烈戰鬥之後，有不少的傷兵返回後方來，人家都異常憐切，對於他們的英勇精神，對於他們的受傷經過，在軍報上也發表過他們的談話了；而大刀會卻冷冷地道：

——他們活該；誰叫他們不貼身帶一張符！

於是得到政治指導員那裏去了。政治指導員早已對大刀會談過幾次話，大刀會心堅如鐵，決不鬆

信他腦袋想是對的事有折扣的。政治指導員只希望他慢慢能從集團生活中轉變過來，對於他這頑固的個性不採取感觸的手段。現在人家告發到政治指導員那兒去了，大刀會就又一次到政治指導員那兒去了。

——大刀會同志！近來生活還滿意嗎？

——不差，總比在家裏好，不愁喫的！

——我看過你種的菜了，真是比人家的長得好！

——自然，他們忙着玩鴉片，我就忙着下肥哩！

談話，政治指導員就請大刀會對面坐下來。大刀會就看着政治指導員的小眼睛，灰頭髮，瘦身材，沒有味；再看看，床上是報紙，壁上是標語，桌上是書，討厭，盒子砲當桃頭，竹筒當茶壺，好玩……

——你看看這些，——政治指導員說道，——這些符是這次前方同志從打死的日本兵身上取來的。日本兵相信這些符能救他們的命，可是我們的鎗彈飛過去了，日本兵就阿彌陀佛了！

大刀會翹緊了眉毛，他檢視着這些日本兵的符。這是些指頭般大小的，印刷的符；有的是小小的木片，上面印着神像，有的是染着已經變紫的血斑；但是大刀會一把手把這些符推開，站起來說道：

——這是日本鬼子的符，不是我們大刀會的符！

——是的。——政治指導員眯着小眼睛。答道，——不過，我想，符也許是大刀會的好，我們且來試試看，好不好？

——使得！——大刀會十分把握地說。——在我們鄉裏，在大刀會裏，沒有人敢說符沒有用的，大家都相信的自然不差的！

——那麼，我的意見是我們可以來試一試，你看到宣傳部長的那隻灰白色的病馬吧？我想用牠來試一試。我們把符貼在牠身上，讓你開鎗去打牠，如果這馬中彈死了，可見這符連馬的命都保不住，人的命就更加保不住了。要是這隻馬你開鎗打不死，我也開鎗打不死，你的符就確實有用了，我就要報告政治部主任，再報告軍長，我們全軍連人帶馬都來帶着符。你的意見如何？

大刀會快樂得笑了。他叫道：

——惡說的辦法我相信得過。我們可以試試。他們說的話我是不高興的，他們總是說，什麼迷信啦，什麼不科學啦，他們不講道理！他們以為我不讀書，就連我的符也是沒有用的，他們才胡塗；在我們大刀會裏就……

政治指導員於是把大刀會擁在懷裏，叫道：

——他們說要把那隻病馬殺了，我就想把這隻病馬來試一試，試明白了，你也好，大家也好。我們同志之間就沒有什麼意見不合了；你說是不是？

——哼！正是！你指導員講道理，右禱！

現在，大刀會回到馬伏班裏，覺得他就要成爲全軍的英雄，禿禿主任要器重他那是不感說，他就要不留在馬伏班裏了。『哼！我大刀會終於也有這一天……』

空想快成爲事實的時候，他的眼前就出現了千千萬萬的人，大家伸着手，在向着他走攏來；於是腦袋突然一緊，即刻也就想起來了：『符呢？』

符送給小虫兒去了！

小虫兒把符帶到教導隊去了！

大刀會從地上飛起來，飛快地跑到指導員那裏去，叫道：

——請你即刻給我一枝毛筆，一條蠟；還要一張你們寫標語的紅紙！

政治指導員很高興地答道：

——就把我的拿去吧。來，這是墨汁，這是毛筆；再給你一張條子到總務處去要紅紙。

大刀會拿了東西就蹦蹦跳跳走了，可是政治指導員卻走上一大步攔住了他，告訴他道：

——我已通知他們了，今天中午休息時候大家集合，試驗你的符！

大刀會沒有時間多說話，他跑到總務處，那位江西老表就哈哈笑道：

——大刀會同志！今天我也要你一張符；我相信馬兒帶了符一定就，一定就……

大刀會不答話，要了紅紙就走，人家在他背後說的話，他沒有精神來留心聽了。

馬伏房裏一個人都沒有。他們出差去還沒有回。大刀會的黑驢子正在馬房裏喫麥，大刀會也就不去管牠了。現在大刀會切開了紅紙，藥精會神地提起那枝毛筆，不料那枝毛筆吃了太多的墨汁，還不會碰到紅紙，就把第一張的紅紙滴得黑斑斑了。仔細地淨了毛筆，大刀會再次地提起它來，不料這毛筆已經不是從前苦心學畫符那時的毛筆了，它真是重，重得就勝過十座山，他幾乎全身發抖，差些把那破風櫃做的書桌子翻倒了，仔細地拚住兩腳，把頭伏在書桌上，眼睛裏已經先有了一張符的影子，他就照影子下筆，不料從那兒閉頭又記不清了，一連畫壞了幾張紅紙，都不會畫成符；他急得額上長刺，心裏發火，想道：「我不該久久不畫符了！」再試幾回，不知道是那枝筆已經聽了政治指導員的吩咐，故意爲難他呢，還是那些紅紙中了魔，他總是畫得不像他自己從前畫過的符。幾乎是出了一身的汗，他才把筆投在桌子上，把那張又畫了一半的紅紙搓成一團，緊緊地握住它，才突然咬牙切齒地想起了他確實做錯了一件事，他悔不該把隨身帶的那張符送給小虫兒。原來他一向是只會臨符，不

會自己畫符的，他的所謂畫符，就是照着鎮鬼靈的符臨一張，又照着臨的再臨一張的。現在沒有鬼兒，他就靈靈查查靈不成符了。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得他頭上冒煙，身裏着火，額上的汗珠一陣一陣地沿着臉面流下來，流進胸膛才感着一點涼。他幾乎暈倒了，如果不是阿強正好出差回來，那他準還是倒在警署旁邊了。

——請你告訴我，阿強同志！——當阿強把大刀會扶上草床之後，大刀會軟軟地問道。——小虫，兒還在教導隊嗎？

——在的，他要受訓六個月才派到前方去的。

——唉，請你告訴班長，我要到教導隊去了，我要找小虫兒去了，我不吃午飯了，我不想吃什麼東西了，我要找小虫兒去了！

——看你頭上的汗，你發燒了吧！你怎麼啦？

——我要找小虫兒去了！

大刀會再三地從草床上站起又跌坐下去，他像棉花似的沒有一點力氣，一偏頭就倒了。

——你生病了。——阿強肯定地道。

——不，我沒有生病，我要找小虫兒去了，我要找小虫兒去了！

大刀會揩掉了額上的冷汗，擠着力氣離開了草床，一邊走，一邊告訴阿強道：

——請你告訴班長，我要找小虫兒去了！我就要回來的；我的符送給小虫兒去了！我去掣符的，我去掣回自己的符！請你報告班長吧！

阿強早已看見了那許多被丟棄的紅紙，他也早已看見那枝垂頭喪氣的毛筆了。他的心裏高興了。因為大刀會不肯學習，只靠着他的腦袋裏的空想生活着，現在快要到了結束他的空想的時候了。當阿強聽到傳令中午休息集合的時候，他就知道這話已然是充滿着教育意味的，他的心裏是充滿着愉快哩。但當他要走出馬伏房的時候，他看見大刀會吊着眼睛，急忙忙的走回來，而且把桌上所有的廢了的紅紙檢取起來，全都塞進衣袋裏去，回過頭來，懇求阿強道：

——我希望你不要告訴他們，說我在這裏畫符；我忘記了。我真不該久久不畫了！你答應嗎？

阿強並不願意故意得罪他，而且他正想拉攏大刀會，使他不記恨他，使他喜歡接近他，學習班長的工作也就有機會開展了。於是他愉快地答道：

——你的什麼事我都不說的。我決不說的。

——你決不說嗎？

——決不。

——你有種，我記着你了。

大刀會這才壯起胆量，急速地向馬房走去了。……

當政治部勤務班全體工作人員集合的時候，天上的太陽也跑過中天，趕進場來參加了。大家在小林裏的操場上集合了十分鐘之後，大刀會還沒有歸隊，於是總務處長說道：

——現在，我要警告你們大家，不要給大刀會絲毫的難堪。他並不是一個壞蛋，他在我們中間留下了過去時代的暗影，痛苦的黑暗的過去時代在大刀會的腦壳裏和我們作鬥爭。在我們這兒，我們自己展開了新時代的生活，但是在我們的周圍，還是落後的中國社會，我們要記着，造成大刀會的頭腦的是過去生活的積累，但也是目前社會的暗流。我們現在是相信科學的，我們現在知道求智識是多麼地重要；但是我們的過去呢？我們過去不是幾乎等於大刀會嗎？只不過我們缺少大刀會那樣的獸氣吧了。現在不是還有人連五百字都沒有學好的嗎？

於是政治指導員也插嘴道：

——同志們！——他的小眼睛注視着每一個人，——我完全同意鄭同志的意見。大刀會的血裏也有着我們的血。我們要和大刀會的落後作教育的鬥爭，但千萬不要忘記了我們自己對於自己的反省，大家想想看，我們大家的學習情緒是不是達到百分之百？大家想想看，我們同志間的思想鬥爭是不是不

得上前方同志的浴血鬥爭那樣的毫無留情？大刀會同志的孤軍並不是完全他自己要負責，大半的責任是我們同志之間也對他疏遠了。他的愚昧和頑固是要我們大家來多多同情他的！我們要把他，整個地，完全地把握他！

——報告！——一位戰士叫道，——大刀會同志歸隊了。

大家的眼睛一齊翻着小山崗下的道路跑去。大刀會歪着頭騎在黑驢子上，回來了。但是大刀會故意把頭歪向那邊，裝着沒有看見，他逕自回到馬伏房那邊去了。

當班長和阿強回去找大刀會的時候，大刀會正在冒着汗，翻着行軍袋裏的筆記簿，他咬牙切齒地叫道：

——我悔不該……

他翻來覆去地找着，於是班長問道：

——找什麼呢？大刀會同志！

阿強和班長也幫助他翻閱那些筆記簿了，於是班長叫道：

——噫！這不是小虫兒的嗎？

大刀會冷冷地答道：

——我這個符，你就給我這個；可是他說他把我給他的符藏在這筆記簿裏還我了。唉，他……這麼說着，在一本筆記簿裏掉了一個小小的紅布袋兒，大刀會一躍而起，用着肺內所有的氣體吐出尖長的聲音：

——找着了，找着了呀！

於是誰都拖不着他，大刀會頭不回顧地就拚命往小林走去了；然而班長和阿強也就跟蹤追着他了。他們走到八月的操場，他們走到熱烘烘的操場裏了。

全場歡呼起來。

——現在，大刀會同志！——政治指導員問道。——自然一切都讓你去佈置吧！這隻病馬是不會反抗的，你自己去吧！

大刀會歪頭笑了。他驕氣地走進小林的高處，他把那隻灰白色的病馬撫摸一下，說道：

——我和你前世無冤，今世無仇！我希望你留着命，也留着我大刀會的面子！

他說完了這話，就忽然雙手發抖起來，牙床也震動起來，但是他終於把這小紅布袋連着裏面的符，仔細地把它掛在病馬的耳朵上了。這隻病馬連頭也不動，眼睛也無精打彩地瞅着，一點動作也沒有；大刀會把手再在他的耳朵上換換，用着顫抖的聲音叫道：

「記着，留着你的命，也留着我大刀會的面子！我們是無冤無仇的！」

大刀會現在是嚴肅地板着他的臉孔，他不敢直視着任何人。全場都緊張地在注視着他的吊上的眼睛，他的大鼻翼上面的兩個大鼻孔；大嘴巴旁邊掛着的一條汗的河。大刀會無聲地從總務處長手裏接過那枝黑亮亮的三八式步槍，他撫摸着它，心裏在說：

——我們也無冤無仇的……

在離病馬五十碼的地方，大刀會跪下，伏在草地上，他已經中過六十分靶，他現在知道要怎樣來射擊了；但當他閉上左眼來瞄準時，他的兩個膝蓋骨碰擊着而且胸裏充滿着悶熱的氣體了。他的眼睛注視着準星看到病馬的肋骨顯露的上腹部，突然間，那病馬的耳朵裏飛出一陣煙，一個大刀會腦袋裏響着的神聲出現了……大刀會全身動盪起來。手指動彈了，槍聲從附近的山谷回響起來。全場的人看見那病馬無聲地倒下來，而那射擊者呢。他像一朵成熟的棉花離開了花莖，輕輕地伏在地上，整個世界突然變成黑暗了，大刀會的眼睛裏甚麼也沒有看見了……

現在大家還能說什麼呢？病馬是完蛋了。而大刀會也必須要人扶他起身了。

漫治指導員輕輕地對着圍攏來的戰士們說道：

「大刀會同志以後參加射擊比賽時會中紅心了；今天他準準地射中了紅心了，不過這個紅心是

他自己的吧了。唉！大家同情他吧，要讓他回去好好地睡一覺才是……

然而，大刀會確確實實地什麼也沒有聽到，他是千真萬確地軟倒了，……

十 這是犯法的事

假使說大刀會從來沒有請過病假，病魔不敢接近大刀會。標語上說：「不可喝冷水」。然而黑腫子眼河水，大刀會也喝河水，大刀會沒有肚子痛，黑腫子也沒有鬧肚子痛。

可是大刀會現在是得了沒有病的病，他的眼睛是吊上的，然而他舉目望青天，青天黑暗無顏色；他低頭望大地，大地板起臉孔瞅住他。大刀會總是皺着眉毛，苦惱着；而山噴樹啦，也都在一齊苦惱着。

腦袋裏簡直成了螞蟻窠，終日亂紛紛。他想起過去，過去給他更多的頌贊；而他看着眼前，眼前的一切都使他痛苦，病馬宣佈了大刀會的死刑，並不是大刀會宣佈了病馬的死刑。大家吃的並不是馬肉，是真正的肉——大刀會的肉。

他還有甚麼值得誇耀的事呢？他所有的理想都給那張符破壞了。而選符，原是遍天下的人都相信着的，老頭子相信它，青年人也相信它，大家都說過的，帶着符的人日本鬼子的大砲都擊打歪的，可是病馬帶着符，病馬已經完蛋了。要是人帶着符，人不是一樣要完蛋嗎？現在誰肯相信他的符呢？

單長是絕對不會來請大刀會畫符了，那還有甚麼希望呢？

歐治部主任，「哼！那禿禿的」。他也當然不會來開他討一張符了。

再則，符也變怪了。大刀會再不敢去提一撮毛筆了，他相信一輩子都不敢去動它了。符都畫不成，他還能再畫什麼呢？難道他能夠看着那些小小的黑蠅蟲就用那比十座山還重的筆來寫它嗎？黑蠅蟲固是恨之已久，而筆，不管是毛筆，是鉛筆，在現在的大刀會看來，也才真正可恨了。「要是沒有筆，他們就寫不得黑蠅蟲了。」

——現在，大刀會同志！你想過嗎？要是符是總有用處，委員長就會下令叫大家都帶着符了，我們也就不用用刀用槍，就得把日本鬼子打得連一根骨頭也剩不來了！

當阿強這樣和他私談的時候，大刀會果然答不出話來；但是他無論如何是不肯去上識字課的，爲的是他心中的恨，是根深蒂固的了。這恨是無窮止的。當班長，「哼，你嚇乎！」對大刀會談話時，大刀會就告訴他：

——你命令我做事，我應當聽；因爲你是班長；但是你要壓迫我讀書，我就不服，我說過我是來打仗的。當初就說過的。你問宣傳部的同志吧！你問江西老表鄧同志去吧！在我們這裏是不許壓迫人的；你可壓迫我不得！

好吧！你們多寫幾張『打倒頑固份子大刀會』吧！大刀會是不願意去思慮的了。他相信壞人都應該消滅，但他不相信認識了字就會把惡人變成富翁。窮人一輩子都是窮的。祖父窮，父親窮，而大刀會也窮。還是天經地義。王三爺自己做官，他的兒子也做官，他兒子的兒子現在讀書，將來當然也做官，而他就沒有看過看牛的種田的做過官的，他親眼看過的總不差的，不管你們說什麼，你們是喜歡說的，『你們今天開會，明天也開會，你們討論，討論，去你們的吧！我大刀會不參加討論的！』

然而，大刀會不得不低頭了。他現在看什麼有趣味呢？他是儘量來疏遠別人了。他怎麼敢親近別人呢？因為別人一碰見他，一開口，總逃不了一句話：『大刀會同志！你為什麼不肯學習呢？』

而大刀會心裏想：『我不學習關你屁事！我想怎樣就怎樣！』

無聊寂寞是大刀會的至親好友了。現在，甚至做斗笠的小事情，人家也不一定請求大刀會指教了。因為大刀會教導過別人，而別人就學會了。現在他們幾乎都知道怎樣做斗笠了。

『悔當初不該教人做斗笠……』

大刀會想起來，還是自己做錯了。於是頓着腳，自己罵着自己：『哼！活該！』

大刀會開始喝酒，他突然覺得喝酒果然比畫符有趣多了。當他命也到過茶葉裏的小甫子裏過

過一回酒之後，他就覺得酒果然是窮人的好朋友。他從前沒有多喝酒的機會，自然是由於身邊沒有錢；現在每個月準時可以拿到二塊半錢津貼，就很可以喝喝酒了。一摸衣袋，還有幾角錢，大刀會就一點不覺得寂寞了。

『哼！今晚再去一趟。』

主意已定，大刀會就於晚上開始上課的時候，又藉故不到，一溜煙，就避開眾人，偷偷摸摸地溜到那保長的家裏去了。

這保長，在部隊裏是知名的，大家知道他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和告當地居民不要參加軍民聯歡會，這是當地居民自己說的。再則，他不許居民賣米給軍隊吃，他的理由就是軍隊一天一天地多，總有一天老百姓吃糠，只軍隊吃米的。軍民聯合團『擁護蔣委員長打倒敵汪政權』大會的時候，保長就不參加，並且散佈謠言，說這裏距離淪陷區很近，日本軍一知道就準會來轟炸，那時軍隊儘可以移防一次，而當地居民的損失問誰去賠償呢？

然而，大刀會的目的是喝酒，而保長家關了鋪子，他賣酒也賣花生，他賣面巾也賣肥皂，他樣樣都賣的，連人情也賣，只要他高興，他是很會結交軍民的。而大刀會堅決地去保長家的鋪子就是因為『確確實實』，部隊的人是很少和他做買賣了，在那裏不容易碰到認識的人，大刀會就偷偷摸摸地換到

那兒去了。

保長自己假老板，他是一個瘦瘦的臉孔上有着好多的黑痣的老頭子，兩個門牙已經掉了。他說話的時候，舌頭在那彈了門牙的空洞裏跳動着，把唾沫噴到對面人家的臉上。當大刀會摸到門檻上看着店裏的時候，只見保長正在櫃檯裏噴着唾沫罵着人，罵得那只掛着的玻璃燈罩的牛油燈裏的火燄都畏卻地把光線逃向角落裏，大刀會順着燈光看去，這才看到保長的女兒像一堆像似似的藏在那角落裏，把頭埋在胸前。而她的媽媽就在櫃檯的外邊，背靠着櫃檯，搖着小腳，在瞪着她的女兒。

——你下次再去聽那些妖精上課，我就揍你！——得你像水豆腐！

——真是，時代變了。——在櫃檯裏面有一個厭倦的聲音傳出來。——要是女人都讀了書，那將來女人家就要反過來壓倒我們男人家了！這是什麼話！當兵的要辦夜學，提倡婦女淫動（運動）！

這時，大刀會就踏進了門檻，乾咳了一聲，保長老婆一看見他就趕快拖着他的女兒走進裏面去了，而保長就從櫃檯裏探出頭來，仔細一看，就認出了是大刀會，便連忙叫道：

——同志！同志！進來坐坐！喝喝酒！談談天！軍民要合作，哈哈！

於是唾沫飛在空中，也飛到大刀會的臉孔上。

大刀會回頭看沒有人，就大膽地走進櫃檯裏面去，只見櫃檯裏面的一個腳上有一個小油燈，

個看，不滾面孔的人在那裏抽鴉片煙。那個人抬起頭把大刀會看了一下，又騎下了。

保長就舉過板凳，請大刀會坐下。

大刀會罵罵嚷嚷，把幾根銅元錠在櫃檯上，又取下軍帽，在裏面找出幾張角票，一齊丟在櫃檯上，之後把軍帽也丟在櫃檯上，叫道：

——保長！我要酒！要花生！

——同志要喝酒儘量喝，我不計較的！哈哈！當兵的不喝酒那還成話！沒有爹沒有娘。沒有酒兒
——會喝酒才是好兵！

——水滸傳裏的英雄那個不喝酒！——那抽鴉片的插嘴道。——人家說三碗不過崗，武松就儘量喝，上了崗就打死了一隻大老虎！要是他酒喝得少，那有這力氣？！

大刀會勸喝酒吃花生兒，心裏亂麻，苦悶又苦悶，皺緊着眉毛，不說話。

保長在對面坐下來；把酒加在酒杯裏。大刀會突然心裏一陣麻，不知不覺地掉下了一陣淚，但即刻用袖管揩掉了。可是保長早已看見了。便問道：

——大刀會同志！你的痛苦我是知道的。你的靈符一到了他們心裏神靈就走散了！

大刀會猛地拾起頭來，睜大着眼，冷冷地，奇怪地問道：

「你怎麼知道？」

「我還知道馬兒爲什麼丟了命的。那天他們故意這樣作弄你的。你知道嗎？他們……」

「他們怎麼啦？」

「這是秘密……」

保長走到門首，把頭在黑漚裏看看，然後回頭來把門門上了。

「這是秘密。」——保長走回來就坐在大刀會身邊。——他們開過會的，他們叫女兵把下身的髒東西抹在馬兒身上，你的靈符一掛到那馬兒身上，神靈就跑開了，所以你的槍才打不中那馬兒……」

「真的？」

大刀會這才把酒杯重重地放下，整個身體像火藥爆炸了似的，全身的細胞都激動得跳躍起來了。——自然是千真萬確的！你想想看，大家都相信的東西怎麼會沒有靈呢？不是這般信了妖道的人

故意作弄你，那裏會到這地步。我早就知道他們的野心了……」

大刀會落在不理解的，憤恨的深淵裏去了。保長又說道：

「你看他們多可恨，他們派兵到鄉裏辦了夜學，也引誘女人家去讀書；我問你，要是所有的女人都讀了書，將來做粗的人不識字的人不是要做和尚了嗎？女人家要扒到我們男子漢的頭上來，那成

什麼天下！所以我就不能让我的女兒去聽他們的課！

——唉。可恨。

大刀會不知不覺地吐出了這一句話。

——你的事情我很清楚，他們都看不起你，我知道；你很無聊，我知道，你到了他們這裏不上學年，你還不清楚他們？我是什麼也明白了。你們的軍長他們都是有錢的資本家大地主的子弟，他們是故意裝窮，穿着和你們一樣的軍衣，他們給你們一個月兩塊半錢，而他們就把上頭發下的軍費都送到上海去造了洋房了。你知道嗎？——鍾長低聲地說道。——他們還和日本人秘密來往……

——這我不信！

——你們那裏不是有幾位日本兵嗎？

——那是前方同志打仗的時候抓來的，他們是俘虜，但是都要叫他們同志，不許叫他們俘虜的。還要優待他們。……

——你不知道。——保長答道。——他們的好，故意說是前方抓來的俘虜。不然為什麼不許人家叫他們俘虜呢？爲甚麼還要優待他們呢？爲什麼要你們大家只吃鹽菜吃青菜，而優待他們呢？喂，幾酒吧！我陪你乾一杯。

這時，那臥在床上的抽鴉片的人就走近來，插口道：

——這位同志一定是好人；我敢說。一聽他說的話，就知道他是一個上成好的好人。

大刀會搖搖頭表示他，可是大刀會已經有些酒意，眼睛熱烘烘，不大能看清楚他，他這時覺得頭很重。而且心裏像有兩隻狗打架。他很不自在。

保長倒了一杯茶給大刀會，大刀會一口飲完了。保長就說：

——同志！我知道你是看黑鴉子的。馬房裏的兩隻馬你都知道的，我有一件事拜託你，不知你肯

幫忙嗎？我要重重地謝你的。

大刀會莫明其妙地問道：

——什麼事？

那位抽鴉片的人插嘴道：

——我們有許多棉花要運出去，也有米要運出去，但是你們的部隊不許我們這樣做。他們故意要壓迫民衆把棉花把米麥都就地出賣，他們好買便宜貨……

於是保長挨着大刀會，把一把花生投在大刀會的掌上：

——我們像是江湖朋友，講義氣不講別的。只要你晚上待大家睡了覺，把馬駝鴉子搬拉出來借給

我們，請你跟我们走出界線，到了×城地界，我們自己就有辦法了。你要什麼酬勞都可以的……。

大刀會心裏一怔，腦筋一抽，問道：

——你們說×城，那不是敵人的地盤嗎？

——不，敵人只佔領了城。我的弟弟在×城的一個錢裏開了一間店，這錢裏沒有日本兵的，一切有我，這你不用管。來回只要三點鐘。走小路出去，他們是不會知道的。

——不，這是犯法的事，他們要是知道了，要……

於是保長威脅脅他，把他的頭朝着大刀會攏近去，嚶嚶噁着唾沫：

——要是他們知道你今晚在我這裏喝酒談天，那你還呆得住嗎？我知道你是偷偷地溜出來的，他們現在正在上課啦，我知道的！

大刀會軟洋洋地，不自在地提起軍帽，丟到頭上，歪着頭，答道：

——替你一次吧，這是犯法的事，下次不敢了！

大刀會溜出了店門，迎面吹來了一陣冷風，全身的毛孔都裂開了，胸裏一陣惡嘔，就吐出了一大塊的東西，他幾乎連肚子都吐在外面了。好一會，他才眼睛有些明亮起來，抱着脚步蹣跚去了……

十一 保長的女兒

現在誰還能夠使大刀會相信他呢？『你們也看不起我，你們故意作弄我！』

碰見任何人，大刀會就準知道他們都是口頭上的好，故意迴避裝着親熱的同情的模樣，其實他們是完全不把他看在那裏的。要是他們不是故意爲難他，他們就不必叫女同志把下身的褲東西抹在馬身上，管大刀會的靈符失掉了靈驗。大刀會是絕對相信女人家那髒傢伙的髒東西的。他當然完全記得。當他童叟在空場上遊玩的時候，他的媽媽就叮嚀過他，叫他千萬不要在女人家的褲子下面走過。所以不論在甚麼地方，只要看見了女人家的褲子晒着在那裏，那裏就沒有大刀會。人家還說着的，大刀會本當可以比現在還得高些，就是因爲他小時候從女人家的褲子下面走過。女人家的下身有那麼多的髒東西，褲子上面自然是髒之又髒的，那還用說。而把這髒東西抹到馬身上，那裏還留得住神靈來庇護牠呢？

『實在在在，大刀會現在是一點興趣也引不起來了。』『你們是你們；我，我是大刀會！我是從大刀會裏來的！』他還是這麼說着的。

曾同志們從大刀會說話的口氣裏，發覺他喝了酒時，就說：

——大刀會同志，這人最不會喝酒的，革命軍人尤其應該戒酒！

可是大刀會答道：

——你們一個月有多少領餉我買酒喝？兩塊半錢難道醉得我大刀會兩眼朝天？

——但是酒總不會喝的，喜歡喝酒又容易出事怕。說餉嗎？我們是老百姓的隊伍……

大刀會生氣了，答道：

——出什麼事，我又不作漢奸；我與作漢奸，早就到南京去了，還來這裏看馬幹嗎？

這樣的結果，自然是大刀會得勝，人家只好暫時讓他了。

然而，大刀會心裏的一塊石頭終於放下了。原來小虫兒那班已經畢業了，在星期六的夜裏，教導隊舉行送送畢業同志上的總游藝大會，政治部動員班同志全體被邀參加了，而大刀會就事前做裝腔作勢，嘴裏只勉強吃一碗，事實作證明，班長就首先同意他留隊休息，叫道：

——大刀會同志，你好好地休息吧！我們革命軍人，身體健康要緊！他們游藝會的情形如何，我們回來再給你報告。你好好地休息休息吧。

而大刀會的心裏在答道：「哼！你廝子，假裝好意！」

他們出沒去了，他們在黑夜裏消失了。大刀會的心眼兒就亮起來。「帶保長一次忙！不怕他不聽我酒嗎！哼！」

大刀會起身，把馬房裏的韉鞋偷偷地牽出來，蹣跚的小道拉到舊面山脚，到了保長約會的廟裏，保長一見了他，就歡天喜地地抱着大刀會的手，叫道：

——江湖朋友醇義氣，你真是大刀會裏的大英雄！

大刀會拍着胸膛，叫道：

——好漢說一是一，不打折扣。保長！你總不能把我大刀會忘記了！

——那裏話。我們好比鮪拜弟兄！我們的恩情比山還高比海還深……

大刀會叫道：

——今晚他們還要到半夜才得歸險哩！我們來得及回來的，就發吧！

——是的！就發吧！

神廟裏，走出一個人來？一聽他的口氣大刀會就知道是那位抽鴉片煙的人了。廟裏又走出好幾位大漢來，他們站在黑暗裏，就像山一樣地站在大刀會眼前，大刀會看不清楚他們，便問道：

——他們是誰？

——他們是來保護的！是那邊派來的！

——哦……

夜是黑的，黑得就像夜。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也沒有風，空氣是悶人的，畜牲的蹄兒重重地踏在山間的小道上，也重重地踏在大刀會的心裏……

這時，在政治部的哨位上發出了口令聲，響着在哨位前，出現了一個黑影，哨兵把手電筒一照，那黑影就吃了一驚，連忙蹲在地上，收縮成一團。

——口令！

哨兵再叫，一面提着槍，指向着黑影，再把手電筒舉亮了。

黑影在光圈裏抖索着，就像那是一個凍瘃的人。

——你要來摸我的嗎？當心你的腦袋！

哨兵走近黑影去，仔細一照，看見那黑影抖索着，手從頭上移開了！現出亂紛紛的油光的黑頭髮，他的辮子垂在背後抖索着。他慢慢地抬起頭來，兩只胆小的怕羞的眼睛一看見了那亮亮的刺刀就避

他一把把槍倒在地上，叫道：

——請把刺刀舉開吧，我怕！

哨兵把槍提起來，掛到肩頭上去。也把手電筒的開關放鬆了。即刻是一團黑了。

——是老百姓嗎？

——是……

哨兵細聲地問道：

——是本鄉人嗎？

——是……

——要帶燈籠啦，晚上出門不帶燈籠要發生誤會的！你要找你的老板去嗎？還是……

——帶燈籠就會給人看見，我是偷偷走出來的！

——哦！發生家庭革命了嗎？要脫離家庭了吧！老板欺負你嗎？

——我沒有老板，我……

黑影站起來了。

——我不是來找老板的，我是找……

兩隻手背向內一照，看見她的小小的圓圓的臉孔，穿着藍布衫兒，長的褲子，下面是一雙小腳兒，黑緞的鞋子，有紅的帶兒繫着。

——你照我做什麼；請不要照吧，難爲情的……

——我也難爲情的。——哨兵打趣地說。——我也有好久沒有和姑娘們這樣談天了……

——讓我過去好嗎？

——到那裏去？

——我要找你們的頭兒去，找，找主任……

——出鬼了，三更半夜來找主任做什麼的？你究竟是誰？從家裏走出來的吧！那送你到民選部去

吧！明天派人去你家裏說開去；我們會幫你的忙的。婦女要解放的！我們同意婦女有男子般的自由

權！

——我也聽過演說了，請不要多說吧，我有要緊事的。

——什麼？

——我有要緊事要報告的！

——對我說不行嗎？

——我要見主任，我一定見主任！

——那麼，你是誰？我要傳話的。

——我不對你說。

——不說不行的。總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的，你明天來不行嗎？

——不。遲了不行的。

——算了吧，給你帶到特務班去。你對他們說去吧！——喂，聽見了嗎？這裏來了一個姑娘要見主任的！

在附近的一個低屋裏，一扇門打開了，從裏面射出來的暗淡的光線裏，隨着見了那熟識的帶着軍帽的人們。他走向那兒去了。

他走過去了，門關上了。

屋裏只有幾個人，有兩個正在那裏圍軍棋。大家看見那姑娘，便好奇地抬着頭望她了。她不自在地，怕羞地避開了眾人的目光，低道：

——你們不帶我見主任去呢，我就要回去了；又不帶我自己的事。

——聽你的口氣是有了不起的事。你就直說吧！

——是你們同志做了壞事情……

——唉呀！有同志去調戲你嗎？

——不，不是的！

——等了你們家裏的東西不還嗎？

——不，不是的！

——那麼，你是誰？我們很少看見你的。

——你們開來這裏以後，我的爸爸就不許我出門了。

——這廢壞的爸爸嗎？

——是的，他是……

——他是誰？

——我的爸爸是保長！

——哦，原來你是保長的女兒，來，請坐坐吧！有什麼事！

——有要緊事的。

——什麼事，對我們說不行嗎？

——好，你們對主任說去罷，但不能說是我來報告的。

——那自然。我們不會故意害一位女同胞的。

女的避開衆人的目光，撚着衫襟，把手在衫角上一拉，說道：

——大刀會同志到我家鋪裏喝酒，爸爸收買了他的心了……

——唉呀！好消息啦！快說吧！

——他答應幫忙爸爸把米啦棉花啦都偷運出去！我隔着板牆偷聽得一清二楚的……

——唉呀！

——現在他們就運東西去了！我聽見爸爸對媽媽說過，他今晚要運貨到×城去了！

於是有一位跳起來，叫道：

——大刀會今晚沒有去參加晚會，我去找他看，在不在……

他即刻就跑了出去，他就像箭一樣地跑出去了。在這裏，大家都繃緊了眉毛，痛苦地咬着嘴唇

。而那係長的女兒就站起來，仍然把眼睛避開衆人，邊走邊說：

——我要回家去了，我是偷走出來的；媽媽醒來不見我，爸爸回來就會敲得我像水豆腐了！

——慢一點兒罷！我們送你回去！

十一 膽子和黑鬍鬚的故事

「他們要槍斃我了！我要見不到媽媽和小豬了！」

大刀會現在被拘押在軍法處。大刀會知道這軍法處是挺不容易進去的，部隊裏很少有同志要送到這軍法處，他只知道軍法處裏從前押過一位收發姓盧的，人家叫他「膽子」的。他喜歡同女同志開玩笑，女同志的信件他常常偷看，前方男同志給女同志的來信，他常常偷看了而且沒收了，而女同志是很愛看前方的黑鬍鬚同志的，於是他就常常到收發處去要信了；而「膽子」是早已明白一切了，可卻故意裝着問道：

「這麼急做甚麼！他愛你就自然會給你信了！」

「前方也有女同志啦，這水數不得近火！他準是走私了！」

而這時，那女同志就憂愁着臉，急得像火燒似的，回去又寫了一封信，交給「膽子」，要求道：

「這封信記得替我發出去啊！同志！」

於是「膽子」把信看過了，就沒收了。後來，女同志又來收發處問信了。「膽子」就給這女同志

一封信，女同志拆開看了，眼淚就是什麼「親愛的……」他就臉紅紅地把信丟在「臚子」的桌子上，叫道：

——我不要你的信；我要他的信，不要開我的玩笑吧！

大刀會是寫過人家這麼說着的。後來那位「臚子」益發厲害起來了，他卻胡里胡塗地把人家的掛號信裏的圖章蓋了收發處的圖章去郵政局冒領了，待到這事件發生了，「臚子」就用繩子縛到軍法處那兒去了。

「臚子」後來就給人家埋到地裏去了……大刀會是知道這回事的。

現在大刀會自己也到這軍法處來了。「我贊頌也要一槍結果了，然後就埋到地裏去了！」

心裏確確實實是亂麻麻，現在真是頭上長刺，心裏起火。『悔不該來當兵，在大刀會裏就好了。』

但是他聽宣傳過了，他纔眼看見他們同志那樣快快活活地，他就不需要那痛痛苦苦的生活了，他就決心來打仗了。可是，可恨的還是黑螞蟥這回事；要是沒有黑螞蟥故意和大刀會作對，大刀會是不致於這麼不走正路的。

「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他們準要槍斃我了！」

於是這鴉利小豬就進櫃袋裏，媽媽哭了，小豬叫了……

現在不單是心頭作怪，腦裏有鬼，就是軍法處天井上面的天空也對大刀會不表示好感了，大刀會一看它，它就落下來，嘩嘩地壓在殿的頂上，幾乎壓得他運氣都透不過來了。低頭看着地，這地在竹園房裏也顯得苦悶地，好像正張開口要把大刀會一口吞下去。苦悶之極，無聊之至，誰也不來請教他怎樣打斗笠了。而且自七月一日以後，日本鬼子的轟炸機終於沒有再來，軍長辦公室的屋頂也就不需要大刀會去修整了，現在呢，就是人家屋頂漏了，也不會來請教大刀會了。苦悶之極，無聊之至。竹園房裏空氣是沉悶的，灰黃的稻草發着霉，吐着霉氣。螞蟻從牆根的鬆泥裏做着墜道，穿過竹園牆到外面的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大刀會用一根擱頭壓平了那些墜道，於是螞蟻們瘋狂地四向奔走，交頭接耳，大刀會恨恨地叫出聲音來，罵道：「你們罵我吧！罵吧！」

從手底下逃生的螞蟻們驚慌地逃走，大刀會聚精會神地旁觀着。這些螞蟻有的向着竹圍牆上奔走，大刀會看見牠們爬過一根又一根，於是他突然看見這些竹皮上，有人用鉛筆寫着黑螞蟻，那些黑螞蟻突然都眉開眼笑，變成幾百幾千的狂笑的人，一直向着大刀會威迫着，大刀會的頭上長刺了，心裏發火了，拳頭變成泥漿，腿腳變成毛虫了，他軟洋洋地，跌坐在潮濕的發着霉的地上了。而在角落的稻草堆裏，正有一隻小耗子走過，發出沙沙的響聲來，這聲音走進大刀會的耳朵裏，就成了一句人話

話：『大刀會不識字，活該！』

苦悶之極，無聊之至，大刀會失望之餘，突然腦袋震動起來，再爬起身來，用牙去咬著那些竹皮上的黑螞蟥，不覺又失聲叫道：

——對了！這一定是瞎子寫的！他昏死了，他就把他自己的語言在錯裏了！

——但是他寫了什麼呢？

——但是他寫了什麼呢？

——但是他寫了什麼呢？

苦悶之極，無聊之至。大刀會現在才想出了一個道理，要是他也知道黑螞蟥，他也就可以把自己的憤慨寫在竹皮上了。這想，大刀會到地裏去了，而他的憤慨還留在人間，有一天人家發現這些字了，也許那時人家就不會那樣罵大刀會了。這時那小耗子又在稻草上走動，稻草又發出聲音來：『大刀會不識字，活該！』

聲音來了，那些竹皮上的黑螞蟥一齊叫道：

——大刀會過來！你認識我們嗎？

耳膜震動了，腦筋抽得緊緊了。大刀會實在是苦悶之極，無聊之至。要是他這時知道這些黑螞蟥

說的是什麼話，那他豈不致於這麼無聊了，而且他自己也可以把鉛筆筆頭來把心中的憤懣寫下來了。

『可是，鉛筆呢？丟了，丟到天上去了！』

突然，眼睛一閃，就看見媽媽了。小豬已經長大了，長着一副大耳朵，正在說着豬的話哩……

『要是媽媽知道了……』大刀會心裏想道。即刻，他就自言自語道：

——媽媽！我，我不能再見你了！天呀！我不能再見你了！

於是，大刀會全身震動了，就像一顆炸彈準準炸中了他，把他拋上天空，又掉落在地上，他的腦

筋裏跌出一句話來了：『要是我自己會寫信，我就要寫封信告訴媽媽了！』

於是他把腳擦起來，用膝髁托住震動着牙床的下巴，把雙手緊緊地封着耳朵，巨大的嘴巴裏發出

嗚咽的聲音來。

『媽媽！』他好像是在寫着信。『我是決心來打仗的，我不讓日本鬼子來殺了我們的小豬，小豬沒有了，我們什麼也沒有剩下的了，媽媽的心碎了，媽媽就活不成了！媽媽呀！可是我現在不知道為什麼犯了罪？我是胡里胡塗犯了罪的；就是死了我的眼睛還會看見我自己是冤枉死的，冤枉呀……』

他嗚咽了，於是天空嗚咽了，潮濕的地也嗚咽了，甚至那隻小耗子這時也用前肢揩着臉孔，也在

嗚咽了……

——大刀會同志！出來！

門打開了，外崗站崗的特務員探進頭來叫道：

大刀會突然覺得全身的骨骼都離散了，他幾乎站不起來，他屈着身，問道：

——就要槍斃我了嗎？同志！

那位特務員有些可憐他，便跑進房裏來，把大刀會的肩膀拍一拍，順手就把手肘託住大刀會的抖索的手臂，把他拉着，說道：

——你本營可以寫張悔過書給軍長的；可惜你自己不能夠寫出你自己的意見，這能夠怪誰去呢？

大刀會睜圓眼，瞳孔凝視着對方，央求道：

——同志！我知道的，等下他們就要一槍結果我了，就要埋到地裏去了！——他嗚咽了。——可是媽媽怎麼知道呢？誰肯給我帶個口信呢？

——你等下要滾去把。這些事我可管不了。

——他們要槍斃我嗎？

——也許。現在是要你到軍俱樂部大禮堂去開會！

——開會？！

——是啦，公開宣誓啦，是軍法處召集各單位全體參加的。那裏已經擠滿人了！

大刀會勉強把頭抬起，狠力地拖着腳，全身麻木地走出房間，在外面有幾位持槍的特務員在等他。大刀會就走進他們中間，歪着頭拖着腳步，走動了。連地都一步一步地跟着他的腳步移動哩！全體

世界都黏着他在移動哩！

——我知道的，開過會他們就要一槍結果了我，然後就埋到地裏去了呀！

——也許。

十三 舊時代快要完結了

大刀會走進軍俱樂部的時候，成千成萬的人，頓時寂靜下來，都把視線集中到大刀會身上了。大刀會不敢正視他們，只瞥了一眼，就連忙低下頭來。他單單只望着腳底下的方格子的石灰地，耳朵裏只聽到自己的心跳。他給帶到主席台那兒去了。這主席台的建造大刀會是參加的一份子，現在他們要在這裏審判他了。大刀會的心裏覺得這裏是他最後一次的涉足了，他以後就要到閻羅王的審判台前頭去，站在牛頭馬面中間受審了……

在主席台，大刀會勉強偷看一下，他只認出了那禿禿主任和江西老表，還有好幾位他不認識的人。記錄的人。而最使大刀會心裏不平的是有三位老百姓也坐在那兒，就像他們是來看戲似的，坐得端端正正，其中還有一位拎着煙袋兒，很自在的抽着煙。在這半圓形的坐列前面是一張蓋着紅布的台子，而在這台子上面有一套新的軍服，整齊地放在那裏。大刀會看見了這些東西，整個心臟就落到屍骸後面去了。『人死了是要換新衣服的，他們還講規矩哩！哼！』大刀會痛苦地想着。

在主席台下頭，大刀會順着眼看了一遍。都是精緻地席地而坐的同志們。軍部政務部的特務員

坐在前線，中間是騎士，後面是教導隊，左邊是服務團男女同志，右邊是各部勤務員，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就站在兩邊的階沿上。那太陽就正從灰白的雲彩裏射出光芒，向着俱樂部的東牆移着影子……

——現在宣布開審了。——軍法庭的主審官報告道。——大刀會參加本軍恰好半年，是自動入伍的。出身於農村的流氓無產階級，素無固定職業。是迷信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大刀會好漢。迷信神符可以迴避敵人的槍彈。能夠吃苦耐勞，保持幾種勞動優勝的紀錄；但是不肯學習，脫離集體生活，個人主義地觀察一切。因為他有這些弱點，他就成爲本軍的漏洞，以致罪惡的頑固份子，敵人的爪牙，民族的敗類才得乘機利用。他之幫助保長私運糧食等物緩濟日寇，是他的犯罪行爲的開始；好在本軍對於羣衆宣傳工作的努力，落後的羣衆居然走上大刀會的前頭，因得一位覺醒的女同胞大膽地報告，使大刀會的犯罪行爲一開始就遭受了失敗，給罪惡的民族敗類以無情的打擊，這是本軍的光榮，是民族的光榮，我們今天特別召集各單位全體參加這個會審，是有着深切的教育意義。附帶的報告是，保長的犯罪行爲已由本軍錄好口供，連同所有貨物一律解送當地縣政府，要求依照國法治罪。大刀會的犯罪行爲現在要大家發表意見。我的報告完了。

——我要求逮捕大刀會的同志出庭報告，讓我們知道大刀會被捕前的態度。

——同意！

有人搶錢。

大刀會根本沒有聽清楚人家說了些什麼話，一聽見有人拍掌，才吃驚地抬起頭來。他看見一健政治部的特務員，綽號「字機關」的，臉孔脹得紅紅的，他從前排的聽眾中起立，舉手敬禮後就轉向大眾報告道：

——我們聽了報告就即刻出動。我們知道他們是不敢走大路的，由於觀察馬蹄的足跡，我們知道他們是走向靠隄防地的背面山脚下走去的。在山廟的門口我們發現了掉落在地上的棉花絮和米粒，我們料定是在這裏起運的。我們沿着森林中的路向着×城追索前進，還沒有到達×城界線，我們便追到了。我們首先越過崗頭，伏地開槍示警，他們中間有人開槍抵抗，但顯然只是手槍。經過同志們的英勇追迫，開槍抵抗的有一人中彈，高聲呼叫，其他的奪路奔走。是黑夜幫助了敵人，他們才沒有全部落網。我們在組織部長的赤寶馬的腮膀下面拖出了保長，而在地上逮捕了發抖的大刀會。中彈的是一位頑漢子，帶着×城修維特會的良民證；因為是肺部中彈，沒有多久就完蛋了。沒有留下口供，沒收了一枝昭和九年度的日本左輪手槍，三粒子彈，日軍軍用票八塊錢，法幣三十元。我的報告完了，同志們還有什麼意見？

——當時大刀會抵抗嗎？

有人問道。

——沒有，他全身發抖，好像打擺子發冷的時光……

——他說什麼話嗎？

——有的，他後來問我們道：『你們打在我那兒，快完蛋了嗎？』我們漸漸地檢驗一遍，他完全沒有受傷，是神經受了震動，失了常態了。

——哈哈！

有人大聲笑出來了。

——現在叫大刀會自己作報告吧！

於是一陣異常響烈的掌聲，大刀會急得額上出汗。他目視主席台一遍，眼睛落在江西老表身上。老表就示意他，叫他自己作報告。

大刀會現在舉眼投向階下的大眾，他們的刺刀在他的眼裏幌動着，他們的頭一個又一個地，像一座山一座山似的在他眼前移過，他的眼睛像喝醉了酒，他的臉孔熱烘烘，心裏突突地跳個不停。好一會，他才吞嚥着唾沫，潤潤喉嚨，他歪着頭，把眉毛收得緊緊地，失聲叫道：

——同志們！

他只這麼叫了一聲，脚就失去平衡，快要倒了；於是站在他的旁邊的綽號便連忙把他扶住了。

——同志們！……大刀會終於把靈力抬起，叫道：——同志們！我沒有學過演說，我是大刀會裏來的，我沒有學過演說。人家都說靈的，日本鬼子對來了，豬呀鴨呀都要沒有剩下的了，媽媽只有一隻小豬，小豬沒有媽媽就長成胖子，媽媽心碎了媽媽就靈話不成了。我就決心來打仗了，我就決心來打仗了。人家都說靈的，大刀會的靈符貼身帶一份，日本鬼子的大砲也要打歪了；但是保長說，大家開過會的，是你們叫女同志，把下身的褲，褲，褲東西裝在馬身上……

於是這下一陣大笑，不知是誰說哈地笑個不停，直至後來全場靜寂了，他還在哈哈地笑着，終於那笑的人自己發覺了別人已經不笑，便趕快把自己的五個手指塞進嘴巴去，連忙把靈藏在胸脯上，揮手勸止住了。

而大刀會給他這麼一笑，卻不知說到那裏去了，心裏一陣麻，又就說道：

——我這幾事情都幹過，樣樣都不短。我頂恨那位會說話的老母雞，天沒有亮，他就搗着床板兒大叫道：「你們懶虫呀！你們這些懶骨頭呀！大公雞都醒了，你們還不起來燒火煮飯做工……」於是剛才那位笑得頂厲害的人又嘔的一聲笑出來，接着誰都笑了，就笑得連天空也笑，地也笑了；大刀會看見大家這麼笑着，不覺地也裂開大嘴巴，也無緣無故地笑起來了……

這是一場好笑。大刀會看見那禿禿主任也歪着嘴脣微微地笑着。大刀會膽子一壯，便揚着手，叫道：

——我剛才說過什麼話了？！

——請從禪東西抹在馬身上說起吧！

——是的，係長說過。是你們叫女同志把下身的，禪，禪東西抹在馬身上。——大刀會望見了底下的一角，那里有好幾位女同志在瞪着他。——於是靈符一掛到馬身上，神靈就走散了，我一彈這才打中了馬兒了。係長說……

大刀會摸着頭腦，要把當場的話記憶起來；底下就有人叫道：

——係長怎樣收買你呢？給你多少錢？

——他說：「我們好比江湖好漢，講義氣不講別的。」他請我喝酒，他說要我替他運東西到×城去。他說：「我有一個弟弟在×城的一個鎮裏開個鋪子。」他不是說運去給日本鬼子的。我是來打仗的，我是決心來打仗的；我當然不肯送東西去給日本鬼子……

——那麼，你爲什麼要喝酒？

——是呀，你爲什麼要喝酒？

——我的心裏苦得很，我好像落在火坑裏。我沒有讀書，同志們不喜歡我，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覺得無聊，我覺得心裏不好過，我就忽然想自己去喝個痛快了。

——那麼，你不知道你這樣勾結保長是犯法的嗎？

大刀會即刻答道：

——保長說的，『要是他們知道你來我這裏喝酒談天，你還呆得住嗎？』我心裏害怕他來報告，我就答應幫他一回。我說：『幫你一次吧，還是犯法的事；下次不敢了！』

於是那位主審的人招呼大刀會，阻住他往下說了。接著他轉向大眾說道：

——事態是很明白的了，大家有什麼意見？

——大刀會有罪！意志不堅決！

——應該槍斃！

——連落反動份子，和民族敗類做朋友，應該開除軍籍！

——我贊成槍斃！我們不要這樣的敗類留在軍中！

——反對他不學習的態度！打倒頑固份子大刀會！

——打倒頑固份子大刀會！

「——被咬他！咬他！一隻狗一頓！」

這聲音透過大刀會的耳膜，刺破腦髓，激醒了癡癡，他軟洋洋地跌坐在地上，臉孔死白了。他把頭埋在胸脯上，雙手遮著光，心裏害怕了，想道：「等下就要槍斃我了！」

「同志們，讓我說幾句話好嗎？」底下的大羣中有一個又瘦又矮的勤務員站起來，說道。

大刀會副總頭去看他，看他比小虫兒還要瘦還要矮，他就像是一被朝天的水纜圍槍似的站在那裏。只見他的細小的胸脅動了，從那裏飛出了尖銳的聲音：

「——同志們，事情是很明白的。大刀會犯罪的原因就是不肯學習。記得我從前也是不喜歡學習的，學那點點的事務實在是最傷腦筋的事。——底下有人掙嘴地笑着，但即刻給他的聲音埋沒了。——有一回，我到電台去，我看見電台的一個黑箱子前面，他們的耳朵上掛着兩個黑糝，我看見他們一邊聽着，一邊就用鉛筆在紙上很快地寫着號碼。後來我才知道這就叫阿拉伯碼。」我覺得奇了，怎麼那些「滴滴嗒嗒」的聲音就是這些字呢？而且怎麼又會變成我們的豆干字兒呢？（我說的是方塊字。）後來我就問他們同志：「我也來做這個工作好嗎？」這真是好玩的事情哩！大家想想看，前方同志打了勝仗，電台同志就比軍長還早一步知道。「你要求去吧！你可以要求加入無線電講習班的！」於是他們送給我一本書，是油印的，「你去看吧，這是起碼的常識！」我接了那本油印的書我的

心就痛起來。我真不好意思問他們這是一本什麼書。自然，我把這書藏起來了。我實在覺得無線電太怪了！可是我不認國字，我怎麼能夠學到無線電呢？後來我就漸漸有了試一試的念頭了。後來我認識了兩個字又很多國語和字了，因為不知道的事漸漸多了……（有人叫道：請不要拉長吧！）快完了！快完了！後來我終於知道他們送我的原來是一本『無線電常識』，我的話快完了。我現在快在第三期無線電講習班畢業了，畢業了就要讓我到前方去服務了。前方部隊裏來了電報，說是『我們幾個人那裏做了很多的無線電材料，可是我們缺少能夠利用它們的人哩！多多地送幾個無線電員來吧！』他們還敢向軍長要求了；（下面有人叫道：『他們怎麼向軍長要求了！』還有嗎？）有的，有的！這就是我要說的道理了。就是我不學習的時候，我就會胡思亂想；當我學習得有趣的時候，我連吃飯上課的事都幾沒有興趣了，那裏還有工夫去喝酒呢？所以我說……

他的最後的書給大眾的榮譽減低了。他蹲坐下了。大刀會看見了，那禿禿主任也附和着拍掌哩。大刀會就把自己筒頭又深深地掛倒在他前胸貼上了。『他們一定要槍斃我了！我連無線電也不知道哩！』

『——我也有意見發表！』又有一位勤勤員眼紅着臉，搥動着，好像在指揮唱歌似的。『我的意見是：對大刀會同志的思想鬥爭做得不夠，他出身於農村的流氓無產階級，可是還沒有讓他知道他

應該有的階級意識，他不單不是一位革命戰士，反而做了羣衆的尾巴，這是很可恥的一回事，認爲政治部是全軍的靈魂，而對大刀會這樣的放鬆，以致造成這麼大的過失，實在是要負相當重大的責任的！我的意見完了！

大眾中有人發出低微的話聲，有若干人在附着耳朵說話。

——警覺性不夠！——一位荷槍的驍士突地站起來，槍托在槍板上很響亮地頓着。立正。——首先對於自己部隊間，同志對同志間的革命警覺性不夠，其次是對於周圍環境的警覺性不夠。對於大刀會變常的行動沒有留意，對於保長的行爲沒有深切地監視，才造成這次嚴重的事件。歸根結蒂，是革命的警覺性不夠！我們應該隨時隨地提高這革命的警覺性！完了！

他重重地坐下，槍托又響亮地叫了一聲。大刀會吃驚地抬起頭來看了一下，又迅速地把頭歪倒。心裏突突地跳個不停。那槍托的響聲重重地敲着他的心扉。

這時主席台上面有了一回低聲的談話，大刀會沒有留心聽。底下的大衆突然異常肅靜起來，原來那禿禿主任作報告了：

——我現在作個政治方面的總結。給軍法處同志做個參考。歸納同志們的意見不外這三點。

第一、大刀會不肯學習，是走向反革命行爲的主要原因；但是

第二、對大刀會教育和宣傳工作做得不夠，表現着對於落後意識的鬥爭工作沒有革命的動機，不徹底；

第三、對於革命警惕性不夠。

同志們！這是完全不錯的估計。這充分表現着我們還存在着這許多的弱點。我們是抗日救國的革命軍隊，我們要較民族我們要改造民族。像大刀會這樣的羣衆還很多，我們只要向着這些落後的羣衆作教育的鬥爭，我們只要能夠把握住落後羣衆，教育他們，爭取他們，使他們自願地熱烈地走上民族解放的大道。我們的任務才能完成。落後的羣衆愈少，我們的勝利的目標就愈近。這是絕對不錯的。大刀會已經受了本軍動員工作的影響，自動地來入伍，這是表現着我們能夠動員落後的羣衆，這是事實；但是大刀會不是帶了革命意識來加入軍隊，而是帶了那落後的封建的黑暗的社會意識來的。我們同志們不能夠使大刀會忘了舊的接受新的，這是忽視了爭取每一個落後羣衆的基本任務。為什麼大刀會會要感覺無聊呢？主要的原因自然是他的主觀上的弱點太多，但是客觀的原因還是鞏固他的主觀弱點的。為什麼呢？就是充分表現着同志們對落後的大刀會不肯用百分之百的親愛的熱情去接近他，因為他不肯學習，就放鬆了對他作不斷的鬥爭和教育，無形之中在同志們與大刀會之間造了一個圍牆，使大刀會感覺着孤獨了。

大刀會是不是一個絕好的教育呢？我說不是的。他很好，他能夠吃苦耐勞，他具有革命戰士頂越的條件。他犯罪的範圍是由於無知，他無知是社會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在我們這裏，這是一個羣衆教育的問題。所以我說，大刀會的犯罪基因總歸是出於無知，這和漢奸汪精衛之賣國求榮是不同的。

——同志們！我們已經受了事實的教訓了。在革命的大道上是埋伏着不少敵人的奸細的。因此，隨時隨地提高革命的警覺性是非常必要的。要把中流砥柱從水深火熱當中拯救出來，沒有肅清這反民族利益敗壞好意圖，是因這這等取絕大多數的黨後國家一樣也危險。

——同志們！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爭取民族未來，打擊民族賤類！我們應當善於利用我們革命軍人前一點點一滴的，我們應當認識我們所衝破一層一層的黑暗，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做了不少工作了，或者自以爲學識不少東西了，我們應當何時，都要以爲「我們現在正在開始！」我們只要記着「不願困難，辭去書讀！」——同志們！我們不能向困難投降的！我們只要困難來找降我們！（鑼聲淹沒了他的話，鑼聲也淹沒了天空，也淹沒了大刀會。）

——同志們！因此我們還有繼續教育大刀會的必要！大刀會的犯罪行爲才開始就失敗了。他已經受了無知的重大打擊了！我的意見是還沒有在大刀會身上犧牲一粒穀穀的步驟的必要！對他做苦工

，要大刀會在不斷地流汗之間開始認識自己的錯誤！再給他以教育的機會！以全軍的力量來教育一個人。像紫鵲似地來壓倒這把頑錐生鏽的大刀！」向着敵人的額上砍去！——我的意見完了！

，即刻，有幾百的拳頭高舉起來，跟着成千的拳頭高舉起來了，突然，有人拍案了，於是那些高舉着的拳頭又即刻變成震動大地的雷鳴了。

大刀會是什麼話都聽了；但他是聽着他會死，別的他都聽不清楚了……

這時軍法庭的主審官就站起來，而底下的掌聲這才慢慢停了。他叫道：

——剛才政治部主任的報告，同志們都同意了，軍法庭的同志當然贊成的。現在祇有一點：即大刀會的犯罪是否有充分的確據？是否真如他自己的報告，「還是犯法的事，幫你一次吧，下次不敢了！」我的意見是要求保長的女兒——他從袋中取出一張小紙頭請閱着——據，陳國珍同志出來作證。

根據服務團民運工作隊同志的報告，陳國珍同志現在已經堅決離開黑暗的家庭，參加紅日的本軍，這是我們無上的光榮。請問，陳國珍同志到場了嗎？

大刀會趕快揮扎着，試着揮起身來觀看台階下面，這時從服務團那邊有一位女同志舉起手來，

叫道：

——報告！陳國珍同志已經在這裏了！

——請帶她上來！

大刀會這才看見了，那位臉孔圓圓的梳着辮子的保長女兒，穿着一件藍布衫兒，把她的頭歪向那邊去。大刀會心裏一怔，想道：「保長的女兒！作怪！」

陳國珍的女同志報告道：

——陳國珍同志說她不願意上台去！

於是首先是一人，接着是幾百幾千的拳擊混合在一起，首先是雜亂的，而後來就有節拍地拍着，聲聲響激動着全個世界，也激動着大刀會的每一個細胞，大刀會急得氣都要呼不出來了。

——歡迎陳國珍同志報告！

——歡迎，歡迎，歡迎！

歡聲和歡呼聲一起，激動着，激動着……

那臉孔圓圓的保長女兒，年紀不上十五歲吧，大刀會一直看着她怎樣地歪着頭，歪着那條「尾巴」，怎樣地隨着那位高個兒的陳國珍女同志走到主席台上面來。她害羞地扣着自己的手指，而且眼睛不動地看着她。但是，不一刻，底下的拳聲又像雷響一樣地激起，保長的女兒猛地把頭抬起，一眼就睜在大刀會的身上，大刀會這才有些慌，連忙把頭一轉，把背脊朝着她了。「作怪！作怪！」大刀會心

裏想道。

軍法處的主審官問道：

「陳同志，你當晚聽誰說實話明白了，大刀會和你爸爸說的話嗎？」

大刀會只聽一個低弱的聲音答道：

「聽見的。」

「大刀會剛才的報告你聽清楚了嗎？」

「聽清楚的。」

「他說話了嗎？」

「大刀會說的，是他那個晚上說的話兒。是爸爸追他的，我知道；爸爸喜歡迫人的，他也追我。」

大刀會心裏一鬆，又轉過身來，重重地把保長的女兒看了一下，一眼就看見了她那小小的腳兒，結着紅帶子的鞋子。「哼！你爸爸把你養得象水豆腐似的！」大刀會心裏叫道。

主審官報告道：

「陳國珍同志認罪了，大刀會的報告是確實的。那麼，我們就決定把今天公審的經過報告軍長。」

請他批准。現在，總政治部主任代表本軍歡迎蔣國珍同志加入本軍，請大家起立！

地板上的灰塵隨着陣陣的風，被揚起來了。全體都在同一瞬間內立正了。大刀會知道槍聲的嚴重，趕着起立；而當那三位老百孩也開始立起來了。蔣亮亮主任就站對台子前面去，提起那套軍服，親熱地在那官帽上敲拍一拍，叫道：

——同志們！在時代裏要團結了。我們想見着了；從那黑暗的家庭裏走出了革命的女性。蔣國珍同志的出現，是證明了我們革命軍隊的勝利，是證明了中華民族決不會亡！請大家對着民族的女兒，蔣國珍同志致敬！

那幾百幾千的手就在半秒鐘之內舉到額際了，而大刀會也勉強地轉着那條長的女兒立正，可是當他慢慢地把手伸到額際去的時候，才忽然記起了：他已經有兩天沒有戴着軍帽了。於是才掃興地把手垂下來了。好在誰也不去留心他。再過半鐘，大家都看着那條長的女兒慢慢地移着脚步走向主席台去，從亮亮主任那裏摘住了那套軍服，而且即刻把它們抱在胸際，就頭也不回，快快地向階下去了。大刀會只望見他那條黃黑的辮子左右搖擺着……

——現在請當地民衆代表給我們訓話！

霹靂又飛起來了，像地球炸裂似的，響着……

十四 好傢伙

天還沒有亮，大公雞叫過了第二遍，大刀會就起身工作了。

大刀會現在的唯一好朋友，是一副竹扁担，兩個水桶。

從政治部的廚房到山口的小河裏有二里路。在路上，早早的，大刀會就只懂得提起工作的老百姓，於是老百姓們問道：

——大刀會同志！這會兒保長可害你受罪了！

大刀會答道：

——不多，一天三十担。是這長雞日晷裏的。他們說，大刀會同志胡塗了，不要搶雞，只是一天三十担，不多。

有時，老百姓問道：

——大刀會同志！保長的女兒應當不罵你，連自己的爸爸都告起來了！

大刀會很不好意思，答道：

——同志們說我是他的尾巴，「尾巴主義」囉！

——前的那條尾巴一進入黨章就剪掉了！這惹了對河的老媽媽做假髮哩！怎麼說，這「尾巴」也有「主義」的嗎？

——同志們說的：他們「批評」的。他們總是批評批評的。

這樣說，大刀會又挑了一担水回來了。首先是在黑黑的空間尋着路向，而終於連太陽也給大刀會挑起來了。當大刀挑過十担水以後，大刀會總看見山頭上的太陽已經弱着大刀會雲着那紅色的毛哩。

大刀會並不全失望。關於挑水，他從前挑過的，做泥水匠的夥計挑過水不說，在會說話的老母雞家裏當然也挑過水，在自己家裏也挑水給媽媽的。甚至大刀會有時想起來，軍長一定沒有挑過水，以為挑水是很苦的事情，那知大刀會卻以為自己佔了便宜哩。一天三十担實在也不多，來回不過六十里。第一天，大刀會總算勉強湊足了數，第二天還過得去，以後就確確實實辛苦了幾天，一担水有如一座房子那樣重，晚上睡覺時腿就簡直伸不直，麻麻木木的，就像沒有腰兒。但是過後幾天就比頭一天還容易了，水不單已經變成很輕，而且正如那位戴着眼鏡的大學生同志說的，水是由於什麼氣幾分又什麼氣多少變成的。水是什麼氣變成的，水本當就是很輕的，這或者完全不錯的。這是很使大

會心裏偷笑的。因為當他前天照大家的例，第一次去聽那大學生同志的什麼科學課時，大學生就這麼正正堂堂地說着，大刀會也真正正經經地試着聽進腦裏去了，而就在他肩膀上得了事實的證明，這證明明一天天地更確實，十幾天以後，一担水就簡直變成一担氣，大刀會只須半天功夫就大鬧廚房，叫道：

——你們要我挑三十担水，你們又沒有這麼多的水缸！

——慢慢挑吧！大刀會同志！真鍋中做水缸就有空的了！

公家沒有理由好說的，軍長要大刀會挑三十担水，他半天就挑三十担了；水缸不夠裝水，是怪不得大刀會的，大刀會就把水往大鼎裏倒，往洗碗的桶裏倒，往洗米桶裏倒，再沒有地方倒，於是就挑到總務處去，找到了江西老表：

——鄧同志！現在看看是誰犯了錯誤，三十担水有甚麼稀奇！但是公家要有裝三十担水的水缸啊！我把這担水挑到這裏來了，你舉出桶子來吧！

江西老表沒有辦法，就只好即刻來個動員，要同志們去勸老百姓借裝水的傢伙了。有的借了木桶，有的借了水缸，於是政治部的廚房就成爲一個離奇世界，從大門口一直到燒火的灶門，就只是水桶、水缸、水箱，到處是水，水。伙伕同志們於是淘米要淘幾次，給衛生委員看覓了，卻指示道：

——同請！洗米不必這麼講究的，你這麼起勁地淘，把米皮都淘光了，吃了太白的米要得腳氣病
的。

——但是水太多了！

——大家多洗一回澡吧，多洗澡沒有害處的。

他這個指示真是教曉得很，整天有人要洗澡。於是，第二星期六的午濱檢討會上就報告道：

——這星期的身體衛生有進步了，每個人都洗過澡了。

但是，這作報告的人不是大刀會，大刀會這時正坐在最末一排位子上，伸着手指去抓癢。他有好幾天沒有洗澡了。礙於洗澡，他沒有興趣了。

大刀會以為洗澡也是有錢人的事，媽媽生平就沒有洗過什麼澡，只是有時一小盆的水抹一抹，總過過來了；而且大刀會也素來不很洗澡的，他還沒有大瀉過。可見洗澡這件事並不頂重要。而最要緊的是：他確確實實還不知道許多事情……

原來，軍長雖然沒有下令給給他，而且同志們也並不要故意和他為難，而且自那天公審大會完結以後，大刀會就只在政治部的特務班裏睡了一晚，第二天他就奉命調到政治部的伙班裏挑水，再不在馬伙班裏了。現在，他就睡在伙班裏的有着泥牆的平房裏，這是一位老嫗和他的兒媳婦們共有

的產案。他們在天井裏築起爐灶，而在小腳廳裏搭起了臥房。這裏的班長就是大刀會第一次看見龜花
羅板上寫白蝴蝶的那個赤腳打那腿的大漢子，一個人有兩個大刀會那樣大，他從前是挑水的，後來就
會了煮菜，因為他竟和蝴蝶們結交，一邊煮菜，一邊就在鍋臺上面點着水寫着水蝴蝶。那當他切肉時
，他就舉起菜刀，叫道：

——大刀！向着鬼子們的肉上砍去！

結果，他竟做了伙伙班長了。而那原來的伙伙班長就調到教導隊去了。

現在，大刀會是明白得很，連伙伙班長並沒有魔子，而且連雀斑都不見，粗粗的大大的，險些
總是脹脹的，灰黃地油油地發光。

第一個晚上，大刀會看見他對着探買員算賬，鉛筆在紙上這麼一來那麼一去，口裏念念有辭，
終於寫道：

——明天主要的菜是豆腐，鹽二斤半，剩下的你自己去支取。寫在這裏了。今天剩下的二塊三角
錢，加到明天的菜錢上去！

他們算賬的桌子就是他床頭上面那光華火酒箱。帳簿和讀本隨手等，就放在這箱裏。一盞用蠟油
線子織的葵油燈，放在竹筒燈架上，兩根燈芯草開了一朵花。大刀會心裏突突地跳，就是他嘗過這蠟

伙伙班長要來教訓他，一對他提到黑螞蟻，那他就……

好在，人們並不迫他。他們只是說：

——大刀會同志！你現在無論如何應該學習的了；人家不打倒你，你自己就不應該打倒自己了！晚上，當伙伙們大家擠着學習時，大刀會心裏就開始作怪了：『他們會，我也會吧！』

但是，心裏無論如何是不很服氣的。況且過去早已對大家說過了，他是恨着黑螞蟻的；現在給人，在頭上一迫，就承認自己的失敗，那是很苦惱的。

然而，當他這麼想着時，軍法庭拘留所裏的耗子的話又記起來了：

——大刀會不聽字！溜該！

記起「耗子」在竹皮上面寫的鉛筆字，那些黑螞蟻可又爬進他的心裏來了。牠們咬破了他的心，而在他的胸裏角逐着，交頭接耳，大刀會只聽見了一句話：

——大刀會不聽字，溜該！

而當熄燈器吹過以後，大刀會在大家的鼾聲裏卻聽見了隔牆老婆婆的兒媳婦正從夜學校裏回來，後來就聽見他在低聲地反覆地讀着書。大刀會的心裏又痛苦起來了。

大刀會待大家熟睡之後，就在那作爲枕頭用的行軍袋裏取出小虫兒的筆記簿，這筆記簿裏的

錯字因爲給壓得太久太緊，字畫原就不很明确了，何況還是在公家寫着使老婆婆高興，特地在她這小神像的購架上點着的小油燈之下哩！它們簡直就紛亂不清，大刀會怎樣去翻着，也從裏面得不到什麼慰安，大刀會既不承認它們，它們也不瞭解大刀會。大刀會的心是沉重地痛苦起來了。

——你下次再去聽那些妖精上課，我就把你變成水豆腐！

保長罵他女兒的話又飛進大刀會的腦壳裏了。他的神經線發得緊緊地，想起了那保長女兒圓圓的小臉孔和黑黑的辮子。而他想起了，保長的女兒已經在學習了，這是一定的。

果醬不錯，人家都說着保長女兒的事情，「保長的女兒圓圓一天就認了八個字，還寫得端端正正的。」大刀會知道，他們是故意這樣說給他聽的。

這是一個不小的恥辱。關於女人家的辮子的事情現在並不佔據大刀會全部的腦袋，而女人家終於要扒到大刀會的頭上來，那才真正是痛苦的事情。而這就要公然地扒到大刀會頭上的女人不是別人，而正正是那報告了大刀會犯罪的賭博的保長女兒，這才又真正是非常之難於忍耐的事情。

尤其是，上至禿禿主任，下至全體同志，都緊對着保長的女兒敬禮，而當場送給她一套軍服，這是使大刀會只須一回想起來，不單臉孔熱得像火爐，就是他的心臟也好像已經給人家割去放進鍋裏去油燻了。要忍耐這個回憶所激起的痛苦，比拘留所竹皮上的黑碼錢是更深刻的。這個回憶的痛苦並不

是他天沒有亮就起身挑水，氣氣的恨恨的，而又像任志卻中，忽忽的快快的挑完了三十担水就能完畢。他後來似乎不敢用腦筋，也似乎不敢閉上眼睛，因為這個回憶隨時都跟着他，他的眼睛才閉上，就把這個回憶在腦壳裏了。

而當他第一回試試去聽那大學生的什麼科學課，而結果他所挑的三十担水就等於挑着三十担氣似的那種真確的事情，也確實確實使大刀會的紛亂的情緒有了一點點的來蹤去跡。現在，每當他挑完了三十擔水，吃過午飯的時候，他總開空了。他總躺在那裏呆去呢？人家有的工作，有的出差，有的在自己用工夫；而他呢，他什麼也跟不上，不管在學習的那一方面，他都是從尾巴上算第一名；尾巴成爲一條長無止境的毒蛇，緊緊地纏住了大刀會。終於有一天吃過中飯以後，他偷偷地溜到江西老表那裏去，看見有許多人在那裏，他就退出來，又躲在一邊，一竄到只看見老表一個人在那裏的時候，大刀會就逼着胸膛，抬着頭走進老表的房裏去，一躍就坐在他的板床上，叫道：

——今天的三十担水交過壓了！

老表就親切地在他的肩膀上拍一拍，親切地說道：

——我聽我告過了；你在這方面總是不差的。但是……

大刀會從床上跳下來，拖着江西老表，叫道：

——我找你不爲別的，我要先借這個月的津貼！留我一天挑三十担水，這兩塊半錢總沒有扣去的吧！

老婆覺得奇了，問道：

——借錢當然是可以的，自然誰也不敢扣你的錢，但是你要錢做什麼用呢？

——我要……

大刀會心裏突突地跳，喉嚨裏有好多話幾乎要一齊說出來，終於舉起腳，用十個黑黃黃的腳趾捺住了身體，把嘴巴靠近老表的耳根去，幾乎是全身發抖，說道……

——鄭同志！放心！我是去買鉛筆和拍紙簿的，請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老婆就擰着兩隻手，重重地打在大刀會的背上，而且把他擰起來，又重重地把他打到大刀會投到床上去，叫道……

——好傢伙！你要多少鉛筆拍紙簿，你就問你老婆要！……

於是大刀會迅速地就把頭壓住了眼睛，壓住了那蠢腔而出的浪潮……

十五 冬風裏過春天的生活

宣傳部同志給勤務班上韻字課。課堂就是俱樂部。椅子是大刀會發起和在他領導之下做成功的竹椅。在過去，大刀會在這裏總是格格不入，聽的看的都是不能使他歡喜；因為一切對於他，都是陌生的。他有時曾經發起，他給俱樂部做了竹椅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他坐在這竹椅上總是像坐在針椅上一般情形。

現在，韻字課開始了。大刀會是最後加入的一個。他不敢走前門，他是守在後門口，直到教員回過身去在黑板上開始寫字的時候，正當全體同志聚精會神於黑板上的時候，大刀會就摸進門內，放輕腳步，禁住了呼吸，偷偷地坐在最末一排椅子上。他留心地看了，而且仔細地聽了。他像都懂，因為教員是用大家聽慣的口語解釋的，但是他又像全不懂，因為大刀會看不懂那些白螞蟻。人家把拍紙簿放在膝蓋上面寫了，而大刀會可就寫不成；鉛筆仍然像十座山那樣重，而當他拚着全身的力量寫了一個的時候，第二劃開始時，這鉛筆又像生了翅膀般要飛了。

大刀會正在冒汗時，初冬的風開始吹進俱樂部裏，而教員也忽然留心到大刀會了。當教員走向他

時，大刀會就吃驚得手足無措，連忙把拍紙簿坐在竹椅上，把鉛筆藏進袖子裏去了。全體同志的目光都集中到大刀會的身上來了。而大刀會的那巨大的鼻孔好像突然發生鼻感冒，呼吸不靈了。

然而，大刀會終於叫道：

——我是大刀會裏來的，我沒有讀過書。教員同志不要見笑，三十担水我總沒有少過半担；老表同志說過的吧！

同志們突然笑了。可是大刀會心裏卻又冷靜起來，並不生氣，只冷冷的叫道：

——你們高興笑就笑吧！你們總不能要求槍斃我；我今天來上課是我自己來的，誰也追不上我。

於是同志們都不敢笑了，而且吃驚地睜着眼，嘆氣了。教員就同大刀會坐在一起，用肘碰着大刀會的眼：

——大刀會同志！大家都說過了。政治指導員也說過了；「大刀會同志是個十成好的人。他將來腦筋要比人家的靈。」我完全同意的。但是你現在追不上的，你應該從第一課開始。誰都是從第一課開始的，就是我們的隊長從前開始讀書的時候，也是從第一課開始的。

大刀會心裏很冷靜了，他終於把袖管裏的鉛筆取出來，即時摸出拍紙簿，迅速地把第一張寫滿了。

的捏成一團，便把這些東西，一起遞給教員，叫道：

——請你寫吧！教員同志！

教員就蹲在地上，把拍紙簿安置在圓圓的竹椅上，大刀會把頭埋下來，揩去額上的汗，擦着眼睛，看見了教員寫了四隻黑螞蟥。可是大刀會叫道：

——請你寫上八個字。我要你寫八個字！

教員把腰一伸，站了起來，把手在大刀會的額上摸着，像要在那裏找出什麼東西似的。終於說：

——大刀會同志！慢慢吧！第一，祇只有四個字，你今天是頭一天，就記四個字吧！

大刀會跳起來，吊着那領斜的眼鏡，從寬大的嘴巴裏吐出響亮的聲音來：

——我要你寫八個字！

——寫什麼呢？怕你記不牢的！

——我！大刀會頭一天要認識八個字，還要寫得端端正正的！

於是，全體同志們「哈哈」一聲都笑着了。教員有新學名其妙，便問道：

——你們笑做什麼？

——聽大刀會囉！

大刀會就生氣地叫道：

——是他們說的。是他們說的。他們說的：「保長的女兒頭一天就認了八個字，這寫得端端正正的！」我就不服這口氣！

於是，大家又就笑起來了。

——好的！大刀會同志！你是講道理的，女人家會的，我們男人家當然也會！我就給你寫八個字吧！來，看着我寫！

教員再次蹲在地上，把拍紙簿放在滑圓的竹椅上，而大刀會就把頭從教員的肩頭上伸過去，看着。於是全場同志也圍近來，有的還站到竹椅上去探着頭看着。之後，教員站起來，把拍紙簿交還給大刀會，一個字一個字地指着，念道：

——草、命、軍、人，不、怕、雨、癩。

大刀會就一手舉起拍紙簿，一手舉起鉛筆，叫道：

——革命軍人！不怕困難！革命軍人！不怕——困——難！我讀出來了，這樣對嗎？

於是，連教員在一起，連俱樂部那竹椅，連黑板，都一齊起，真正地快樂地笑起來了……

這一晚，大刀會比人家慢到飯廳，但又比人家早放下飯碗。同志碰着面，全都不認識了。腦袋裏，手上，腳上，血液裏，細髓裏，都一齊在念念有辭。這一天，大刀會削斷了幾回鉛筆。拍紙簿一張一張地拋掉了。

穆燈籠一吹，大刀會終於從拍紙簿上面撕下一張紙來，送給伙伕班長，叫道：

——報告！革命軍人，不怕困難！上半年三十担水交齋，現在交上八個子。你看吧！

現在，鋸子早已不知同志們掣到那裏去了。而那把竹刀終於給大刀會找回來了。大刀會砍了竹筒了竹片，教員就在這些竹片上寫了新課文。天還沒有亮，大刀會挑着水桶上道了。

路上，早起工作的老百姓碰見了，便問大刀會道：

——扁担前頭掛着標語嗎？

大刀會連忙答道：

——不是標語；這是我今天要國國的字！

這樣，大刀會就歡天喜地地，又挑了一担水回來了；又挑着空桶上道了。

有一回，大刀會可有點顯赫了。原來，他到那河裏挑水，才到河岸上，卻看見了條長的女兒同。那條河的女兒們一道在那裏洗布幕，也有人洗衣服。她的辮子早已不見，臉孔依舊是圓圓的，脹得

紅紅的，可是她的小腳已經穿著草鞋，那草鞋用羊毛織成了各色花朵。她撿起褲腳，而那解開的綁腿則在衣袋裏脹得圓圓的。她的腳腿又白又細，大刀會不禁仔細地把她的腳腿好好地看了一下。突她又看見了那脹得鼓鼓的胸部的小袋子了。那裏插着一枝銀白色的玻璃似的鋼筆；而那兩個小袋子裏則像是藏了什麼寶貝，高高地漲了起來。大刀會一時就想到那裏是不該久久地看的地方了。可是，他這樣呆呆地看著保長的女兒，她自己早已知道，而別人也早已清楚的了。待大刀會走下河階，開始把第一袋水桶滾進河裏去的時候，有一位女同志就故意從上拋丟了一條紅色的短褲子讓它直向大刀會眼前漂來，一面高聲地叫道：

——大刀會同志！快點！快帶我掙起來呀！它要漂去了！

大刀會聞見，急急地探出手去，不料前頭一隻桶已經盛滿了水，而後頭一隻是空桶，當他這麼俯身向前時，扁担一滑，大刀會就跌進河裏了，可是手裏卻早已搶到那條紅褲子了，就一邊急急地往岸邊爬，而那扁担卻掖着他的下巴，把大刀會往後拖去。兩個水桶在大刀會的背後激起白白的浪花。大刀會一隻手舉着那條紅褲子，一隻手拚力地拍着水，要往岸上爬。於是女同志們齊聲大笑，而那從水裡裏激起的白浪也高聲大笑。而大刀會單只看見了保長女兒，她真真地在那裏擰着腰，快要把腰肢笑斷了。

終於，全體女同志把大刀會擡上岸來了。而大刀會則不知何時已經把紅褲子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滾了。水從他的頭髮上落下來，從紅褲子上落下來……

這時，大刀會聽見了一位女同志的話了。

——大刀會同志！把你肩膀上的褲子看一看！

大刀會腦筋一清，這就把那條紅褲子抓在手裏。睜圓了那細小的眼睛，張大了那闊闊嘴巴。

可是，另外的女同志就說了：

——大刀會同志！看一看，那褲子裏有多少錢，錢，錢東西呀？

大刀會聽見聽見這話了，但是他早已看見了那保長的女兒這時已經笑得蹲在地上了，他的心裏突然作起怪來，手裏的紅褲子就順手一丟，擲進丟在保長女兒的頭上，差些把地碰倒了。保長的女兒把紅褲子提在手裏，站起來，正經地叫道：

——大刀會同志！我們都該裏是講自由的；你有什麼理由不准我笑！

——你笑我！

——人家都笑哩！

於是全體又都笑了，那水桶也搖擺着，好像也跟着笑了。大刀會這才把水桶放下來了。

『可是，你笑我不得！』

『我要笑的！哈哈！』

大刀會就追上去，保長的女兒就準準地把紅褲子丟向大刀會來，把大刀會的臉孔緊緊地貼住了。而保長的女兒則已經藏到別的女同志背後去了。她們齊聲叫道：

『大刀會！女人家的褲子還不難，還會開清楚了嗎？』

大刀會忍住氣，把紅褲子看一看，紅紅的，一歪頭，又就看見了保長的女兒從女同志們的背後探過頭來，愉快地笑着。大刀會就挺起胸膛叫道：

『褲子的問題現在不談。可是陳，陳，陳國珍同志你笑我不得！我總不輸你！你去問大家吧！我頭一天也認錯了八個字，也寫得端端正正的！』

別的女同志們這時才鎮靜下來，而且圍着大刀會，一齊地注視着他。而那保長的女兒這時也就靜靜中間來，叫道：

『那個說你輸我？那個說的？』

『我們比賽吧！看誰坐烏龜？』

大刀會實在是在是生氣了。終於把胸膈裏的苦悶一齊吐在外面了。

——蘇——保長的女兒叫道，——打賭吧！

於是女同志們都實實在在地感動了。她們有的就從大刀會手裏取過紅褲子，把大刀會的手拉住，另外的火就把保長女兒的手拉過來，她們強要他和她握手。叫道：

——你們比賽吧！可不能記着壞心事。過去的都是過去了，現在大家是同志了！

從這一天起，大刀會又像和張大嫂子的女兒打過架以後的情景差不多，但這次是沉重地，在他的心頭激起了火花，燃燒了他的那些追隨着他的暗影，他慢慢地，生活豐富起來，喉嚨裏時常呼着歌聲了。

冬風起了，但大刀會過的是春天的生活。

十六 關於摸大江和日本同志的故事

冬天到了，河水慢慢乾涸了。

而在大刀會，則日子像夢般地飛逝了。

現在，大刀會又參加生活檢討會了。現在他聽見人家報告了：

——大刀會同志這星期有兩回沒有把髒子摺好；褲腿都是泥巴，也沒有洗。應該要伙伕班長負責，督促他不夠嚴格……

伙伕班長正要舉手辯論，可是大刀會從人叢中跳起來，叫道：

「好漢做錯事好漢自家承認；不要指東罵西，伙伕班長忙着他的工作，我不要他負責。這個星期我看小虫兒的筆記本了，這是他送給我的，他記的都是從前的政治報告，我都是沒有聽過的；但是小虫兒記得很亂，他什麼也記，字又小，又不清楚，我又認不全，有時一個字裏猜上半點鐘；那末，你們總不能怪我把髒子沒有摺好吧！這個錯誤是小虫兒的筆記簿要負責任的！」

於是同志們就只詰辯，沒有人反對他了。現在誰敢批評大刀會呢？

大刀會是不錯的，現在『打倒兩箇份子大刀會』之類的標語早已不見了。而到虎牆上的，台子上的，不管那裏有着黑鸚鵡或者白鸚鵡的地方，大刀會就要看一看，念一念。

星期天晚上，大刀會接到一張條子，上面寫的是：

『大刀會同志：

有要事通知，到我這裏來！

敬請！

指導員，即刻。』

大刀會到政治指導員那裏去了。屋裏還有別人，他就是江西老表。一盞小小的茶油燈照不清三個人的臉孔，他們就圍在指導員的桌子邊，只有指導員坐坐着的，他在看着一張文件。而江西老表就把手兜着大刀會的頭項，幾乎把大刀會的頭壓在桌面上。大刀會的心裏只是突突地跳個不停。

——大刀會同志！——政治指導員的小眼瞞瞞着大刀會注視着，大刀會看見了那小小的茶油燈的火焰在他的瞳孔裏亮着。——你近來的進步是誰也不敢否認了：因此；我們認爲，你這繩悔過的精神

是要得到調查的。我們已經報告過政治部主任，他也同意了。我們寫報告草法處，停止對於你的處置。處置佈全草，大刀會已經完全解罪。你將不要挑水了，將調你做別的工作。你的意見如何？

大刀會開始是發洋，而後幾乎是麻木了。這是一個使他全身的細胞都發生變動的消息，像與奮得血要炸裂了，他一隻手伸過去拖住指導員的手，一隻手就狠力地把江西老表褲子一拉，拖住他的腳，叫道：

「這不行的。我就挑水吧！挑慣了！三十担水只要挑半天，下半年我就全有時間了！做別的工作不行的，怕沒有比這更簡單的工作了！」

老表就揮開了大刀會的手，又重重地把巨掌拍在大刀會肩上，接着就把大刀會提起來，把他放在桌子上，差些把那小小的茶油燈碰翻了，指導員搶過茶油燈，放在自己的眼前了。他用口吹著一口氣，那些氣體就在燈光裏一忽不見了。接着，他說道：

「這是不行的。這原就是對於你的處置。現在改調工作，是證明對你的處置的結束。這是內容，不是形式，你明白吧！」

大刀會對於什麼是內容什麼是形式是不明白的，他就答道：

「算了。聽本處說的：『聽從命令，不擇工作。』你們怎樣決定就怎樣決定吧！」

於是，政治指導員站起來，同江西老表同時，把大刀會從桌子上提起來，把他投在牆上，重重地打着他的肩胛骨，打得大刀會牙床都震動起來。而大刀會也就裂開了那個巨大的嘴巴，跟着他們滿意地笑起來了……

第二天，早操完畢。江西老表就報告了一個消息，宣佈大刀會無罪，改調在伏伙班里作調查員，協助班長做工作。於是全體同志向着大刀會圍攆起來，並且把大刀會提起來，擲向空中，落下來了，又有數十枝手捧住了他，又把大刀會擲向空中，直到大刀會連聲討饒，還沒有停止，最後是大家汗也出盡了，喉嚨也喊乾了，才把大刀會放手。而大刀會呢，全身就像一個滾圓的球，雙腳才着地就圓圍地轉着圈子，終於像狗似的扒在地上，叫道：

「你們把我擲完了！」

這樣，全都歡天喜地地笑了，笑得連落葉也隨着同志們的步成，沙沙地笑起來了……

現在，每天，政治部的各部，大刀會準準地於上午八點鐘下午三點半鐘左右，來了，有時只把頭從門首望一望，問一聲：「多少人吃飯，有人出差嗎？」或者，他自己走進來，看見大家都在工作着，他就一隻手舉着鉛筆，點着人數，就在簿子裏記下了。

然而，有一天，大刀會卻倒了。他到了宣傳部，這還是他頭一天親一次碰到的人，他們有的已

經調到別處去了，有的上前方去了。但是還有二兩位是大刀會當初見面的。他們就問了：

——大刀會同志！小嘴長大了嗎？

——大刀會同志！這一向不說畫符了嗎？

——關於會說話的老母雞，你現在有什麼意見發表嗎？

而大刀會就正經地答道：

——同志們不要開玩笑。大刀沒有生鏽了。請問：今天有人出差嗎？中飯幾個人吃飯？

而同志中之一卻答道：

——你不要這麼問，你問值日牌去吧！在那裏！

大刀會一眼望見，一張小黑板掛在廳角，上面寫着三個橫寫的字：

員	日	汪
值	大	模

可是大刀會是從左邊讀起的，而且念出來的聲音是：「摸大江」。於是高聲地問道：

——那一位是損大江同志？

但是，人家給他的回答是一陣哈哈的大笑，笑得大刀會動了火，叫道：

——這位損大江同志一定是新來的同志，不知道我大刀會也是有火性的！

——啊哈哈！大刀會要換大江啦，換來換去可要換出一隻烏龜來了！

大刀會這一氣非同小可，就不再問下去，返身就走。但是他這一走卻跟着不能完結的笑話，政治部宣傳部的近視眼汪大模同志從此有了個綽號了。

這樣，開會的時候，有人就故意站起來叫道：

——現在，要請換大江同志發表意見了！

於是哄堂大笑。

然而大刀會並沒有記着帳。他恨他自己看字不仔細。汪精衛的「汪」字是常見到的，把它讀成「江」字是活該。至於從左邊讀起不是他的錯。因爲……

——「首先」，他們不應該把這名字同值日員三個字反讀寫；「其次」，只怪「豆」字兒豈有此理，只差過廢一筆，誰看得這樣仔細……

雖然大刀會逢人這麼解釋，然而近視眼汪大模的名字從此失去流傳性，簡直正「大眾化」的蟲也。

的譯名「真大五」。因為「近視眼真大五」，還是很合乎邏輯的一個綽號。

「大刀會像伙班的調查員工作開始，雖然有了這真大江的笑話，但大刀會自己真正感着空前的意味的喜悅，卻是他每天對敵工部員本同志那裏就纏一會兒這件事。」

「原來日本同志在敵工部附近的一座小林裏，在一株枯死的老榆樹旁邊，他們自己造了一間小小的稻草房。牆是竹片編起來的，裝着好大的活動的窗子，這窗子可以掛上又可以取下來，真是非常之方便。他們用兩塊大木板，塗了二便繩鍊，工作吃飯着實寫字他們都像出家人似的圍着圍坐在床板上。緩緩的用着竹片做的桌子就像土地公的神案那樣低。他們在牆邊另外做了一個放東西的架，檯檯東西就放在那架面。他們從山上找了耐冬的花草，用竹筒當着花瓶，掛在牆柱上。

而所有這些最特別的是他們掛着許多齊齊整整的標語，這些標語兩別處的是不同的。大刀會頭一隊是算二算人鼓，第二次是在門首站一站，但是終於是留在那裏坐一坐了。因為在那「真大江」共有五位日本同志，其中有一位名叫真中的是很喜歡平河裏搶錢的。大刀會曾經在河邊碰到他好幾次。現在，這一同是真中招辱他了。」

「日本大刀會帽子（同志），早上好！」

「真中，大刀會就走進裏面去坐坐了。日本同志都很講禮貌，個個人都鞠躬請大刀會坐，並且有一

位還從架子上面取出一個空酒瓶，從裏面倒出一小盞花生米放在床板上，這樣招待大刀會了。自然，關於隊長說他們不是俘虜的事體，大刀會早已明白還是造謠破壞了。現在大刀會想知道的是，他們爲甚麼會成爲我們中國人的同志呢？

日本同志差不多都會說中國話了，而且人人都會看中國書中國報紙了。他們穿着同樣的軍服，說着同樣的話，大刀會是很容易和他們做朋友了。大刀會就很大胆地給他們談話。他問浜中說：

——浜中同志，你也有父母的嗎？

浜中聽了，笑着答道：

——不論是中國人日本人，當然父母都是有着的。

大刀會這才記着自己心裏不自在，初次和日本同志談話，問得沒有道理。於是他問道：

——你在日本是做什麼的？

浜中抓着一枝鉛筆，在床板上劃着兩個大字：「捕魚」。

——我知道，我知道。——大刀會高興地笑了。——你捕魚捕到我們中國人的河裏來了！日本的

河裏沒有魚了嗎？哈哈！

哈哈！

有的日本同志也笑了。大刀會指着他們問道：

——他們是做什麼的？

——都是工農份子，是日本的勞苦大眾。

——那末，爲甚麼要來打我們中國老百姓？

——日本軍閥強迫我們來的。那個願意呢？是日本的地主的資本家的軍閥要打你們中國人的！

——我們中國一定打勝仗嗎？

——你們中國人多的，你們委員長兵多多的；你們中國人的黨派都搖擺政府，當然的要打勝仗的。

大刀會心裏覺得高興。日本同志說的很對。他又問道：

——那你們日本一定要打敗仗了；你高興嗎？

派中還沒有回答，另外一位日本同志答了：

——日本的百姓都希望打敗的，打敗日本軍閥是人人歡喜的，我們也希望早和平的。

大刀會點頭。「不錯！」大刀會想道。大刀會看日本同志都很喜歡學習的，他看那些標語就知道日本同志懂得很多。

「中國人與日本，一向提倡日六親屬。」

「學習革命理論，研究中國革命。」

「幫助中國抗日軍，是覺悟的日軍的工作。」

「擁護 蔣委員長抗日到底！」

大刀會心裏突然起了一個念頭，便問道：

——你們會寫標語；我要會說日本語。教我說日本語好嗎？

——當然是可以的。我們有的是，到教導隊去上課的，教同志喊口號的，唱口號歌曲的。

——你們說這是工農份子出身的，日本的工農份子都是進學堂的吗？怎麼知道這許多呢？

——派中就告訴大刀會，他們有的知道一點，有的全不知道，他們做了俘虜了，他們就在敵工部的面

志領導之下，開始集團研究，現在他們都知道看日文書也曉得中國字的讀法。派中說道：

——我們日本人是，學日本文是很快的，但是認中國字是容易的，說中國話就學了很久，很久的。

大刀會高興地叫道：

——在我沒有到南方以前，我一定要學到喊口號。請教我吧！——打倒日本軍閥！怎麼喊的？

日本同志齊聲叫了出來，叫了幾遍。而大刀會聽進耳朵去了，也驚叫出來。

——泥蜂怒，脛巴子窩，大多數！

於是日本同志全都笑了。他們這麼笑着，不料在門外也有人應聲叫道：

——泥蜂怒，滾巴子哥，大多數！

接着走進了一位老百姓來，這老百姓的肩上掛着一枝烏槍。他的右手提着一隻赤色的有毛很長的尾巴的野鷄，這隻野鷄的一隻翅膀打斷了，垂了下來。只聽他叫道：

——打野鷄的時候到了。到了下雪的時候就容易「大多數」了。今天這一隻送給你們吃！上次你們送給我的雞，我的媽把它們做了餛飩，味道很好哩！「喇伊敵死！」

於是日本同志一齊叫道：

——阿里卡多……

大刀會也跟着叫道：

——阿里卡多……

老百姓走了，大刀會跟着走了出來，只見老百姓和日本同志彼此叫着：「沙沙撒撒。」

於是大刀會也走了。

——沙啾啾啾。

在燈以後，當人家對着大刀會提到「摸大江」的時候，大刀會就叫道：

——沙啾啾啾！

他的頭兒也不同，就離開去了。

有時，當大刀會憤怒時，大刀會就噴着唾沫，惡惡烈烈地舉着手叫道：

——泥蜂窩，個巴子窩，太多數！

十七 打完了仗，我要你嫁給我

一天悶得像要哭，太陽光無力地照着。禿了的樹在冬風裏發抖。烏鴉到處飛着，到處叫着。一堆烏鴉吸引了成羣的烏鴉來，牠們鼓着翅膀啄食，鼓着翅膀打架，勝利者就圍着那堆馬糞，而失敗的只好飛開去了……

老百姓大都清閒了，婦人們開始坐在大門口，曬着陽光，織補破衣，縫孩子們的新衣裳了。牛無趣地拖着步伐，嚼着那枯黃的草，有時要抬起頭來看一看，哼一兩聲。而麻雀和班鳩就飛到牠們的背上，用腳跳着，用翅膀舞着，從遠邊角飛過那邊角去。

寒風裏，吹着刮肉的风，凍了的土地，使穿着草鞋的赤脚起了麻痺。有的人穿着夏天的軍衣，草綠色已經成紅灰黃色了，而在軍衣裏面，大都只有一件單衣貼身穿着。有的人還穿着去年冬季的軍服，在夏天裏，他們把棉絮抽了出來，現在冬天到了，他們就把破棉絮重新補貼進去；不上幾天工夫，棉絮都掉下來，齊集在衫襟了，再之，爲了增加體溫，他們總是把皮帶勒得緊緊的，於是那塞滿棉絮的衫襟就挺伸出來，好像他們生來都是大肚子的。

從前方逃回丁日軍的破爛的制服，黃呢的，舊教的，有的褲子爛洞，有的還有血污。經過上級的調查，衛生教員的檢查盤格，身體衰弱的戰士們就得分享這些勝利品。高級官長們和站崗放哨的戰士，就得穿着日軍的黃呢絨大衣，這大衣的領子上連繫着一個袋形的帽子，他們把這袋形的帽子翻過來套在頭上，刮肉的山風只得吹向別處去了。

同志們中間傳說着，前方的同志並不怕冬天。因為戰鬥就是溫暖……
於是軍長下了命令：後方的同志必須和冬天的嚴寒作鬥爭……

於是各單位的同志們就熱熱地開會了，而且討論了……

來吧！我們來個刺槍比賽！

服務團女同志接到教導隊女學員的挑戰書了：投擲手榴彈競賽……

政治部的同志們又和教導隊學員提出爬山競賽了……

軍部同志就發動運動會，連老百姓都來參加了……

在冬季，各單位要開荒種菜，明年定要完成菜蔬自給計劃。各單位又挑戰了，看是誰早期完成計劃……

計劃只留幾畝，……

又突然地，正當同志們在一條涼涼的草氈裏圍着幾乎凍壞的身體時，緊急集合號吹起來了，在黑暗中，五分鐘之內集合了，來個急行軍演習。於是沒有不出汗的人了……

而當軍長發了隊地民衆指點山壑以後，軍長又下令來個檢閱比賽。自然，大刀會也參加了。

這一天，大刀會的輿緻很濃厚，他把褲腿打個「人」字式，穿上花了一塊錢買來的紅蘭藍的羊毛綢緞的花邊的麕底的草鞋。這是自那天在河邊看過保長女兒穿的草鞋之後才決心模仿的。至於軍服，那自然還是無常爺穿的那一套……

而大刀會自己最滿意的，倒是他特備預備半月的津貼，又加上了三角錢銀款，去合作社買了六枝銀白色的玻璃似的鋼筆還回來。

他不想把鋼筆插上為止，他還把小筆記本啦，等等都塞到胸前的小袋裏去，照得滿滿的。至於照鏡子之類，大刀會卻不會想起，他只把水抹抹頭髮，把帽子戴上。

他這樣仔細地打扮，人家早就留心了。就即刻流傳起來。有的竟說道：

——大刀會今天一定要見他去婚喪去了。他一定是帶着未婚妻來的！

有的說道：

——他騙字了，一定是和服務團的女同志通牒了。今天大家可以在山上見面哩！聽得的機會哩！

然而，大刀會心裏突突地跳，心臟在胸脯裏面笑着。誰都不知道他今天爲什麼有那麼多的高興。

出壺到山上，大刀會的那把生鏽的竹刀，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它慢慢地就成爲刀口雪白，油油發光的好刀；而大刀會已經細了第二細的柴枝了。別人呢，哼！有的連第一細還砍不上。

山上充滿着愉快的歌聲。而大刀會則只在心裏唱着歌，刀口唱着歌。

一直往山上砍去！砍到太隱避上山頭，又從山背後逃走。大刀會終於遠遠地携着保長女兒的芳蹤了。這時他已經砍了第三細柴枝，快要完成兩担了。

往山上砍去，往人少的地方砍去，大刀會心裏唱着歌，刀口唱着歌。

他望見保長的女兒抹着汗和她那脹紅的圓圓的臉孔了！他的心就跳得幾乎不能呆在胸脯裏面了，而喉嚨裏則已經像要咳嗽似的發癢了。

不知道是山原就是會自己移動呢，還是寒風作怪，大刀會心裏出汗，臉上淌汗，終於是和保長的女兒只差幾步路了。窩實在在的，只要把眼前的蕪枝可恨的乾柴枝砍下來，圓圓的臉孔就完整地可以看看個飽了。大刀會狠力地砍去，砍到只剩下一枝禿禿的矮樹，他就把下巴托在那叉枝上，吊着眼睛歪着頭，仔細地看飽了。而那保長的女兒也早已望見了大刀會，卻故意轉過身來，裝着不理睬他，卻偷偷地從跨下探射着視線看着大刀會。大刀會繞起一枝柴枝順手丟向牠去，就溜邊落在她的身上。她回

過聲來，兩腮吹着氣，突然把氣一放，吃吃地笑起來了。

大刀會給她一笑，心裏不自在了，不知道該笑他做什麼，便厲聲叫道：

——不要笑吧！現在沒有什麼好笑的。

他忽然拍拍自己的胸膛，把腳底頓一頓，摔掉了跑進鞋底來的泥土和枯藓。等她回答。

——我看，摸大江快要摸到女同志頭上來了吧？

保長的女兒聳了。圓圓的臉孔，紅紅地發脹，就像一座山就只有她那一個臉孔了。大刀會忘記了

一切，搶前了一步，說道：

——同志！請你不要開我的玩笑吧！

——那末，我又不是一條魚，兩個眼睛像饑貓似的看着我做什麼？

大刀會聽了這個話，腳都軟下來了。便把眼睛朝下發呆。手裏的那把竹刀也就無聲地掉下來了。

——你見鬼了！——保長的女兒搶前一步，就搶起大刀會的竹刀，愉快地笑了。——大刀會，現在把你的刀借給我吧！我這把刀是又重又鈍，切豆腐都沒有用的！

而不知怎樣地，大刀會全身發抖了，繼着發抖是麻木，之後又來一陣發抖，而終於在權接受對方的刀子時，把手重重地擰住了那纖細的好看的小手了。首先，他有點吃驚，但後來卻只回看左右，一看

附近沒有什麼人，便說道：

——大刀會！不要嚇頭嚇腦了。你不怕笑話嗎？

大刀會突然裂開那張巨大的嘴巴，哈哈地笑了，接着也就把他的手放開了。便正聲地問道：

——你砍了多少？

——你弄這豆腐刀吧！它有什麼用！我的手皮都要脫了！快出陣了嘿！一損還不到！

她握着大刀會手裏的刀，而且獻出她的脹紅的豐滿的手心，五個指頭拍一拍。大刀會壯着膽再次地摸摸她的心，突然像多生了個腦袋似的，叫道：

——我已斷砍完了兩担柴了。現在我給你砍，你就坐在這裏休息吧！

不知道英雄是怎樣產生的，而大刀會此刻的行爲已經不能耐。豆干字兒來形容他了。他就飛舞着那把保長女兒說的又重又硬的豆腐刀，使低矮的灌木整個地破掉料來，使一個山都發抖起來。而保長的女兒呢，只覺得好笑。她就轉着身撲在斷枝殘草之上，用雙手托着兩腮，只是好奇地看着他。

大刀會恨着他沒有三頭六臂，但柴枝終於是一堆一堆地積聚起來了，他終於征服了那把又重又鈍的豆腐刀，使他的心裏充滿着熱辣的酸酸的甜甜的味道了。

保長的女兒看着他，心裏斷得厲害。她看到志們都爭着砍到山頭去了，而只有他和她還停在這半

山裏。她懶得站起來，免得給人看見，便練習着匍匐前進，向着大刀會扒去。當她望見大刀會周身已盪汗淋漓了，便實實在在地感動了心，細聲地說道：

——大刀會同志！你要把山也砍下來了！算了吧！今天我還是女同志當中的英雄了！會坐飛機

了！
大刀會聽到這一句話，重重地呼了一口氣，才回過頭來；身體就支持不住，頓重沉沉地，跌坐下
來了。好容易才睜開眼睛，朝着倏長的女兒呆呆地笑着。倏長的女兒從他手裏取過那把又寬又鈍的刀
來，親熱地摸着它，不料他的手指頭就觸着滑滑的東西，一看，不是汗，卻是血，新鮮的血。她連忙
翻身坐起來；把大刀會一碰，扶起他的兩隻垂下的手，摸着那脫了皮的流着血的吐出肉胞的手。她緊
了眉毛，沉重地嘆了一口氣，叫道：

——大刀會同志！我害死你了！

——不。我很快樂哩！

她心裏像給火焚。她從來沒有這樣過。她注視着他來。她還才望見了他的銀白色的像玻璃似的鋼
筆，也看見了那繡着花邊的草鞋。於是她笑了。她笑得這樣自然，而大刀會也禁不住，也跟着笑了。

——大刀會同志，你的家裏還有什麼人？

他悶着，一邊用兩腿發起氣，吹着那慢慢凝結起來的血漿。

——只有媽媽，五十多歲了。一隻小豬，現在怕有一百斤了。好久沒有想到家裏了。「家庭觀念要不得！」大家都這麼說着的。但是打了勝仗，我是決心回去看看媽媽的。媽媽怪可憐。媽媽還不能算是「無產階級」，因為她連工都沒有做的，她是「失業婦女」。我說她是「失業婦女」。你的家裏呢？你是「地主的女兒」吧？

——我嗎？現在不是了！

大刀會搶着叫道：

——我知道的。你是「民族的女兒」。可是家裏呢？

——爸爸聽說放出來了。到什麼「游吃隊」裏去了。媽媽是呆頭呆腦的，他叫人拿送羊毛衫來給我。還勸我回去看他呢？她是給爸爸壓迫的婦女，是「舊家庭的犧牲者」。

大刀會換着自己的鋼筆。便問道：

——你認識多少字了？陳，陳國珍同志！

——我決心完成五百字課本的學習，就在新年以前，一定要讀完的。你呢？打賭嗎？

大刀會翻轉了手，把保長的女兒的毛絮絮地握住了。

「同志！打磨吧！我也要在新年以前讀完它！我邊學習記筆記哩！你呢？」

「人家都記了，我當留也記了。爲什麼不記呢？你看！你這樣出力，手裏的汗又要流出來了！大刀會不肯放手，叫道：

「都讓它流出來吧！它是流到你的手上去哩！心都要流出來了！」

「吃吃吃地笑起來了。」

「大刀會同志？你是在念着什麼劇本裏的台詞嗎？」

「大刀沒有生鏽了。這不是做戲，你不要開我的玩笑吧！有的時候我還想寫詩呢。有的同志說過，詩是容易寫的。宣傳部那位近視眼摸——在大樓同志寫了詩，發表在什麼七個月亮上面呢？這七個月亮究竟是什麼東西？這一定是什麼「新術語」的吧？」

她又吃吃地笑起來了！

「我猜對了，這不是新術語，這一定是本雜誌的名稱，服務團裏的圖書室裏就有。是「七月」，不是「新術語」。那裏面也有詩的，短短的，一行又一行，但我看過了，卻不慣，詩不好讀的。」

「詩一定是好傢伙，有的同志們常念詩的，很好聽，像唱歌似的。但我相信將來我會寫詩的。爲什麼不會呢？人家會，我們當然也會。你也聽過主任在那天什麼文藝談話會上面的結論吧，那天我

看見你和那位裝扮「波蘭女工」的女同志也一道坐在那裏旁邊的，不是嗎？他說過工廠出身的人，不要學營，是不吃對號份子的……

「對了。——他搶着答道。——那天他在黑板上寫了的。他說費族托，托羅斯泰寫了「戰爭與和平」，而平民高爾基寫過「四十年代」。我們服務團就有一部「三人」，是高爾基寫的，是太太的一本齊，但是我圖了，第一面就有許許多多是五百字深本裏沒有的字。但裏面也有短短的詩的……」

——你知道那些詩說的什麼嗎？

他偷快地笑了。

——你爲什麼一定要知道詩呢？

——「我什麼都不知道。可是我樣樣都不知道。人家的頭也是這麼大，我就不願道口氣。他們談詩的時候，而我們不懂，還是很痛苦的。要樣樣都懂些，才有趣味！同志！我真的很不得一個人，真有三頭六臂，那才好哩！」

——「你不要只是亂想。詩也許很有趣味。服務團的同志們是頂高興寫詩的。他們好多都是上海來的什麼大學生。他們好像生下來就會寫詩的。牆報上他們寫了許多詩。他們肚子痛了也會寫了一首詩。」「他油膩的同志就教我讀了「三人」裏面的一首詩，他還把這詩編了曲子，大家都笑他哩！頭哥笑

的，有的女同志還帶了高跟鞋來，可是現在都把後跟磨短了。有一位生疥瘡的還哭呢！

天刀會開始把頭伸向她的臉吻去，要求道：

「詩究竟是怎樣的，我只想知道詩。你說『三人』真的詩讀過了，『拖油瓶』同志教過你了，

請你教我吧！

保長的女兒又吃吃地笑起來了。

——我沒有做過先生的，我不會！

——我一定要你教！——天刀會要求道，他念得像要哭了。 我要知道一點詩的，以後人家談

詩的時候，我就不是——一個外行了！

——好的。你不許笑。我記一記吧。這是，這是這樣的：

「我看見你的時候，

我就感到了太陽的光輝；

我忘卻了一切的憂愁，

只覺得歡欣而快活。

當我重見你時，

才覺得活着是有意義。

我真幸福呀，能愛上

這樣的一位姑娘！」

大刀會終於把頭埋在地的時候上丁，而且全身發抖了。他叫道：

——請，你，再，念，一，回，吧！

「當我重見你時，

我才覺得活着是有意義。

我真幸福呀，能愛上

這樣的一位姑娘！」

保長的女兒又這麼地背了一遍，不料，大刀會卻抽搐着而且真正地哭起來了。她慌了，趕快把大刀會的頭推開，站了起來，叫道：

——等下同志們看見了要笑話哩，你身鬼了！

大刀會在地上翻了一個個天，舉起那血肉狼藉的手，叫道：

——這個詩才容易懂呀！我爲什麼不知道寫詩呢？「我真幸福呀，能愛上，這樣的一位姑娘！」這姑娘是說一位女孩子的，我知道。我看他們演戲的時候，叫女孩子做「姑娘」的。這姑娘是你，是你呀！

保長的女兒指着山上叫道：

——你看吧！同志們已經看見了。這又是讀詩，是寫稟的。不過，不知道怎樣，我也喜歡這個詩。寫下次抄一份，叫通訊員送給你吧！多謝你幫我砍了柴，讓我自己來收拾，你趕快走開去罷！大刀

大會還在地上圍着，握着拳頭，敲着自己的頭：

——我一定要學到會寫詩的！頭呀！

他絕了起來，又站了下來，搓着手，把自己的刀子提起來，走向保長的女兒一步，閉着顫抖的。

亞普說道。

——陳國珍同志！一定請你抄一份給我。千萬不要忘記了！

已經有同志們走向這兒來了。大刀會無趣地回過頭，拖着脚步走開去。但是他的心跳得很兇，他幾乎忍耐不住，他回過身來，奔上兩步，跳到保長女兒身邊去，拉住她的一隻手，一隻腳發抖得厲害，就幾乎跪了下去，叫道：

——同志！我有一句話……

保長的女兒急了，叫道：

——什麼話呀？這樣子像個表演嗎？你對我練習台詞的吧？趕快放手！

——唉。沒有別的。打完了仗，我要你嫁給我！就是這一句話！

保長的女兒急得眼睛出煙，叫道：

——你放手吧！同志們要笑話了！

——你不說我不放手的！

保長的女兒又吃吃地笑了。就猛力地把大刀會的手腕照，逃開去了……

十八 出鬼了

拾樂比賽的結果，大刀會沒有坐飛機，因為有幾位同志超過了三損。但在大刀會自己，並沒有因此傷心，也沒有反悔，而且比之坐了飛機還覺得滿足。而最使他自已高興的，是並沒有人說他的壞話，他和保長女兒說的『我要你嫁給我！』確確實實只有她自己聽到，別人全不知道。雖然他和保長女兒的還送的同志已經看見了，但卻並沒有什麼閒話傳出來，人家都以爲她是幫助他止血哩，這不是證明嗎？大刀會的手皮發裂了，慣於鑿鉛筆，久久不動竹刀做東西了，大刀會的手皮自然要破裂的，那末，誰能夠批評保長女兒不應該和他接近呢？人家反而說，陳國珍同志握住大刀會的手哩！

大刀會聽了人家的話，並不否認。心裏很高興。他的手出血了，人家都很同情他。而且政治指導員還特地到伙班裏去慰問過他，說道：

『——大刀會同志！你工作的精神是很可佩的，雖然有人比你砍得更多，但你努力工作的精神人家是要記住的！』

大刀會心裏聽得厲害，並沒有說破他自己心頭的秘密。

江西老表知道大刀會委處困難，卻沒有得到坐飛機，卻親自送了一本拍紙簿給大刀會，一邊講：——你的勞動精神很好，但太使性，砍柴並不是砍竹子。鉛筆還有嗎？鉛筆也可以再給你一枝！

大刀會心裏聽得厲害，但結果並沒有要求江西老表再給他鉛筆。

大刀會心裏一直發動了幾天，手也實實在在痛苦了幾天，但紅藥水的功效很靈驗，他的手皮很容易就復原。

保長女兒呢，怪得很！詩並沒有寄來，而大刀會呢，終究背不全，只記得最後的兩句，而且既不敬高聲增念，也寫不全。

『我真幸福呀，能愛上

這樣的一位姑娘！』

他只能這麼地在心裏念着。

可是，事情常是和大刀會發生關係的。他突然聽了江西老表的報告，又聽了主任的結論，他知道政治部的通訊員出差的時候，給人家暗殺了，槍失掉了，文件也不見了。似探漢奸是進一步地來破壞抗日部隊了。主任號召全體同志提高革命警覺性……

這消息在大刀會的頭腦裏發生了作用，他忽然想起了要作通訊員，或者這與保長女兒的見面有關吧，但他並沒有把這作爲理由。他只是跑去要求江西老表，說道：

——請我做通訊員吧！我願意做通訊員的！

大刀會沒有失望。他派到通訊班去。公家給他一枝馬鎗，給他一副子彈帶。這枝馬鎗很適合大會的身材，它很討大刀會的歡喜。而尤其是，上級給了大刀會的指示是：

——武器是革命軍人的靈魂。無論什麼時候必須愛護武器。

大刀會就因此而覺得驕傲。他有了這靈魂是很覺得愉快的。他已經知道讀書果然也有趣味，因爲像詩之類也終究可以慢慢知道了。而現在他又有了這靈魂，況且這靈魂之外又有保長的女兒……

不知道什麼原故，他的頭腦慢慢地靈活起來，五百字課本的內容不頂難學習了。他想什麼，想過的事，有時是希望，有時是心裏頭的發明，而終於，課本裏就讀了這樣的事，這樣的理想，有時，聽了報告，而覺得這報告裏的一些話，他有時也夢想過了……

現在還有什麼不滿意的事呢？媽媽和小豬之類早已不在五百字課本之內了。

終於是希望一天一天地接近大刀會。大刀會正式奉派出差，送信送文件，到歌聲隊到服務團，也到軍部，有時也到軍法庭，有時還窺進那竹房裏去看看「鹽子」寫的黑鴉鴉究竟是什麼；但終於又沒

有過去。

不算倒楣，有一回終於找到保長的女兒了。他就持鎗立正，敬禮，簡直嚇了保長女兒一跳，而她呢，臉孔圓圓的，就只吃吃地笑了一下。

——詩呢？——大刀會忍耐不住了。

——還有什麼詩，我只給你寫了那一首。抄得不好吧！你也不回個信兒……

——什麼？

大刀會吃了一驚，難道政治部的收發處又出現了一隻「鬼子」不成。便焦急起來，叫道：

——你什麼時候寄去的？我沒有收到呀！出鬼了！出鬼了！

——出鬼了！我寫着的，——保長女兒說道。——送政治部大刀會同志收。大是大小的大，刀是

殺人的刀，刺刀的刀，會是開會的會，你會不會的會！再會的會！沒有寫錯的吧？後面還寫着我自己的名字的。我記得一清二楚。

——出鬼了！我沒有收到！

——那當然是出事了。怕就是給頑固份子沒收了。你們政治部的通訊員來我們這裏，我親自交給他的。可是我沒有問過他的姓名哩！這幾日裏沒有看見他了，怕就是他出了事吧！真是可恨的事啦！

現在你徹通飯量了嗎？

大刀會落在痛苦的恨恨的深淵裏去了。

——用鬼了！這實在是可恨的事！

——可恨的漢奸囉！——保長女兒叫道。——有人說的，我的爸爸現在參加破壞份子們去了！你也要當心哩！

大刀會咬牙切齒。叫道：

——真可恨！可是，同志！你記着我的话嗎？

——什麼話？

——山上說，說的……

——不要見鬼了！同志！詩呢？我再抄一份給你吧！別的呢？「沙喇啦啦」……

——沙喇啦啦！你也曉得說日本話嗎？

保長的女兒不回頭，逕自走去，卻又叫道：

——大刀會，再見！沙喇啦啦！

——再見！沙喇啦啦！泥蜂怒，咽巴子窩，大多數！陳國珍同志，慢一步……

但是保長的女兒已經跑開了。

大刀會落在痛苦的憤恨的深淵裏去了。

又一天，大刀會奉派出差到兵站去。這兵站是接近×縣城的一個大鎮裏，那裏離開駐防地有二十里路，離開淪陷區只有三十里路。土綬給他說道：

——這條路上你要時刻當心。這份文件很重要。你要當心。完竣任務即刻回來。

大刀會領到一張小小的文件，它包在一個小包裏。公家給他一天的出差伙食費。大刀會帶着馬鎗，上陸了。

在路上，老百姓是很敬愛軍隊的，在路邊的茶店裏，小攤邊，大刀會時常遇見了老百姓。他們總是叫道：

——同志，來喝杯熱茶！熱熱身體！

然而大刀會總是答道：

——多謝多謝！回來再喝吧！

他是記着的，踏邊不好多停留。他不多說話，口裏念着課本裏的句子。眼睛注在路上，用眼睛在鋪上寫着字。有時，他看看天，他在雲片上看出了字。風吹過了，他想起了風字的樣子。「風字不好

寫！」他想到。「風字和風字差不多。」他又想到。

他走着，走着，路上遇見了不少穿着軍服的人，但是他們是什麼軍隊，誰也猜不透，因為在淪陷區附近，不管什麼部隊都不掛符號的。大刀會遇見了他們，不打招呼，逕自走路，只留心着臂上帶着的馬槍，有時摸摸它，覺得壯了胆，有了這個伴。

然而，快到×鐘時，在通過一叢落了葉的桑園裏，有兩個穿着軍服的人跟上他，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在前的一個突然問大刀會道：

——同志！你到×鎮去的吧，我們同路的！

——唔……

大刀會答道。

——我看你是××軍吧？

——唔……

大刀會答道。

後面的一位就退上一步，和大刀會並肩走了。大刀會看他們都沒有帶着槍，心裏很自在，逕自走路。

——昨天我贏了八十塊錢，今天要找外快了。

前面的一位對後面的一位說道。並且停了一步，也和大刀會並肩走了。

「今晚可要找毛大姑娘去了！昨晚排長也在那兒。聽說，又來個揚州的，才十五歲。連包包了月，他媽的！喂，同志！玩過姑娘嗎？」

大刀會抬起頭望了他們一眼，不答，裝着要小解，就隨近一枝桑樹旁邊去，其實是要把鎗擊下來的。可見那兩位也跟上他，一位就說道：

「你這位同志不是鹽子就是唾巴吧。怎麼一句話不說。難道我們是漢奸不成？你要知道，我們黨中一位這時就把大刀會擰了一下，要搶大刀會手裏的鎗，大刀會情急智生，裝着跌了一交，就連鎗和人跳開一步，回過頭來，叫道：

「——請不要動手！你動我們的鎗不得！」

那兩個兵就站着不動，他們使着眼色，大刀會就把鎗提起來，邊走邊說。

「——同志們！大家走路吧！」

「於是他們一齊叫道：

「——是的？走路吧！」

正當大刀會跨開第一步時，突然給一枝桑枝碰着額，而在這一刻，那兩位已經順勢把手放在大刀

會的肩上了。其中一位說道：

——同志！到我們陰裏坐坐吧！吃煙的人都是像兄弟般的！我們比你們自由，不像你們這樣苦！

——我們可以打牌也可以找姑娘玩的！誰也不敢欺負誰，是真正講自由平等的！

大刀會又裝着跌了一交，可是這次卻失了效，他的鎗反而落到他們手裏去了。

他們笑了。

大刀會沒有辦法。他動手不得。但是他記起了「靈魂」。革命軍人是不能丟了這「靈魂」的。

——跟我們走吧！來！你不客氣，我們也就不客氣的！

他們不走去，鎖的大路，從桑園的小路走，從農村中穿過去，走着。

大刀會不想逃走，「鎖在他們手裏，走不得的！」

他裝着不在乎的樣子，答道：

——是吧！隨便到那裏去都好；可是，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呢？是開小差出來的散兵吧？

——你到了我們那裏，你就知道我們是誰了！誰像你們這般傻瓜！抗個鬼！

——出鬼了！

大刀會低聲地說。他走在他們中間。

十九 七十二變的人

——出鬼了！

大刀會心裏想着。他走在他們中間。

還是真正的冬天，土地凍結着。太陽光無力地照着大地。全個世界給烏鴉佔領了。大刀會只看見烏鴉。他沒有看到認識的老百姓。人是生疏的，地是生疏的。

在前面，現出了一個白濛濛的河流，大刀會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附近是一帶平原，只有一處是懸峻的種着綠竹的山丘。穿過田丘，他們走向那山丘去。

大刀會稍爲有點吃驚，怕他們會找個地方結果了他。但看他們又沒有要這樣做的準備。他們總是談着玩的事情：談着姑娘，也談着打牌，也談着南京。

——你們要帶我到那裏去呢？

大刀會終於忍耐不住，問了。

——走吧！你無抵抗就一點事情也沒有，我給你保險，上頭一定要賞你的！

——上頭是誰？

——上頭就是上頭。

他們答道。

大刀會的腦袋一抽，想出了一句話。

『革命軍人，

知機應變。』

大刀會低聲地念着，念着五百字課本。

——你細聲地念着甚麼？罵我們嗎？

——不是的。我想唱山歌哩！

大刀會答道。

另外一位搶着叫道：

——不要多說廢話。快點走吧！就到了！

大刀會聽說快到了就急起來。他知道鎗在他們手裏，他們兩個人，而他只有自己。他突然地知道了危險，他關心着那還不會碰到的人，和不知道的事。現在，他用手摸摸裏面的衣袋，他記着這文件

無論如何是不能失掉的，他全身發起癢來，血像沸騰了似的；有時一陣冷風吹過來，他反而臉孔灼熱得更厲害。

——你摸着什麼東西？

他們望見大刀會摸着衣服，站住了。兩個人就站在他的前後，一起威迫着他。

——你還帶着錢嗎？

——見鬼了！我想拉屙了！又沒有帶紙兒！你們有嗎？

——快到了！就在那竹林前邊就是了！

大刀會皺着臉，吊起那傾斜的眼睛，急急地按着肚子，答道：

——來不及了！早上吃了生米飯，他媽媽的！我們的伙伙惡作孽，眼睛沒有睜開，就把飯裏好了

！十天有十一天要吃生米飯的！

——不錯！你們的草鞋還要吃砂的！你們的上頭有一天會給你們砂吃的！

——到那邊去拉了吧！可不要拉在褲子裏！

其中一個叫道。他指着旁邊的一個小土堆。另外一位把鎗擎在手裏。叫道：

——你勿想逃走！我們要打死你的！

大刀會撞了個敵。

——我逃走什麼？無論什麼地方，總沒有我們那邊那樣的生米飯吃吧！唉！肚子痛得好厲害。

大刀會走向土堆去，他閃過土堆，解開褲子，把屁股朝後邊，而把頭從土堆上伸過來傾向着他們。他裝着按着肚子，而且痛苦地皺着臉。可他們就滿意地笑着。抽起煙來。

大刀會摸出了文件，連着包紙，搓成一團，它只有姆指般大小。大刀會皺着臉，痛苦地皺着臉，把文件從肛門裏塞，好容易才塞了進去。他站了起來，穿上褲子。

——走吧！

大刀會叫道。

——走吧！

他們叫道。

肛門重墮地，大刀會走一步，那肛門就收縮一回，真好像他從阿荷狗門時候一個樣。但是，路不長久就走盡了，他們走到那竹林邊，轉過竹林去，那裏就有一座房子。是一個廟似的，很久老的瓦頂房子，遠處就是那條河。

大刀會帶進房子裏去了。裏面人並不多，只有幾位穿著軍裝的，而別的統穿著常服。他們給大刀會以痛苦而刺激。他們只是冷靜地笑着。大刀會也只好裝着不在乎，也笑着。

於是他們說道：

——你這樣做笑甚麼？

——我笑我不知道了什麼鬼地方了哩！

——來，上頭要見你。

剛才抓他來的對大刀會說了。帶他穿過二道門，把大刀會推進一間房子裏去。在那裏，他望見了兩個人，一個人背着他，對着牆壁的小桌子坐着。他的耳朵上掛着黑毛氈。有聲音發出來，那聲音很微細。——哼，他們也有無線電！這一定是無線電！——他想起那次公署大會裏那學無線電的同志說的話，沒有料到在這裏不放在注意另外那一個人，而那一個人已經發出熟練的聲音來了：

——大刀會！原來是你！

大刀會怔了一下，但即刻也就明白。

——保長！啊，是你呀！

大刀會順勢把頭一歪，裝着久別重逢的樣子，愉快地奔近去，就不讓保長從椅子上站起身，就拖

着他了。

——我差一點給槍斃了！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但是，你怎麼出來的？他們說把你送到縣政府里去了！

——孫猴子七十二變，我可有七十二變。花了一筆錢，我就自衛了。哈哈！

——哈哈！

大刀會仔細地看看房子，這房子只有一窗子朝着天井，並不很亮，地是潮濕的。保長的台子上有一疊的文件。

——現在，你到我這裏來了！好運氣，我又碰着你了！你還記得我嗎？

——當然記得。你沒有錯待我。他們那裏很苦。他們那裏——你現在這裏做什麼的？

——我，當然，你慢點問吧！他們搜過你的身體嗎？——喂！十三號！進來！

——沒有多久，那被叫做十三號的進來了。他是拘捕大刀會中的一個人。保長問他道：

——除了一枝馬槍和十二粒子彈，沒有搜過他的身體嗎？

——沒有。

——搜呀！

大刀會聽說搜，就自己擰開草履，而且把這草履丟到保長的台上去，擰着呼道：

——搜個屁！不要搜出八隻腳出來！

那十三號沒有得到什麼，只換出了六角錢。

大刀會再把褲頭解開，叫道：

——保長，這裏還有個烏！

保長就哈哈地笑了起來。把大刀會拉到身邊，用手兜着他。那十三號就走出去了。

——大刀會！你老實告訴我，他們今天叫你到那裏去？

大刀會頓腦突然明亮起來，連忙答道：

——他們白日見鬼！他們叫我到鎮上去看看勸部，看看到了些什麼軍隊……

——唔……

大刀會看見保長沒有什麼不高興的表示，他就壯着胆問道：

——保長！這裏是什麼地方？

保長沒有答他。他想着，而且皺着眉毛。大刀會察見他不說話，便生氣地叫道：

——你忘了嗎？你說過，我們好比江錫朋友……

保長把大刀會的頭抵在手裏，噴着唾沫，睜圓着臉孔，問道：

——大刀會，我並不想結果你，你不是個壞蛋。你對我沒有壞心事吧，你要知道……

大刀會把手放到保長的頸項上去，抱着他。這時，那收無線電的人回過頭來看他們一下，放下了

耳機。

——你先把軍服穿起來吧！晚上要生火燭了。你凍了吧！

大刀會取回軍衣。把它穿上。肛門裏重重地，他壓着眉。保長觀察着大刀會。他問道：

——大刀會，你現在報告我，你要回去麼？還是要在我這裏？

——你這裏是……

——我這裏當然遠比你那里好。不露沒有錢用。你罷？你一個月掙了兩塊半錢，比人家做叫化子

還不如……

大刀會痛苦地噙着眉，張開了大嘴巴。

——保長！我們好比走江湖的好漢，說一是一，他們那里實在苦不過，我要開小差，他們就會聽

聽我！要命難性，只好乘在那裏了！現在你教教罷吧！

他覺得這錢人，滅了他要哭了。他正顛倒在保長的胸前。保長的唾沫又噴出來了，噴在大刀會的頸子上：

——大刀會！現在你告訴我，我的女兒怎麼和你認識了？

大刀會嚇了一跳，連忙抬起頭來，退開了一步，拱着腰，仔細地看保長了。保長無神地望着地上，痛苦地沉思着。大刀會再度走近保長去，又用手去兜着保長。低聲地說道：

——是池告了密的。他們幾乎要槍斃我。他們逼我做苦工，一天挑三十担水，他們還逼我死讀書，不讀書就槍斃我。是你女兒可憐我，池說：『大刀會！我做錯了！我害了你也害了爸爸了！我給他們宣傳了！我怕爸爸回來要打我，我才跑到軍隊裏來了！』池是很可憐的！

——池也讀書了！

——池當然也讀書了！可是池總是說：『從前恨着爸爸，現在又想着爸爸了！』池總是怕你回去殺死池哩！池怪可憐的！

——那麼，你愛池嗎？

——我總想和他結親的。——大刀會搖着保長的頭。——我對池說：『國珍！你不要害怕，我們將來一道跪在你爸爸面前，他就一定不會殺死你了！』保長，我們好比走江湖的，說一是一。我實在

是想憑條給我的，你答應吧！

保長慫動了，把大刀會的手攥住，說道：

——我打得過太兜，我不該那樣打她。她是給我打昏了頭的。好吧！大刀會，我們認識吧！我決定把她的命給你！不久你就可以得到她了！

大刀會連忙問道：

——爲什麼？

保長阻止他，搖着手。

——以後你會明白的。你幸得是落在我的手裏。現在，你要看看她給你的白話詩嗎？這是她從什麼地方抄來的吧？

大刀會吃了一驚。

保長打開抽屜，找出了一張小紙頭，交給大刀會，那上面就是大刀會沒有收到的詩。

大刀會心裏明白了。

——保長！這東西怎麼到這裏的？

——那傢伙不肯跟他們走，就給他們打死了。東西是他們帶回的。還有一包文件。送到上頭去

了。

大刀會心裏明白了。他說道：

——那樣做才笨。我就不管。到那裏都一樣，總不會比那邊更苦！所以我就罷來了！

保長笑了。說道：

——我聽十三號報告了。他說你連話都沒有駁一句。他們說你是一個傻瓜哩！

——我是瓜，不錯！他們也看我是傻瓜！他們叫我到鎮上去看動靜，他們一定是要考試我哩！

保長又笑了。叫道：

——大刀會！我決定用你做我的特務！我就要給你做一套標緻的軍服，給你一匣盒子彈！我們現

在是熟成了！有我的就有你的！

大刀會覺得肚門發癢過，沉重地，好像要痾屎。他叫道：

——保長！我好久沒有吃屎了！今晚請我吃一頓吧！

保長站了起來，在大刀會的肩膀上拍了一掌，噴着唾沫，叫道：

——那還用說，你當然是跟着我上墓子的！下次帶你去南京玩去！

然而，大刀會只想痾一次大便，肚門沉重地……

二十 活報

一天過去了，大刀會沒有回來。

一星期過去了，大刀會還沒有回來。

新年快要到了，大刀會還沒有回來。

在部隊裏，對於大刀會的失蹤有種種的推測，上級的通知，是以大刀會事件作爲提高革命警覺性的又一實例。在同志們中間，雖然在檢討會裏，有人對大刀會的失蹤起了另一種念頭，但大多數的人以爲這是不可理解的現象之一，因爲黨職愈艱苦，破壞抗戰的漢奸敵探就愈活躍。大刀會有可能走被暗殺，但大刀會也有可能被剝削了。

——他帶着滿儀給所階級的信件來參加部隊，他曾經犯了嚴重的錯誤，他雖然開始學習，但他的政治覺悟還很得很；他才開始了第一步，但當他碰着支隊的時候，他就不能明白究竟哪條是正路。大刀會有可能是帶着槍逃跑了！

有人這樣說。

但是在伙班的活動份子會裏，在通訊班的小組會裏，他們有的卻是還躲下了結論：

「大刀會是來自大刀會的，他多少帶了點英雄本色，他要是有意圖小差，他一定是來去分明的。他並沒有開小差的動機。近來他的表現很好，像他那種固執的人，他是一旦到什麼意外就轉變的。」

然而，大刀會沒有回來。

在服務中。陳國珍落入痛苦的深淵去了。大刀會給他以痛苦的回憶，不知道怎樣，大刀會的失蹤給了他一種痛苦的打擊。他談不上愛他，他同男同志們相處慣了，對於男性的神祕一點也不覺得了。

男同志和女同志是一個樣的。他對於大刀會卻一點不同，這就是打賭的事情。他曾經說過要和他比賽的，而他能夠贏他，他的心裏總覺得愉快了。他相信他無論如何都贏他的。再則，別的男同志沒有像大刀會那樣真切地要求過他，他無論何時，總要想起山上那回事的。大刀會的血手常在睡夢中出現。『打完了仗，我娶你嫁給我！』這是一個繞着他的一個小聲音。她有時想起他的好處來。他爲她砍了那麼多的柴，而她差一點就要坐飛機了。這是給他一個很足以誇耀的事情。『他差點就墮下去了。』她有時想了起來，臉孔就灼熱了起來。

大刀會失蹤了，而他心裏的大刀會卻比往常更活躍了。當她學習的時候，她想起了大刀會，有時

處更加努力了，因為他好像覺得有一個大嘴巴斜眼帶的男子要和總比賽。但即刻又覺得心灰意懶了，因為那個要和他比賽的人已經不見了。

「他也許死了。」她只要想到死這回事，就覺得可怕起來，而六刀會的血手就在她的眼前幌個不停，而終於在夢醒之後還望見他全身血污地站在她的眼前，而且叫着：「我要你嫁給我！」

她就發着，她有時又愉快着。也許只有她能夠在三個月之內讀完了五百字讀本，同志們早已已經說過了，她準準可以做個模範女戰士了。然而，她又就變着了。

「大刀會不會回來了，永久沒有大刀會了！」她有時就覺得痛苦了。

她開始有着像世親般的戀愛，心裏很溫暖地將着一個愈重則有越的人的影子。她不知不覺中間，也開始喜歡詩歌了。她知道得並不多。牆報上面的詩她知道得很少。開會的時候，同志們都說個個人應該讀牆報並且寫牆報的稿子，只有這樣才能夠增進大家的心得，彼此知道大家的思想和表現。她試着聽了點談論，慢慢消化它。但她不敢寫稿子，她真不敢嘗試，可是，在牆報中間，她總是試着找出那些短短的詩來讀，一個字一個字地去瞭解它。她勉強記着一節：她打算抄給大刀會的。

『早上。

太陽光在窗口招呼我。

白天，

生活像燃燒着的火爐。

晚上，

月光像母親般叫我愛我。」

他喜歡這一節詩。這一節詩也寫着他自己的生活。可是大刀會不知道這首詩，因為他還沒有把詩抄給他，他已經失蹤了。

大刀會所喜歡的那首詩，現在他當然是絕不會忘記了；他有時閉上眼睛，就正像在山上給大刀會讀着那首詩哩！而且他有時，更單獨地一個人地細聲地念着，雖然用的是自己的聲音，聽出來的聲音卻好像是大刀會的。

『多麼幸福呀，能愛上

靈標的一位姑娘！』

慶祝元日的軍民海潮大會，在熱烈地籌備了。在軍俱樂部裏，籌備委員們忙得出汗，忙得忘記了多一天，但他們卻記起了大刀會。

——要是大刀會在這裏，我們就不要這麼辛苦地扒上扒下了。

還是真的，大刀會在佈置舞台方面，他是不用梯子可以上去又下來，不管是竹子也好，是木柱也好，大刀會只要在手心裏噴噴唾沫，拍拍鑽心，就是這個樣子，烏龍抱着柱子扒上去了。

現在，管理道具的女同志來找政治部主任了。他們要找一張躺椅，是演戲的時候用的。於是他們找到政治部主任的房子裏來了。

——報告主任，我們要借用你這一張躺椅，演過戲就還你！

主任驚惶道。

——欸吧！這是大刀會同志給我做的！不夠，軍長那裏也有一隻，也是大刀會同志做的。

——噢，大刀會同志真是……

女同志們沒有下結論，在政治部主任面前是不容易隨便批評一位同志的。但是主任卻說道：

——大刀會同志本質上是不錯的！我騎着他給我做的椅子，有時免不了想對他敬個香菸來……

主任有說不出的感慨。

女同志們就說道：

——真是，大刀會同志……

然而，女同志們沒有多說話，把主任的躺椅抬走了……

冬風，你儘管吹吧！

你吹走了落葉，卻終於把新年吹來了。

軍隊，民衆，民衆，軍隊，現在都來參加慶祝元日游藝大會了，民衆打着鑼鼓，結着彩旗，抬着犁和酒，走進會場。

在天空；吹着猛烈的寒風；在地上，湧着狂大的人潮。

從重慶，來了蔣委員長向廣播演說，從淪陷區傳來了部隊的捷報。前方指揮部給軍長來了電報，說是：『我們要以出擊敵人來迎接新年。』這些消息，都在軍報上發表了，而且軍報在會場裏散發了。

如果那里還有一個空位，那裏即刻就會補進一個人去。這是一個軍民都歡迎的新年。是象徵着團結的愉快的新年呵……

大會從下午一時開始。

白天的節目幾乎全給民衆包辦了。農夫們農婦們胆怯地表演着社戲，節奏一點不調和，有的真張着嘴巴唱不出聲來；而這些表演卻很使人感動。那粗獷的臉孔上原就刻畫了現實生活的真面目，這並不要他們自己多用言語來形容，人家就會理解他們的前所欲表達的意思了。

倒是農村的小姑娘們的唱歌節目討人歡喜，她們有的帶着花束，有的穿着紅衣裳，時時着眼睛注視着台下的觀衆。有一位小姑娘跳舞跳得正出神，不料步伐漸漸來得亂了，終於自己絆了脚，跌倒了，就在台上乾脆地哭起來了，她哭得那樣自然，人家還以為她現在是在表演哭的節目哩。於是台下的掌聲淹沒了她的哭聲……

「保護春耕」這個節目很使大家滿意，因為這是真正的軍隊和民衆合作表演的。有一位農婦忘記了是在演戲，和真地吐唾液吐到裝扮漢奸的臉孔上去，還罵着：「你這絕種的！」於是由她開始，別的演員們就無法照着原定的台詞表演下去了，可是效果卻是意外的好。得了一分鐘的掌聲……

晚上，軍隊裏的首長全出現在舞台上，台下的軍隊和民衆突然鴉雀無聲地幾乎只聽到吹在屋頂上面的風。軍樂隊奏着「義勇軍進行曲」；接着是突然發出雄大而歡呼聲，把每個人胸膛裏的歡樂都叫喚出來了。

第一個節目是選舉模範戰士。各單位都提出候選人來，有的被選人是有着勞動的最高記錄，有的是民衆工作做得好，有的是學習成績好……民衆們聽着對於認識的戰士被選舉做候選人的時候，他們就好像選舉了自己的一般，愉快地拍起掌來，甚至於高聲地叫出來，而當一位老太婆被人發現着，她對於被選人表示着十分歡喜的情形時，她就給大會主席團請到舞台上去了，她真是急得氣都要吐不出來，拉着那被選舉的模範戰士的領子，好像怕防她自己要從那件衣服裏鑽出來似的。她給人扶上了台子，竟對着軍長拜了幾拜，她以為人家要她做民衆代表去拜年哩！她真是慌得好兇，而且也是真正樂得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她張着那乾的裂的幾乎出血的嘴唇，對着台下的幾乎是吃驚似的大聲嚼着自己的脫了牙的牙齒，啞聲地叫着：

——我，我不會做代表……

她在學聲中說着人家沒有聽懂的話，而當學聲一停止，她的話也說完了，人家到底不知道她說了些什麼話，但也終究沒有人要她詳細再說一遍，又就扶着她下台去了……

這是真正歡樂的夜哩。而當服務團的女同志，那位衆所周知的「民族女兒」陳國珍被選爲模範女戰士的時候，在狂大的學聲中，她給人家送到舞台上去了，站在主席團中間了，圓潤的臉孔在那不很明亮亮的汽油燈下面顯露着吃驚的意外的表情，不安地焦急着，而當台下學聲停止的時候，有人發覺了二

個婦人的哀哭聲，而即刻也就有人認出了，她是陳國珍的母親。她自然又給人請到舞台去了。她竟抱着她的女兒哭得那樣厲害，以致她的女兒也真正抱哭起來了。然而，她終於是哭夠了，從舞台以前，鴉兒也准當學險，朝着軍長來個舊式的女人的敬禮！軍長也難免睜開一看，親自扶着地走下了舞台……

……這是真正歡樂的夜哩……

一點鐘過去了，大家很愉快。

又一點鐘過去了，大家更高興。

節目真很有趣味的，這些節目都是表現軍民生活的活報，並不是什麼大劇本。歸根結蒂，只有日本鬼子最使人痛恨的，只有漢奸是使人痛恨的；然而這舞台上的日本鬼子卻是大家的朋友，當那真狂的日本鬼子走下舞台的時候，大家都會對着他們說聲：「嗚呼該死！」於是那些日本督辦就和大家一道坐着來着別人演戲了。

政治部勤務班的活報「大刀會捉軍」，很使人開胃，那位裝扮大刀會的矮個子曾經過開會公推出來的角色。他的嘴巴給服務團的化妝指導員畫得很大，鬍子也佔去了他一半的臉孔，而當他表演在開會的時候，他舞着大刀會的聲音，叫道：

——我是大刀會裏來的，我沒有學過演說……

於是他的表演還沒有了結，響聲就瀾了。就好像是真正在開會的時光。那裝扮大刀會的角色很使人歡迎，台下的人們因此都想起了大刀會，而且就說起大刀會的故事。這時，那條長的女兒早已把獎品，（兩件襯衫，幾本拍紙簿。）放在身邊，也擠在台下看戲了。坐在她旁邊的就是她的那位還在服釘着眼的媽媽。條長的女兒一邊看着表演，一邊就想着大刀會的笑話，時時地用手攔着臉，細聲地吃

吃地笑着……

正當表演「大刀會從軍」完了時，那位假大刀會措去臉孔上的華士粉，擠進人衆中去隱蔽的時候，舞台監督突然把頭從布幕里探出來，宣佈了一個臨時節目，他高聲地叫道：

——同志們，民衆們！我們原來的節目要停演了，臨時要加進一個新的節目，這個節目是非常偉大的，參加表演的是軍長，政治部主任，還有一個……

——歡迎！歡迎！

響聲淹沒了天空也淹沒了大地……

突然，布幕迅速地拉開了，而台下人們都因此而驚呆了。有的人甚至吃驚地伸出了舌頭，而條長的女兒則轉扎着站起半身……

舞台上面出現了三個人。站在軍長和政治部主任中間的是一位穿着標緻軍服，擱着一枝盒子亮光光的矮個子，他不是別人，他是……

——同志們！——軍長叫道。——民衆們！這是我們的真正的模範戰士，這是我們今年頭一天最偉大的一個節目，現在，讓他自己來告訴大家吧！拍掌！

軍長和政治部主任一齊拍掌，站到旁邊去，而台下是地震似的響鳴。

那矮個子敬了個禮，裂開了大嘴巴，吊着眼脷，叫道：

——我是大刀會裏來的，我沒有學過演說。大家都說着的，日本鬼子打來了，鴨呀雞呀都要沒有剩下的了。媽媽只養着一隻小豬，別的什麼也沒有了。媽媽害怕日本鬼子來，媽媽說豬又不肯聽話，牠餓的時候就會叫，這就沒有地方好藏了，於是豬就沒有剩下了。豬沒有了，媽媽的心就碎了，媽媽就活不成了。我就決心來打仗了……

聲聲像雷響，像地震……

——同志們！我決心來打仗了。但是，我大刀會是做粗出身的人，我頂慣着讀書做官的老爺們，我頂慣着馬馬騾——但是，我差點做了漢奸，自己差點要完蛋了。——他拱起手來，站着馬勢。——後來我學智了。我心裏想做詩了。派我送文件到兵站去，在路上我遇到破城份子了。我給帶到那兒。

那頭兒是保長，大家都知道他的。我恨着他。但是我裝了假，我和他認了，認了——他牽着頭笑了！——對了，在路上我遇到破壞份子，我給帶着了。我走了一程，我說：『我肚子痛了，我們那里天天都吃生米飯，我們的伙仗真惡作孽，眼睛還沒有睜開就把飯煮好了。』他們相信我，我就假裝出恭把大便塞到屁股里去了……

笑聲和掌聲。大刀會自己換着屁股而且也裂開大嘴巴笑了：

「——保長和我認了親。——他叫道。——他媽的昏了頭，以爲我大刀會是渾蛋！看吧！我穿着這綠緞的軍服跟着他到南京去玩了哩！是晚上偷偷地帶我過河去的。保長自己說有七十二變，但我卻多了他一變。我知道到了新年是一定要逃回來了，今天他們喝酒喝得好痛快，我就裝了假，把保長贈交的一件金銀帶回來了，他們恐怕現在還在喝酒哩！哈哈……」

「——哈哈……」

「——我聽大刀會裏來的。我記着我是一蔣委員長這邊的人，我就想了辦法認着這把盒子禮偷了女件逃走回來了。注精衛那邊的人不是人，是狗，是一羣吃屎的狗……」

大刀會講完了話，他回過頭去對着禿禿主任歪着頭，他的胸腹裏有一個炸彈快要爆裂了。軍長把大刀會拉到身邊去，把一隻手放在他的頭上；而禿禿主任就站前一步，叫道：

「同志們！大刀會同志的這個活報，是個千真萬確的活報。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大刀會同志不但沒有把自己的文件落到敵人那邊去，反而偷走了敵人的文件回來了。這些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日後我們還要作詳細的報告。民眾們！同志們！大刀會失去的是一枝衝馬槍，但他奪回敵人的——枝完好的盒子彈。他還給我們帶了一個最偉大最寶貴的東西回來，這就是一個真正中國人的心，一個真正
的革命軍人的心……」

「——模範戰士大刀會！我選他！」

「——同意！附議！」

台下千百枝的李高高地舉了起來，軍長舉着手，禿禿主任也舉着手，終於大刀會自己也舉起手
來。

雷鳴似的騾騾以後，因為這份的愉快，有的人聲音也喊嘶啞了，但是，即刻，從服務團的女同志
當中有人高叫出來：

「——歡迎大刀會同志唱歌！」

大刀會昂着頭梢望去，認出了她是「波蘭女工」，但是她不在那兒；大刀會要找她……好容易，
他看到她了，那優美的女兒正在敲着腮，吹了一口氣，看見大刀會已經發現她的所在了，她就低下頭

，低聲地吃吃地笑起來了。大刀會胆子一壯，跑到舞臺邊沿來，叫道。

——同志們！民眾們！我不會唱歌。本來我是決心要在新年以前讀完五百字課本的，但是出差那天我沒有把課本帶去，在那邊也不作與讀書。那邊作與打牌，和玩，玩……但是我讀熟一首詩了，我讀得很熟，在這兒——他從衣袋裏摸出一張摺着的小紙頭，舉着它——多不唱歌只讀詩行嗎？

——同志！

——歡迎大刀會同志誦詩歌！

軍長也在後鼓鑿，禿禿主任也在後鼓鑿了。大刀會就擲着那張小紙頭，先把眼睛望着臺下那些聚精會神的同志和老百姓，釘了條長女兒一眼，歪了一回頭，抓抓耳朵，裂開了那幾乎佔着半個臉孔的大嘴巴，帶着像破了的軍鼓似的聲音讀了出來：

——我看見你的時候，

我就感到了太陽的光輝

我忘卻了一切的憂愁

只覺得歡欣而快活。

當我重見你時，

才覺得活着是有意昧。

我真幸福呀，能愛上

這世上的一位姑娘！』

五。十九。一九四三。



敬愛的讀者先生：

馬甯先生過去的著作，現在多已絕版，有時發現一兩本，大都是翻版的。本社現經馬甯先生的同意，所有馬甯先生的著作，今後都由本社負責發行。茲因馬甯先生的通知，要本社公開徵求讀者意見。

讀者先生！

本社完全同意馬甯先生徵求讀者意見的動機，因為讀者必是最公正的批評家，一本任何著作，如果得不到多數讀者的支持一定就是失敗的著作，相反的，如果一本著作能夠獲得大多數讀者的同情和擁護，讀者們願意提供意見，讀者們願意直接給作者以精神上的支持，那麼，作者就一定能夠在不斷地接納讀者意見的情況下，注意修正他的著作，並且使他能夠更正確地去進行新的著作。

請讀者老實不客氣地給馬甯先生以坦白的指示。本週一收到來信當即轉交給馬甯先生，其重要的信件當請馬甯先生直接函復。敬祝

進步！

椰風出版社謹啓

桂林郵箱 318 號

馬 寅 著 作

1. 處女地 (日記體小說) 1980年出版
2. 灰戀 (愛的三部曲第一部) 1980年出版
3. 綠戀 (愛的三部曲第二部) 1980年出版
4. 新戀 (愛的三部曲第三部) 1981年出版

以上各書，有待修正再版。

5. 上海是公共大食堂 (中篇小說) 未刊
9. 半打冤從軍記 (中篇小說) 未刊
7. 豐饒的南方 (長篇小說) 未刊
8. 香島雲烟 (動亂增訂再版) 現刊 實價十八元
6. 南洋風雨 (誰能繞着圓桌走到天堂?) 現刊 實價十四元
10. 無名英雄傳 (第一部) 現刊 實價廿二元

以上三書均由椰風出版社發行，文化供應社總經售。

11. 祖國進行曲 (長篇小說) 待刊
12. 豆殼的穀粒 (馬寅童年故事集) 待刊
13. 國際交響樂 (短篇小說集) 待刊

71333

(3)



63.00

1170

一九四三年九月出版

無名英雄傳

著者 馬

桂林郵箱三二八號

發行者 椰風出版社

桂林芙蓉路八號

桂林郵箱三二八號

總經理 文化供應社

桂林桂西路三二五號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費

有著作權 * 翻印必究

